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行 水 金 鑑

(十 八)

傅 澤 洪 錄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行 水 金 鑑

(八十)

錄 洪 澤 傳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清口爲黃水灌入。裴家場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浚通舟。由周家閘行。是年總河都御史王光裕親勘河患情形。疏略云。循天妃閘而下。見黃流倒灌。直入運河。以天妃一閘不能下板。漕河淤墊。兩岸潰決。查天妃閘內。舊有五閘。遞互啓閉。以防灌淤。今僅存二閘。其閘俱廢。今宜照舊基。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再於秋冬大挑運河使深。以復河身之舊。部覆相應。準其復建福興一閘。啓一閉二。無得阻滯往來商民船隻。先是康熙六年。通政司經歷王明德。上治水法未盡備疏。內請復漕規。閉天妃閘。次年部覆。據河漕臣會疏。稱天妃閘逼近黃淮。難以啓閉。又御史徐越屢疏言之。至是光裕復疏言之。揚州府志

高郵鄉官王永吉。修復天妃二閘議。揭云。竊照漕河閘座。沿途建置甚多。遇泉源枯涸。則下板以待其盈。若遇河流泛漲。則亦下板或啓板。以殺其怒。總之權緩急。酌盈虛。故緯挽無澀滯之虞。而舟楫鮮衝激之患。未有陟峻奔囓。險惡艱危。如淮安府境內天妃頭閘之甚者。此閘南至清江浦十里。北至清口不足二三里。口外正當黃淮交會之衝。淮水東注。黃水北來。擁逼淮泗之水。合併南下。入口極猛。宜其勢重而力

大也。每當水發之時。閘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不等。飛瀑怒濤。驚魂奪魄。下水放閘之船。疾如飛鳥。若墜深淵。浮沈難定。一入迴溜。人船兩傷。上水打閘之船。頭稍倒豎。難若登天。水石相搏。中流斷纜。孟賁烏獲。力無所施。篙師長年。都無人色。鱗次河干。日日屠宰羊豕。演戲賽神。絡繹奔走。呼號拜跪。雜沓爭先。糜費金錢。無算。額設閘夫。皆係積年地棍。熟知水性。放閘打閘。俱能巧弄機關。操人禍福。勒取錢財。除商民船隻。每隻索銀若干。方肯包管拽放外。卽如漕糧。白糧。亦必預先講定。每石索銀八釐一分不等。積算通漕。糜費金錢。亦無算。凡此朘削之脂膏。總是掛欠之實數。良可惜也。稍不遂意。絞關左右。繩纜鬆緊。閘棍略顯神通。磕撞立時粉碎。漕糧。白糧。每年每幫。定損數隻。水手搶救。剝船撈運。盡是閘棍一黨。獲利更多。而軍民之性命身家。遂斷送於此矣。似此利害關係非小。然與其懲創閘蠹。不如節宣水勢。永吉停舟數日。察閱情形。乃知天妃閘之下。直至清江浦。纔有一閘。此閘亦久不下板。外河水高。內河水低。復無閘座。關攔收束而蓄聚之。建瓴直瀉。安得不高低懸絕。奔突而湍急乎。查得山東之臨清州。濟寧州。揚州之瓜洲。儀真。皆有石閘三座。一閘灌滿。纔放一閘。閘板啓閉。各有定規。所以上下水船隻。平坦安穩。不費氣力。縱有閘棍。不能恐嚇以取財也。何獨天妃止有一閘。心竊疑之。及詢土人。僉云。先年原有天妃二閘。基址在清江造船直隸廠邊旁。舊有月河一道。此閘卽在月河中間。後因天時亢曠。河水乾枯。黃流徑入淮河。泥沙淤墊。從此月河湮塞。而二閘遂廢矣。繇此觀之。前人制度。原極精詳。今日揣摩。偶然暗合。伏望台臺。

委官相度。或卽以清江閘爲三閘。而於天妃清江兩閘適中地方。添造天妃二閘。抑或以清江閘改爲天妃二閘。而於清江浦上下酌量遠近。揀擇相應地方。另造清江一閘。各置堅厚閘板。設立閘官。閘夫。倣南北臨濟瓜儀成規。以時啓閉。但使天妃頭閘之水。平得一尺二尺。則下水放閘。與上水打閘。十分之中。省得四五分之危險。軍民商賈。便無顛覆沈溺之憂。不必乞靈於鬼神。而閘棍雖奸刁。亦無所用其巧矣。一閘之費。極多不過四五千金。仍有舊閘廢石。可以起用。所費極省。而所全最大。況係修復閘座。與創設閘座不同。諒非格礙不可行之事也。抑永吉尤有慮焉。二閘或三閘下板。則天妃閘內之河水。固以蓄積而漸平。但恐天妃閘外之河水。亦以迂緩而漸漸滿。西邊一帶。月河隄岸單薄。恐易潰決。所當併議估計。或加椿板。增闊培高。抑或包砌石工。用垂永久。約計丈尺。爲數不多。成功甚易。此地最爲黃淮要害。平日亦當綱繆。不宜滴水滲漏耳。倘蒙采擇。會計詳確。卽賜會題。漕運商旅。百世永賴之矣。王鐵山疏議。

是年淮水漲十餘日。清水潭隄決。田廬盡沒。民多流亡。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總河王光裕。修寶應縣子嬰、黃浦、永安等七閘。是年水漕隄決。揚州府志。

是年四月。清水潭復決。民饑。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總河王光裕。自至江都芒稻河。改造閘門。迎金灣河。建滾水壩於邵伯南。揚州府志。是年大水時。修築清水潭西隄。將竣復決。田稼存者無幾。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寶應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決江都運河之邵伯。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水浸揚屬。漕隄殆不能支。隨卽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隄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聖心惻然。中夜徬徨。憂不能釋。特遣工部尙書冀如錫。戶部侍郎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罷河臣王光裕。知安徽巡撫靳輔才移爲總河都御史。揚州府志。

是年夏五月。水發清水潭。西隄再決。及城南東隄上下河俱淹。高郵州志。

是年清水潭復決。先是十四年有秋。布政使慕天顏題準災田成熟者。三年後方起科納糧。時官茲土者。以蠲租不便於己也。謂田旣涸出。應改爲本年起科。巡撫馬從其議。委淮揚道副使黃桂踏勘。是爲十五年五月也。桂至興化鹽城。方肆苛求。會大霪雨。清水潭復決。高郵江都東隄。凡決數十處。汪洋六百餘里。不獨涸田盡沒於水。水且及民屋簷。民繫舟屋角。穿瓦爲穴。出入其中。耕牛無托足之地。被災之慘。是年爲最。寶應縣志。是年若不遭清水潭之復決。馬黃一人。將累民無已。苛政不猛於水哉。馬名祐。滿州人。黃桂。正黃旗人。

是年五月高郵漕隄決。興化水驟長以丈計。舟行市中。漂溺廬舍。人畜無算。興化縣志。

是年決山陽運河之山東廠淨土菴。其高郵之清水潭塞而復決。又決高郵城南小口三十餘處。并江都

之大潭灣、四淺、竹林寺、邵伯等處。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總河都御史靳輔疏稱：運河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今年八月內，河底竟致乾涸，隨閉隄挑浚，因回空不能久待，止量挑一二尺不等，擬於明年立春後十日，土凍方解時，即行閉壩大挑，總限百日完工。其明年春運過淮之期，必俟略爲展限。臣擬四月初旬內完工，開壩放船，五月終可以盡數過淮，嚴加催趕，務於七月初旬盡催過臨，不悞。十七年回空，以濟十八年之春運也。

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築江都漕隄，以高郵清水潭決口深不可築，更於湖中繞迴，開河一道，改築東西隄，與舊隄相屬，河成，名曰永安河。

揚州府志。

是年又三月，題爲恭報先挑運河工程告竣等事，奉旨覽卿奏挑浚山清等處運河，完工開壩，淮水已歸故道，具見實心料理，可嘉。再大挑山清、高寶、江五州縣運河，增築兩岸，其決口三十二處，並塞之。十月，疏報更改南運口。十一月，題爲酌改運口等事，部覆奉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督以節省錢糧，另開運口具題，爾部不即準行，議令伊桑阿等會議，故爲耽延，殊屬不合。這本內事情，俱著照該督所奏行。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四月，恭報清水潭決口工竣日期，奉旨覽卿奏修築清水潭東西隄決口，閉合龍門，節省錢糧甚多，具見殫心料理，深爲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六月，改置南運口於三汶河，大江

以南各省漕運。自瓜儀而北。凡四百五十餘里。至清江浦。天妃閘。以入黃河。此明臣平江伯陳瑄之所開也。萬歷間。河臣潘季馴。以天妃閘直黃河。故不免內灌。因移運口於新莊閘。以納清而避黃。後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然其口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丈。黃水仍復內灌。運河墊高。年年挑浚無已。兼以兩河匯合。滌洄激蕩。重運出口牽挽者。每艘常七八百。或至千人。鳴金合噪。窮日之力。出口不過二三十艘。而濁流奔赴。直至高寶城下。河水俱黃。居民至澄汲以飲。於是建閘置壩。申啓閉之條。嚴旨刻石。除重運回空。及貢鮮船隻放行外。卽閉壩攔黃。凡官民商艇。俱令盤壩往來。夫閉壩之制。不獨不便於民。且空重往來之時。仍不能禁黃流之不入。乃不得已之圖。非不易之策也。蓋因當時太山墩一帶。及七里墩外。皆轟然巨浸。舍新莊閘之外。別無彼善於此之地。地形水勢。實限之以不得不然耳。自黃河倒灌以來。西北自白洋河。于家岡一帶。直接泗州。東北自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墩。卑窪者悉變爲高原。清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周圍數十里。凡墊成平陸之處。臣挑引河四道。淮水仍出清口。是則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爲運河之害。而今則頗受其利矣。何也。清口兩岸墊高。天然成隄。黃淮不得交漫。一利也。太山墩上下。洪濤盡涸。而運河之地形。愈加完固。建閘置壩。可以惟我之所擇。二利也。清口之內。橫亘灘洲。淮盛則泗水滔滔北注。淮弱則湖水常有所蓄。以濟運。而不至於盡洩。卽黃漲內乘。亦限於灘洲。而不得縱。不久而淮水盛長。卽便抵回。三利也。因而譬之。清口全淮之口也。洪澤湖其腹也。所挑裴家場。帥家莊。爛

泥淺諸河。則其咽喉。而新莊閘河岸。則其唇吻也。夫以黃河之悍烈。而運口出於唇吻之間。宜其淺露而無庇。徑直而受灌。濟運之清淮。反爲濁黃之所抵。而不得入也。於是酌議拜疏。移運口於爛泥淺之上。自新莊閘之西南。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一道。引而南。經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之。太平壩。俱達爛泥淺之引河。內則兩渠並行。互爲月河。以舒急溜。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離黃水交。淮之處。不下四五里。又有裴家場。帥家莊二水。乘高迅注。以爲之外捍。而爛泥淺一河。分其十之二。以佐運。仍挾其十之八。以射黃。運艘之出清口。譬若從咽喉而直吐。卽伏秋暴漲。黃水不特不能內灌。運河并難抵運口。間遇東北風大作。累日不止。濁流乘之。而風迴溜駛。不旬日而停沙一刷無遺矣。是以邇年以來。重運過淮。揚帆直上。如歷坦途。運河永無淤墊之虞。淮民歲省挑浚之苦矣。雖然。旱澇不常。湖水設有時而淺涸。諸引河勢不能暢注而俱出。則寧使裴家場之水斷流。而爛泥淺一道。務須挑浚深寬。毋或緩此而顧彼。此則意外之虞。不得不預爲之籌者也。是年增挑南運河。起土加築兩岸隄。靳文襄公治河書。

是年開滾水壩於江都之鰍魚鰲。

揚州府志。

是年塞清水潭大決口。山陽運河戚家橋隄工。衝決五十餘丈。本年隨塞。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水再置滾水壩於高郵城南八里。又置於寶應子嬰溝。

揚州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七月朔。南水關潰水入城。閶闔往來。皆以舟楫。壞民屋廬無算。

高郵州志。

是年大水漕隄決。

興化縣志。

是年創建山陽運河之鳳陽廠減水壩一座。創挑阜河四十里。以通北運。

淮安府志。

是年創建礪山毛城鋪大谷山宿遷攔馬河歸仁隄邳州運河東岸馬莊集減水壩十一座。開阜河上

接泇河通運。又開張家莊通運口。明萬曆三十一年。總河李化龍開泇河行運。自夏鎮達於直河口。不

由徐呂二洪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里。漕運利之。後直河口塞。改行董口及董口復淤。遂取道於駱馬湖。由

汪洋湖面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餘里。至窯灣口而接泇。第駱馬湖本窯田也。因明季黃河漫

溢。停積而成湖。夏秋水發。不礙行舟。至冬春水涸。其淺處不流。束楚且水面遼闊。絳纜無所施。每重運入

口。卽役兵夫數萬。於湖中撈浚。浮送北上。而所撈之渠。不旋踵而汨沒於風浪之中。年年畚鍤。宿邑騷然

苦之。況黃河復故。雨潦各有所歸。湖水必致日涸。且撈浚無所施。實漕運咽喉之大虞矣。查宿邑西北四

十里阜河集。其地溝渠斷續。有舊淤河形一道。若挑新濬舊。因而通之。可以上接泇河之委。而下達於黃

河。但啓土於沮洳之地。爲力甚艱。又南患黃河之逼。北慮山左羣山之水。不有隄防。不可以行運。乃揆測規

畫。卽取水中之土。以築水中之隄。南起阜河口。北達溫家溝。水深之處挑水。旱工共二千四百丈。兩岸築

隄四千八百丈。凡邳宿兩州縣舊河內一切漫流旁洩決口三十餘處。盡行築塞。又起自溫溝。歷窯灣。至

邳境貓兒窩。計四十里。從無隄岸。每山泉暴漲。卽一望滔天。復兩岸築隄二萬七千丈。然貓兒窩一帶。爲

徐竟諸水之所注。納水太盛。則隄必傷。故建減水大壩三座以洩之。至如貓兒窩以上。地亢土堅。則空之而弗隄。又貓兒窩以西。至唐宋山。三千餘丈。乃霖霖暴漲之所。從出入者則隄之。蓋自阜河而上者。無不治矣。惟是下口直截黃河。遇伏秋暴漲。不無內灌之虞。於是復加斟酌。相得阜河迤東二十餘里張家莊。其地形卑於阜河口者二尺餘。而黃河上下水勢。大抵每里高低一寸。自阜河至張家莊二十餘里。黃水更低二尺餘。內外水面。高低相準。乃復挑支河一道。自阜河歷龍岡岔路口。達之張莊出口。蓋前此阜河出口。如丁字形。黃水自西而東。阜河水自北而南。兩溜相抵而不相比。且黃強清弱。故易灌。今張莊之出口。如人字形。黃水與張莊口之水。俱自西而東。與溜相比而不相抵。況又以阜河地高之水。下注於二十餘里地卑之出口。其迅流更足以抵黃也。由是上則東省河流。滔滔奔注。常東本等之水於漕中。而洩暴漲之水於壩外。下則運口常通。永無淤塞之慮矣。張莊運口。爲阜河尾閘。東通駱馬湖甚近。若不堵塞。則阜河之水與湖水。必半從此入黃。中河之水必弱。春初重運難行。閉之則夏秋水發。又恐內漲傷隄。應將張莊口閉塞。於其東建分水閘二座以減之。尤恐異常霖潦。如康熙十九年。二十四年之水。洶湧漫溢。今河臣王新命。倣東省坎河口壩之制。堆積亂石爲壩。誠爲深慮。然尙虞宣洩不及。當再建一平水大壩。策方萬全。但湖口一帶。沙土鬆浮。須於宿遷治西馬陵山址。土堅處爲之。更自張莊。順見行之河。開複河一道。經駱馬湖東至馬陵山。接中河以行運。而置見行之河。以爲月河洩水之地。則往來船隻。行不經壩。

可無掣舟之患。兼以遠黃而備不虞。此亦善後之計。勿以爲過慮而忽之也。阜河運道。自窯灣至吳家溝。十餘里。東西隄相去二三百丈。地極卑下水一出岸。卽浩瀚滔天。每東北風起。西隄衝塌殆盡。而西隄內外。皆湖河沮洳。無從取土。修築甚難。又河形灣曲。一里數折。絳挽者苦之。蓋當時因大工屢興。請帑已數百萬。又正值軍興。旁午。故力圖節省。但循河形而挑築。故也。今應於冬春之候。窯灣口以上。放水東入。駱馬湖。使洩出河底。凡河道灣曲處。皆挑直之。卽以所挑之土。填築岸隄。移西隄引近東隄。俾兩岸相去。不過五六十丈。則河形漸束。隄工無風浪之虞。且重運飛輓。亦易前矣。靳文襄公治河書。河防雜說云。阜河餘處。內窯灣一口。乃近年通運之處也。此工成於十九年之冬。至二十年七月內。黃流大漲。頃刻淤墊一千餘丈。不能通舟。彼時紛紛議論。俱欲折去窯灣壩臺。仍由駱馬湖。靳公力辨其非。親督官弁兵丁人夫。將淤墊處。酌量挑挖。丈餘。黃水稍落。清流隨出。仍舊刷成大河矣。蓋測探水勢。知黃河由阜河口至駱馬湖口。計程不過四十餘里。而阜河黃水。較之駱馬湖口黃水。實高三尺。其阜河運口。有淤墊之患者。良由清水之長。以漸而增。而黃河則每每陡長數尺。方黃水陡長之時。而清水不長。則黃流自是倒灌。一經倒灌。則淤墊立見也。隨將阜河口關黃壩。暫行閉斷。另於阜河進東。歷龍岡岔路口至張家莊止。挑新河三千餘丈。使出阜河石灘之清水。由此新河內行至張家莊。歸入黃河。是爲張莊運口。二十二年九月內。黃水忽從龍岡漫入。新河又復淤阻。隨於石灘添築關黃壩一道。弗使黃水內灌。一面設法疏通。不過旬餘。而新河水仍暢行矣。然新河之南。應築隨河大隄三千餘丈。以攔黃漲。此工若成。新河可恃以不淤。而運道永無阻滯矣。康熙七年以前。糧艘抵宿遷。率從董口北達。自董口淤塞之後。遂取道於駱馬一湖。特是湖底淺澀。土性溼爛。篙師率謝技彈力。且水面遼廣。絳纜復無所施。於是銜尾者。膠滯不得前。每逐艘挑挖昇送。宿邑騷然。猶慄慄以滯運懼。靳公毅然救其弊。因創開阜河四十餘里以達之。然其地沮洳。取土旣匪易。又北受山左諸山之水。慮不支。且南接黃流。亦有內灌之慮。公又爲之揆測規畫。取水中之土。卽築水

中之隄。而東水有藉。備減水之區。以防山水之至。而洩漲有賴。然阜河之口。直接黃水。則遇黃漲時。必有內灌沙澱之虞。公又細測地形。灼見自阜河迤東至張莊。路僅二十里許。乃阜河之北高三尺。張莊之北卑三尺。卽黃河迤東高卑之數亦同。於是將阜河通黃之口。竟行堵塞。而於阜河迤東復開新河一道。直達張莊。以阜河地高之清水。下注於地卑之張莊出口。夫然後清水常強。足以敵黃。俾黃水永無倒灌之虞。五年以來。飛輓迅利。而地方寧息。軍民實慶。永賴云。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水壩。前後增置凡八座。壩口二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越河。以防舟行之險。凡舊隄險要處。皆更以石。揚州府志

是年創建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柏家墩。江都鰍魚口。減水壩共六座。改建高郵五里鋪。車邏港。減水壩二座。新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總河靳輔至京。陛見。上問已見黃河。輔回奏。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既盡。亦無不可成之功。卽如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爲避深就淺之計。越湖築隄。駱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改挑阜河。別開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爲創行新建。相顧畏懼。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卽有後累。不以相及。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既盡。無不可成之明驗也。餘語俱見

黃河。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大修兩河各隄工告竣奉旨將地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隄悉爲加築完固前此經理案內之邳宿二州縣北運河兩岸隄工山清高寶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隄工以及黃河兩岸高堰一帶濱湖隄工俱經築竣靳公陞見後復俞善後之請發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更加築遠年舊隄建邵伯南減水壩以爲萬全之計云

淮安府志

是年兩河會歸故道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重挑金灣人字河

揚州府志

是年建惠濟閘在馬頭東南七里溝舊名通濟閘明嘉靖年建引淮水以達漕運後以河水南侵閘底淤墊至是新鑿漕河於迤南三里更建閘座爲新運口閘名惠濟今現行漕

清河縣志

是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題山清高寶一帶運河先因淮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隄官路河空開放水歸河助淮嗣此淮流亦漲運河仍係清水高堰湖水九月方長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洩不致漫隄奉旨該部知道

河防志

是年冬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諭總河靳輔進問高寶興泰一帶下河爲何積水不去臣輔回奏高寶興泰是窪下之區如同釜底向來河道淤塞是以下雨積水并減壩洩下之水一時難去又問開挑下河工程要費多少錢糧臣輔回奏當日因科臣許承宣條陳臣照議會估計過約用錢糧

一百多萬。但臣一時不敢輕議。況費錢糧甚多。或用民夫開挑。方可節省國帑。上又問。若用民夫挑浚。幾時可以完工。臣輔奏。必得十餘年。方可告成。上云。太遲。若到十年。知道將來河道如何。不若仍動錢糧。速興工。爲是。如今科道。見有條陳。帶在此間。要問爾。臣輔奏。下河工程。臣還細細看明。方敢具題。十一月初六日。吏部尙書伊桑阿等。奉上面諭。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爲軫念。訪問其故。具悉梗槩。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浚治疏流。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所。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尙書薩穆哈。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總有經費。在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初九日。上回鑾。至淮安。問云。河道情形。我俱詳細曉得。只是下河之水。因無去路。民田尙然淹著。該得開浚。這工程。爾可兼任得麼。臣輔奏。臣加修工程未完。況歲修險工甚多。臣不能兼顧。又問。另委人做。使得否。臣輔奏。極好。駕至天妃閘。問云。天妃閘這樣險。何不再造一閘。分殺水勢。臣輔奏。已建有七里閘一座。駕至七里閘口。上云。這閘造得有理。連聲稱好。上見運口新閘。問云。這閘是爲何而造。臣輔奏。臣恐黃水大漲。天妃閘不能承當。所以又造這清水閘。束水專爲天妃閘而設的。又問。建了此閘。天妃閘雖好了。此閘水勢難行。何不也造兩座。臣輔奏。再造一座。果然極好。只是多費錢糧。又問。添這一閘。要費多少銀子。臣輔奏。要費二萬多銀子。上云。於往來船隻有益。就費二萬兩也罷了。

又奉上諭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爲訓。爾須酌一治安之策。令永不倒灌。

靳文襄公治河書。

許承宣議復五塘舊制。上命督撫河漕鹽諸臣會勘。時司馬原具有挑浚海口之議。祇以帑費不貲。故未及舉行。至是。上面諭吏部尙書伊桑阿等。於是帶領淮安府知府高成美。前往泰州、興化、鹽城等處。一一勘明。十一月十八日回奏。二十八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淮安府志。

十二月初六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吏部尙書伊桑阿等。疏稱。臣等祇遵上諭。將興化、鹽城等州縣海口。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原從車路河、白途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劉莊場等十餘口。由苦水洋、鬪龍港、信陽港、廟灣、入海。今因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導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濬深闊。引高郵等州縣濬水入海。庶永免水患。生民得以樂業矣。等因。具題前來。查得高郵、寶應等處。因水漲漫。將民廬舍田疇淹沒。是以皇上軫念。將錢糧盡行蠲免。復屢次賑濟窮民。今皇上巡幸。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深爲軫卹。特旨。差大臣將被水患州縣。並入海舊河。逐一確勘。不惜經費。務期挑浚下流。令被災億萬窮民。盡復產業。涸田得以耕種。使其得以永安。雖堯舜如天之仁。不是過也。相應將河挑浚。以濟生民。又查總河靳輔。管河各官。治河年久。熟識地方形勢水性。應令總河靳輔。親往車路等河。并串場河。

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逐一確勘。作何挑浚深闊。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其所用錢糧細數。造冊具題到日。工部確議具覆。至興工之日。若見任官員不足。該督題請可也。奉旨。靳輔見在督理黃河隄岸。又令兼理海口。必致兩誤。且黃河海口係在兩處。應另差官督理。著再確議具奏。部議將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差出專責料理高寶等處下河事務。具題奉旨依議。

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總河靳輔題奏。高寶興、秦山、鹽等七州縣。下河田畝。被積水沈淹者。自明代已然。其患非一日矣。我皇上親幸斯土。目擊黎民昏墊之苦。特沛恩綸。大加修治。既遣臬臣于成龍專管督理。又以臣任河年久。應知挑浚機宜。并命臣綜理其事。敢不捐頂糜踵。黽勉奮發。力圖報效。惟是治之一法。宜握要領。審全局。而曲圖節省也。蓋七州縣下河海口高昂。而地低於海潮。不下五尺。從前海潮內灌。不可以耕。曾經宋臣范仲淹築隄以障之。隄成而民享其利。名其隄曰范公隄。頌之感之。至今不衰。今若循先挑海口之議。則是引潮內侵。與范隄障水之意相悖。不特積水必不能洩。而糜帑殃民。將無底止矣。治之之法。全在束水注海。夫內地既卑於海潮五尺。則應於內地築隄高一丈六尺。以一丈六尺之隄。自足以束高一丈之水。內水既束高一丈。則高過海潮五尺。其趨海之勢必速。而無流滯之虞矣。隄既高一丈六尺。則隄頂高過水面六尺。其束水之力必堅。而無旁潰之患矣。臣所謂宜握要領者此也。築隄束水。固爲握要之計。然運河之新舊減水閘壩。何止數十處。卽下河七州縣之河渠溝港。所以承運河各閘壩之水者。何止數十道。若不盡行築隄。以束各處減下之水。則水仍散亂無收。漫淹田畝。

若欲一槩興築。則其費數倍。何止須帑千餘萬金。臣再四籌維。查減水壩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今應將高郵城北。并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之零星閘壩。俱行閉塞。拆取石料。移於高郵城南。邵伯鎮南。二處。改建深底大石閘二座。俾洪澤湖減下之水。并天長。盱眙。各山澗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大壩。五里。八里。柏家墩。車邏等壩。并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分之八。邵伯鎮南已建之減水壩。并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分之二。邵伯鎮南所洩之水。半由芒稻河并通州入江。半由串場河入海。高郵城南所洩之水。應自車邏鎮起。築大橫隄一道。直抵高郵。再自高郵城東起。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縣白駒場至海東。各閘壩洩下之水。彙歸一處。直達大洋。且必量入爲出。寧使出水之地寬大於進水之地。使所進之水。安流下注。而無擁刷隄工。漫潰決裂之虞。故內地窪區。築隄高一丈六尺之河。止寬一百五十丈。海灘高地。築隄高一丈之河。必寬一百八十丈也。臣所謂宜審全局者此也。至於各工隄堰艱於取土者。舊例每方給銀三錢。尙有攤斂夯硯之夫在外。然三錢一方之土。近者不過數里之外。遠者不過一二十里之外。今此番隄工。興築於萬頃汪洋一望無際之中。近者數十里見土。遠者百餘里見土。艱難旣數倍於尋常。則其不費之費。從何措處。查難築之各工。共長六萬三千丈。率需土六百零四萬八千方。毋論取土之艱。數倍常時。卽以加價一倍計之。而此六萬三千丈工程。卽需帑三百六十餘萬兩矣。且夫船兩難。曠日持久。不知竣工於何日。臣百計籌畫。作就近取土之策。其法先定隄基。隨用船裝遠土。於水內築成圍埂。其

埭出水二尺。中間寬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埭既成。一面用草料防護。一面將隄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隄基十五丈之外挖土挑至隄基之上。密加夯礮。築成大隄。其隄應築成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每隄一丈。用土九十六方。連船裝築埭之土。并車水防埭一切大工器具物料。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需銀二錢六分。六萬三千丈。共止需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較之尋常估費者。約省過半。臣所謂曲圖節省者此也。司臣于成龍於奉旨任事之後。閱歷月餘。其訪採輿論。審量經營之處。頗饒苦心。臣與該司面爲商酌。作聚水之形。區畫開濬償築諸法。除各工六萬三千丈需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外。其餘一切挑築工程。大約與舊例相同。止於築隄者。每方連陰雨食米等項。給銀一錢六分。連挑帶築者。以築成隄土爲準。每方連陰雨食米等項。給銀一錢八分。內一自白駒場至海口。應挑大河二道。共約長二萬四千丈。卽以挑河之土。築成頂寬二丈。底寬七丈。高一丈之大隄二道。每隄一丈。用土四十五方。連挑帶築。每方給銀一錢八分。二萬四千丈。共需銀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又自白駒場北至廟灣。南歷海安。泰州至芒稻河。約共應築隄十五萬丈。其隄大小不等。用土多寡不等。土方價值一錢六分。一錢八分不等。共需銀七十六萬八千兩。高郵州邵伯鎮南各建大石閘一座。白駒場南北兩岸亦各建大石閘一座。共建石閘四座。除拆取廢閘石塊外。其添買石塊。轉運舊石。以及椿木灰米錠錫夫匠工食等項。并閘旁添建木涵洞二百個。分引河流。稍殺閘門內建瓴之勢。共需銀六萬兩。又前工盡完之

後。上流湖河之水。悉由新築水工大河內入海。涓滴不能旁洩。若遇大旱之年。難免禾苗枯槁。今創建木涵洞二百個。隨時啓閉。以資灌溉。爲永遠裕國利民之計。每個需銀一百兩。共需銀二萬兩。又水工大堤六萬三千丈。地勢最卑。而河寬水急。風浪時侵。若不預爲保護之計。則一時風起。便有倉皇無備。束手莫措之虞。此隄一有損失。則全功盡棄。爲害非輕。今估將此六萬三千丈工程。盡捲四五尺高順埽。再加工頭草橫疊鑲護。每隄一丈。估用草蘆椿柳夫匠工食等項。共計銀二兩四錢三分。六萬三千丈共需銀一十五萬三千零九十兩。又白駒場至海口。共隄二萬四千丈。雖地勢稍高。而河寬水急。亦應用草防護。每丈需草價銀六錢。共需銀一萬四千四百兩。以上修治高寶等七州縣下河工程。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兩。伏乞皇上敕下部議。將所需前項銀兩。先賜撥發一半。以便乘時僱工。餘容臣陸續請撥。限三年告竣。庶事無諉卸。可免曠日持久之虞矣。臣擬將此項銀兩。俱作工所暫時借支。請於工完三年之後。分爲五七年解還戶部。其解還之法。又當分爲二項。內如築水工大隄。海口大隄。并護隄埽料。以及建高郵城南石閘一座。引水灌田木涵洞二百個。乃專爲七州縣田畝而舉者也。若北自廟灣起。南至芒稻河止。兩岸隄工。并邵伯鎮南白駒場兩岸石閘共三座。乃係創興各場鹽運之大利者也。何也。蓋水工海口隄河工竣之後。各減水閘壩之水。旣盡歸新河入海。則七州縣水滄原額地畝。必皆盡行涸出。地旣涸出。則串場河亦涸。而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無從輓運。故必須并築串場河兩岸之隄。再并建

邵伯鎮南白駒場新河兩岸之石閘三座也。臣查見在淮南運鹽之艱有三。一則串場河底高低不一。天氣稍旱。則河底稍高之處。即便淤塞。多挽拽之費。二則串場河不通運河。凡引鹽出場。必另用小船。由漫灘積水湖內盤壩而過。方到運河船上。是又多盤脚僱船之費。三則鹽船必經芒稻河。每遇水漲之候。大溜掣船。異常危險。非用數百人增添繩纜。設法挽拽。不能過溜。是又多僱夫之費。以上三費。每鹽一引。必須增費一二錢不等。若此築隄束水之工一成。則運河大船可以竟至串場河受載。自串場河開行。或過高郵閘。或過邵伯閘。寬河大港。一水直達揚州。既無淺澀之艱。又無盤壩之阻。更免溜掣之險。省費既多。而鹽船又得安流。計日可到。故曰創興運鹽之大利也。臣竊擬補帑之法。凡因有利田畝而興築者。則所費之帑。應於田畝項下陸續補還。其因有利運鹽而興築者。則所費之帑。應於鹽引項下陸續補還。查應於田畝項下陸續償還者。臣遍歷下河七州縣地方。西至運河。東至大海。南至江。泰舊河。北至黃河遙隄。按其廣袤之遠近。察其積水之淺深。約略科之。將來工完之後。除去河湖城郭村鎮墳塋鹽場柴蕩外。可得田十四五萬頃。此七州縣全書所載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是額外餘田。不下三四萬頃矣。卽以泰州而論。地方平衍廣闊。按法而稽。應有田四五萬頃。今全書額田。僅九千二百餘頃。蓋所種實田。止有此數。餘皆沮洳沈沒之區。一州如此。他可類推。故曰工完之後。則額田而外。可得餘田三四萬頃也。今擬將涸出之地。逐一清丈。先將原額數內之田。盡行給主。其原額之外者。曰額餘官田。當廣招窮民墾種。給爲永業。

地畝肥瘠不等。肥者止取佃價銀一兩二錢。瘠者止取佃價銀六錢。每畝止率取佃價銀九錢。額餘官田最少亦有三萬頃。可得佃價銀二百七十萬兩。內以一百九十六萬餘兩解交戶部。抵還借支之項。其餘七十餘萬兩。應將高家堰臨湖隄工。并山寶高江四州縣運河隄工。再加高厚。更將山清盱寶高江六州縣境內凡有關於高寶下河之零星應挑應築工程。逐一料理。以期永保無虞。爲久奠下河之計。眞國計民生萬世之利也。其應於引鹽項下陸續償還者。查淮南綱鹽。每歲一百三四十萬引。河隄告成之後。每引每年既可省盤剝之費一二錢不等。今止令其於所省之內。每引每年納河隄銀九分。以七年爲率。七年數足之後。免其再納。計每年可得銀十二萬兩。不過七年。而此八十一萬餘金之帑。又可補還無欠。此在鹽商量捐省費之資。而坐享久遠之利者也。

靳文襄公
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十七日。工部等衙門會覆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等所奏之疏等因。該臣等會議得。皇上親見高寶等七州縣生民。遭罹水患。軫念疾苦。特遣大臣。責任修理下河事宜。欲使被水災黎。亟離昏墊。以此冬季停工之際。奉有宣總河靳輔詢問之旨。欽遵將靳輔宣來詢問。據稱高郵以南。大減水壩二座。自正月起。至五月盡止。可以閉塞。小減水壩三座。自正月起。至三月盡止。可以閉塞。其高家堰等處各壩。高郵州以南五壩。萬難閉塞。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所有閘壩。俱於去年閉塞。高郵以北閘壩。亦可以閉塞者。今挑浚下河。最爲緊要。應將高郵以北閘壩閉塞等語。且監修下河侍郎孫在豐

等疏稱。先將近海口之石碓、白駒、丁溪等處估計興修。靳輔先請修疏內稱。高郵以北開壩。并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零星開壩。俱欲堵塞等語。今將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所有開壩。於去歲堵塞。高郵以北開壩。亦有可以閉塞等語。如此則於孫在豐等會議之時。將此處應行議出。乃不行議出。不合。將靳輔交與該部議處可也。謹題奉旨。修理下河。成功不在高郵州所有開壩。而在乎堵塞高家堰之壩。并黃河南岸毛城鋪等處所有減水開壩皆堵塞。則黃河之水不流入洪澤湖。如洪澤湖既無黃河流入之水。唯止有淮水。將高家堰之壩暫行堵塞。一年後挑濬下河。方得有益。二十三日。工部等衙門會題該臣等會議得先經臣等詢問總河靳輔閉塞開壩挑濬下河之處議奏。奉旨云云。仰見聖心溯流窮源之至論。謂下流之水。由於上河。而開濬之功。務詳啓閉。面詢廷議。諄諭河臣。若能暫閉上流。庶可施工下水。誠見聖謨洋溢。睿鑒高深。豈唯七州縣生靈。亟除昏墊。將見億萬年偉績。立奏平成。敕下詢問靳輔。據稱高郵州開壩。關係高家堰隄壩。此處仰見皇上睿鑒甚明。高郵州五壩之內。三小壩自正月堵塞。至四月初一日啓。二大壩自正月堵塞。至六月初一日啓。將高家堰所有古溝唐埂二座減水壩。亦自正月堵塞。至四月初一日啓。并四座減水壩自正月堵塞。至六月初一日啓。黃河南岸減水壩一座。開八座。俱暫堵塞一年等語。應將高郵州南減水壩五座。并高家堰減水壩六座。俱令照所定之限堵塞。黃河南岸減水壩一座。開八座。應令暫堵一年。侍郎孫在豐等先稱將海口所有石碓、白駒、丁溪等處估計興修。次第題報等語。

應請敕下孫在豐等作速興修可也。奉旨：下河工程。今年著止將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閘壩照靳輔等所奏定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濬海口。其黃河南岸閘壩著于來年堵塞一年。併高郵高堰等閘壩俱仍照見議限期堵塞。令其預先備齊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一月興工挑濬下河。勿致違悞。河防志

是年十月十五日。靳治豫奉旨來至淮安清江浦寓署。口傳上諭。高寶一帶下河。朕自閱工時。目擊水勢情形之後。無刻不念此昏墊灾黎。爾父主築隄之議固是。但凡事須順人情。且恐水中築隄。工程不易。如得除水患三四分。使民受三四分之益。朕心亦可稍慰。今作何說法。修治有何意見。爾可問明爾父來奏。

靳文襄公
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以河工事。召滿洲大臣學士等。滿漢九卿詹事科道等。及往看中河官員。令入行宮。諭曰：前于成龍奏云。靳輔開中河。無所裨益。甚爲累民。河道已爲靳輔大壞。令凱音布往看中河。云現有商賈船行不絕。若塞支河之口。則駱馬湖支河之水。匯流中河。水勢現大。漕艘可通。于成龍又奏。王新命曾向伊云。靳輔從上河放水。今若以此問王新命。王新命其肯任受乎。前召九卿至乾清門會議。皆畏懼于成龍。無一人敢與辨難。悉順于成龍之說。以河務盡爲靳輔所壞矣。惟朕獨與衆人異。謂靳輔不爲不盡心于河務。若云靳輔治河不善。全無裨益。卽靳輔亦不心服。朕未親至下河。不甚深知。若上河則自宿遷至清河之兩岸河底。及高家堰。以至廟灣。并運河諸處。朕皆洞悉。數年來河道未

嘗衝決。漕艘亦未至有悞。若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朕亦不愜於心矣。于成龍在直隸愛民緝盜。居官頗優。故賜以朕所親御黃鞍馬匹。復賜銀一千兩。但懷挾私仇。阻撓河務。殊爲不合。朕非欲起用靳輔。祇以河工所關甚大耳。今九卿已將靳輔議罪。皆言其治河無益。若王新命聞之。亦必順從于成龍之說。以靳輔所治不善。因將原修之處。盡行更改。是伊等各懷私忿。遂致貽悞河工可乎。且使黃河自宿遷以下衝決。猶可修治。若宿遷而上。或致泛溢。則爲害甚大。所關非小。元時曾因挑河致生變亂。今據凱音布等奏稱。中河漕船。慕天顏勒令退回。支河之水。不許閉塞。慕天顏如此阻撓。深爲可惡。著卽提拿夾詢。問誰唆使。自然真情畢露。此等之人。不嚴加懲治不可也。今應遣明悉大臣看閱。將作何修治之處。詳確定議。前者令馬奇前往俄羅斯。但尙有同遣大臣馬奇著停其遣。往此看閱河道。著圖納馬奇、張玉書前去。其漢軍漢人官員尙應添遣。爾等開列具奏。伊等前往。須將毛城鋪、高家堰等地方徧閱。就靳輔所築之處。甚善而斷不可改者有幾。不善而應更治者有幾。著詳悉商酌。定議以聞。朕素不食言。亦不爲異日無驗之語。向岳州洞庭湖進勦戰船。衆議謂宜撤回。朕議船隻不可退返。岳州之役。萬一疎虞。則各處皆危。朕確然堅定。卒致成功。靳輔以丈出民間餘田作爲屯田。及阻抑開浚下河。其罪誠不可道。至有言黃河底漸高。此斷不可信。譬之盆內貯水。遇風且溢出。使黃河底果高。一有風濤。其有不漫漲橫流。決隄潰岸者乎。爾等明晨速往同九卿會議具奏。

河防志。

是年夏大雨水。中河水漲隄四決。淹治內糧田數千頃。漂沒人畜。不可勝計。

清河縣志

十二月十三日。總河王新命題奏。河道關係運道民生。水勢從來變遷不一。以致上廛聖慮。躬親閱視。宵旰經營。多方指授。黃河始歸故道。日見安瀾順流。復令將挑中河。以避黃河之險溜。以利運艘之飛輓。實爲萬世永賴之平成。臣以庸愚。謬蒙殊恩。備員河道。往來確勘。唯期仰副聖明於萬一。查工部等衙門會覆張玉書等欽奉上諭一案。於閘壩之應留應塞。工程之應舉應停。河口之應挑應濬。詳悉確當。誠如所議。臣已檄行河道各官。逐一遵行外。至攔馬湖洩黃水之壩。應否閉塞。奉有著臣詳看議奏之旨。臣欽查攔馬湖洩黃水三壩。原以宣洩黃河異漲之水。今若永行閉塞。恐黃水異漲。宣洩無路。不無衝漫之慮。似應仍留。如遇黃水異漲。隨機開放。以保隄工。如水勢平緩。則行暫閉。以免中河淤澱。與黃河縷隄內外汕刷之虞。再駱馬湖減水壩三座。議留二座於隄內。減水入中河。留一座在遙隄之外。又以中河逼近黃河。而運河、駱馬湖水俱入此河。河窄不能容納。令於中河往東。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黃河衝決入海。舊河形之處。量建減水壩三座。減洩。臣愚以爲既以運河、駱馬湖俱入中河。河窄不能容納。是此駱馬湖二座減水壩之水爲無用。何必又留此二壩之水。減入中河。復於蕭家渡等處建壩減出。多此一番周折。況查舊案。建一減壩。所需不下一二萬金不等。似不若將此三座減壩。俱留遙隄之外。令由舊河形入海。於蕭家渡舊河形三處。量留缺口二處。用竹絡裝入石塊。酌水勢之高下。堵塞宣洩。以免衝漫。以省錢糧之

爲妥也。又以支河口議令閉塞。於隣近建板閘一座。隨時啓閉。但查支河口乃北運河會同微山湖荆山口彭河沂河泇河白馬等河。並鎮口閘之水。流入黃河之口。一板閘至大不過二丈四尺。以二丈四尺之板閘。豈能宣洩北運河之水。勢必衝漫。似不若照舊聽其通流。若彼年水勢充足。則不必閉塞。如水勢淺阻。則建草壩閉塞。令其全入中河以濟運。俟糧艘過完。卽行啓壩。循舊入黃。以免衝漫淺阻之爲便也。又駱馬湖入黃河之口。令臣驗明。建減水壩二座。臣於十月初二、十一月初三等日。水落之時。兩次親驗隄外湖口。寬一百餘丈。深五六丈。以至二丈三尺不等。若迎水建減水壩。則汪洋浩瀚。無從下手。若迎水下埽築隄。再於兩隄頭建減水壩。則全湖排山之勢。似非埽隄減壩之所能禦。必致衝壞。且一隄兩壩。所費不下數萬金。是年修年壞。徒以有用之金錢。填無窮之巨浸。而究無底止也。臣愚以爲不若於兩隄頭暫用埽料堵塞。黃水淺深。用高出水面二三尺大竹絡。裝石下於臨河外面。旁依草埽。挨次排列數層。兩面再用密排椿夾持。水小則逼水入中河以濟運。水大則由竹絡上下以洩水。所費少而工程易。似尤可以省歲歲修理之金錢。臣現在責令該管官極力舉行。再查駱馬湖原止匯沂河、白馬湖、運河、微山等湖。泛溢之水。會入黃河。未有如今日之洶湧。緣郟城之東十五里。舊有沫河。自山口流出。西行約有四五里。轉而南。沿紅花埠、峒崕一帶。復東由沫陽入海。郟城之東八里許。迎沫水之口。有名釣魚臺。又俗名禹王臺。者。相傳大禹治水。引沫水穿山而西。恐其害郟。故築此臺以遏水勢。及明季變亂。遂毀臺取石修城。以致

數年來沫水西流。由郟城城北。會白馬湖沂河等水入駱馬湖。不唯沂、郟、宿、嶧各州縣。歲受淹沒之害。而駱馬湖黃河亦添一沫河之水。愈覺泛溢奔騰而不可遏。考之記載甚明。詢之士人最確。臣復親勘沫河故道斷流。而禹王臺水口之水涓涓不絕。似應於禹王臺舊基處所迎水。亦用竹絡裝石堵塞。內築土隄斷流。令其照舊由故道入海。非但駱馬湖黃河之水勢得以減殺。而郟、沂、宿、嶧各州縣。亦可免淹沒之患矣。再歸仁隄五堡減水壩。被水衝壞。議令修理堅固。但臣會同查勘切近五堡之格隄。尙有官路河口約二三十丈。亦在過水。而六七八九堡倒塌漫溢之口。不止一處。若止修五堡減壩。而各處不修。仍爲無益。且歸仁隄土工石工約長一萬餘丈。廢壞多年。非數十萬帑金可以修築之工程。似不若暫停以損無益之費也。奉旨。這本內事情。著隨來諸臣確議具奏。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駐蹕瓜洲陳家灣地方。奉上諭。高郵州南北一帶殘缺。駘石工程。著修理。二月二十五日。工部議修理下河具題一案。桑格捧出原疏。轉傳上諭。著扈從諸臣議奏。會議得先經工部具題內開。侍郎凱音布疏稱。挑浚串場河。並丁溪、草堰、白駒、石礎。及車兒埠下滔子河起。至苦水洋之處。俱照凱音布所題。令其挑浚等語。查近差侍郎徐廷璽。巡撫于成龍。看閱下河具奏之處。工部議自丁溪至白駒有通海之口三處。計三十七里。應令商人挑濬。其餘地方及石礎。俱行停止。等因。繕寫摺子具奏。應將串場河、石礎無容再議外。其丁溪、草堰、白駒等河。先經于成龍、孫在豐俱稱應挑。其凱音布亦題請挑濬。應將此河仍令挑浚。又自滔子竈挑至苦水洋之處。詢問侍郎徐廷璽。巡撫于成龍。據稱河埽場河水流入苦水洋。丁溪河水亦流入苦水洋。且滔子竈上有歸入丁溪場之馮家壩。小河一道。相隔七里餘。如將此處挑濬。則河埽之水可由丁溪流入苦水洋等語。應將凱音布自滔子竈挑至苦水洋三十二里之處停止。將近丁溪之馮家壩河道。令其挑濬。其餘俱照凱音布所題。再查上河爲下河之本源。互有相關之處。若令交與侍郎凱音布挑濬。恐各籌所司之事。反致誤工。亦未可定。今責成

一人總理督修。則上下河道可以兼顧。相應將下河事務。交與總河王新命。務期速行挑浚完工。以仰副皇上愛民至意。其凱音布挑河見用錢糧。令交明王新命。後回京可也。奉旨依議。三月初三日奉上諭。朕前閱中河。初疑其狹隘。今行經丹陽。閱視河道。亦復狹隘。又聞衆官民俱言中河挑濬有益。所關甚大。爾等會同總河總漕確議具奏。初八日。該臣等會議得從前挑浚中河。原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且收束散漫之水。使不致淹沒民田。看河諸臣亦疏稱。若行中河。則一百八十里之險可避。止因黃河逼近。不便挑寬等語。今我皇上南巡。省視民生。經過丹陽。又見與中河寬窄相等。詢訪官員百姓。命臣等會同總河總漕確議具奏。仰惟皇上從前諭旨。原欲收束漫溢之水。拯救被災之民。使淹沒田地。得以涸出。故前任總河靳輔挑浚中河。今水勢業已收束。且避險就易。於民生漕運。甚有裨益。應將中河無容另議。其駱馬湖口。先經尙書張玉書等。看河之時。題修減水壩二座。今王新命稱丈量水深二丈有餘。難以建壩。且需錢糧甚多。應停其建築。編竹簏以盛石塊。高出水面二尺。成造堵塞。若水大可以浮面洩出等語。又支河口。先經張玉書等疏稱建造板閘一座。應令隨時啓閉。今王新命稱若建閘。水大之時。必致衝決。應停其建閘。留出水之口。於南隄下埽堵塞等語。此二處建閘修壩。用竹簏下埽。減洩溢水。與看河諸臣所題。其理無異。但照總河王新命議。建造修理。所需錢糧減少。應照王新命所議建造。又駱馬湖減水三壩。先張玉書等疏稱。將二壩之水。令流入中河。其一壩之水。留在遙隄之外。令流入海。今據王新命亦復稱

善。應照張玉書所題。又張玉書等稱。裏運河駱馬湖之水。俱入中河。河窄難以容納。應於北隄建修減水壩三座。今王新命稱。若欲建壩。所費錢糧必多。應停其建壩。亦用竹篾以盛石塊堵水。若有大水。可以減洩等語。先張玉書等欲建壩減水。今王新命用竹篾盛石減水。俱係洩水之意。亦照王新命所議。修造可也。奉旨依議。八月十五日。工部題覆總河王新命疏稱。儀真四閘。蒙皇上聖明洞照。加意運道。民生行令修理。臣查新河口之北新洲。原係江心長成之沙。今欲挑挖成河。從來未經試驗之事。可否挑成。難以預必。卽挑成之後。果否不復淤長。尤難逆料。且糧船皆由一閘經行。未見阻滯。所有一切重運。似應仍照歷年由瓜洲閘入運河。其儀真挑洲開河。并修理四閘。俱應暫停。飭令量爲修葺。以利回空船隻。俟沙洲變遷。可以通漕之日。再行興修等因。前來。查先經原任總漕慕天顏。將瓜、儀二閘。題請大修。臣部議行新任總河。親詣確勘。作速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題奉旨。朕前巡行江南。經過儀真地方。見水淺閘壞。行船艱難。俱宜修理。著再議具奏。欽此。臣部議行河臣王新命。將儀真、瓜洲二閘。作速修理等因。具題行文在案。今該督雖稱北新洲原係江心長成之沙。今欲挑挖。未經試驗。糧艘皆由一閘經行。未見沮滯。儀真河路并四閘暫停。使各省漕船盡由瓜洲一閘進口。勢必長江內漕船頂阻守候。以致遲誤。亦未可定。應請勅下總河、總漕、江南江西總督。會同察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奉旨。儀真河閘。關係運道。著河道總督。會同江南、江西總督。漕運總督。詳閱定議具奏。今據總河王新命。會同江南、江西總督傅臘塔、漕運總

督董訥疏稱儀真插外江口北新洲一帶俱係乾涸而北新洲之外又有沙漫洲過水不過二捺餘橫亘二三百丈難以築壩若自沙漫洲尾從北新洲腹內向東北斜開引河以通四閘不能保無坍塌似應仍挑北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其日久或有淤阻之處聽河臣酌量挑濬所有應挑土方并修閘工料銀兩聽河臣確估等因前來查儀真河口關係運道民生今河道總督等會同詳閱仍挑北新洲舊河身直通四閘一切糧艘令循沙漫洲尾轉入新河口可以通行等語應如該督等所題交與總河挑濬修理其挑河修閘所需工料銀兩應令總河確估具題可也奉旨依議。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總河王新命奉上諭河道關係最爲重要已前一二年雨水鮮少河道官員必將河務視以爲常事今年景象雨水似多應行文總河著嚴行曉示所屬官員無分晝夜防守務使河道不致有危。山東兗寧道册

十一月十一日總河王新命題奏丹衛河道情形竊照臨清以北一帶運河每歲重運經臨歷多淺阻因考有河南小丹河可以通流入衛濟運曾經題明親往看驗在案臣於十月初七日自清江浦起行循河而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細閱丹河發源太行山至丹河口分渠九道大丹一河直歸懷慶沁河其餘六渠民間引水種竹溉地約計一千四百餘頃止小丹河上秦河二渠灌溉所餘之水涓流通衛臣仰體皇

上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之至意。諭令所在紳士耆民於每歲三月初用竹絡裝石橫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河入衛以濟漕留涓涓之水以溉地。至五月盡重運過完則開八河渠用竹絡裝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士民咸爲稱便。其小丹河經修武獲嘉以達合河鎮之處若有淺阻責令印河各官量爲疏濬。至輝縣拗刀泉在縣西北五里蘇門山下清水一泓約二十餘畝泉珠上湧難以數計卽詩經所詠苾彼泉水也。民間設立五閘蓄水灌田約三百頃。往例於五月初一日封板放水濟運。唯是五月正當農人需水之時未免有妨農務。臣親行看驗閉板始可通渠灌田。啓板則泉流直瀉各渠立涸。應亦用竹絡裝石量渠口之高低下堵塞使各渠之水常盈而所餘之水晝夜長流以濟運。其萬金渠出自彰德府安陽縣西南六十里善應村山下約二十餘里至高平村昔人建牐開渠引水溉彰德府西南東三面地約計百頃仍由彰德府東北五里許入安陽河其牐二門閘門高不過三尺寬不過一丈。臣親行啓驗一啓板渠卽斷流未免有妨農務亦應照五閘之法用竹絡裝石塞閘通渠。漕民兩便士民莫不歡欣頂頌。皇仁再令重運不由黃河俱由中河以上較昔甚早五月封板之議相應停止。臣復循衛河至臨清由水路抵甲馬營等處節節查驗凡有淤淺處所俱經責令地方官大加疏浚所有微臣查看過丹衛河道各情形理合題報。

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工部會議得河南巡撫閔興邦疏稱衛河并丹河萬金渠閘作何

開塞有益漕運民田奉旨行臣確定到日再議臣隨親查丹河源發晉省流入黃河因百姓開渠灌田外又開大渠直達運河始有小丹河之名也前河臣王議用竹絡裝石塞渠濟漕留涓涓之水溉地誠爲得計但今重運俱由中河北上較昔甚早如雨水勻足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塞口濟運灌田倘遇亢旱請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後聽民便用再掘刀泉乃衛河之源建立五閘蓄水灌田每年五月初一日封板濟運但五月正民間需水之候應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堵塞使泉水直流濟運餘水灌田至萬金渠水自高平村建閘門渠灌田之後仍歸洹河暢入衛濟運亦應照河臣所議用竹絡裝石塞閘通渠以便民漕等因前來查該撫既將衛河丹河萬金渠親詣勘明確議具題應如該撫所題將丹河如遇雨水勻足之年用竹絡裝石塞口濟運灌田倘遇亢旱之年每年自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其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以後聽民便用至衛河五閘萬金渠閘亦應如所題用竹絡裝石塞口濟運灌田俟命下之日知會總河可也奉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橋

案凡天下河道通塞關乎水利唯獨江南漕渠重在行運則不能兼濟民生康熙二十三年翠華臨幸見下河昏墊多方拯救至今讀其恩綸猶令人感激涕零閘中丞疏言衛萬金渠閘而以濟運灌田並行不悖俞旨允行君都

臣·何·齊·唐·虞·聖·世·哉·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工部題奏臣等議得戶部侍郎博濟等疏稱高郵州等處減水壩九座內有八里舖車邏鎮二壩底石被水衝損其古溝東減水壩底并北二壩底衝損之處均應令堅

固修理。高郵州以南五壩。應仍照原定限期開放。永安隄改下竹絡。尚有未完。應速行修完。瓜洲閘二座。月河一道。儀真閘四座。運河一道。俱係新工。北運河東隄舊減水壩三座。新修竹絡減水小壩六座。俱係建造以防異漲。東隄兩面所下之壩朽爛。西隄殘缺單薄。取土甚難。且於運河無害。似應暫緩。東隄迎受河水。關係運道。應於隄岸排樁之間。下壩修葺。駱馬湖所建竹絡壩。中段被水衝壞。若於湖口上流百丈許。東挑月河一千餘丈。西挑月河一千餘丈。分殺湖水。於中河似有裨益。支河口束水壩。迅流無阻。中河北岸減水壩二座。攔馬河減水壩六座。俱係建造以防異漲。中河見今。漕船經由甚便。禹王臺所建竹絡壩一段。土隄一段。堵塞入駱馬湖之水。今由沭河下海。於中河有益。下河丁溪草堰白駒新建閘座。始行興工。車路引河。尙未挑完。應速行修建。其岡門河水。迅流無阻。等因前來。查侍郎博濟等。公同確勘。既稱瓜儀閘河。俱係新工。北運河。攔馬河。中河減壩。俱係建造以防異漲。支河口束水壩。并岡門河水。迅流無阻。中河見今。漕船經由甚便。等語。俱毋容議外。其餘應行培築。修造閘壩。隄工。并挑月河之處。均應如所題行。令總河於歲修內。動支錢糧。作速堅固修理。工完造冊題銷。再疏內稱。運河西隄殘缺單薄。又稱取土甚難。且於運道無害。似應暫緩等語。但運河關係重要。應否暫緩之處。應令總河靳輔。親詣確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中河張莊運口。築隄建閘等情。著河臣將工費估計。題到再議具奏。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三年築中河兩岸束水隄。是年修廣濟閘。在治西仲家莊。舊名仲家閘。至是修之。改今名。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四年建永濟閘。在甘羅城南太山墩北。與惠濟閘相望。亦通漕運。又建康濟閘。在治東陶家莊右。又建雙金門閘。在廣濟閘北鹽河內。又建小閘。在雙金門閘北。清河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內。河撫李國亮題爲恭請改復等事。奉旨該部議奏。部臣等查得河南巡撫李疏稱。豫省漕廠水次。舊設衛輝府北門外。嗣因監兌部員駐劄直隸大名府小灘鎮。隨將漕廠移於彼地。相沿至今。上年十一月間。臣親詣視漕。確勘細探衛河一帶。舊爲行漕故道。直抵通州。見今商賈船隻往來不絕。漕艘亦無阻滯。合無仰籲皇仁。允賜改復衛輝兌運水次。以本省之銀買本省之米。就近盤剝。實爲至便。但老鶴嘴地方有大石二塊。相去五里。橫臥河邊。中間率多碎石。平常水勢。本自無妨。偶遇最淺之時。應仍就小灘鎮購買。庶民便通融。而糧無貽誤。查該撫既稱小灘鎮水次。改於衛河水次。以本省之銀買本省之米。就近盤剝。實爲至便。應如該撫所題。改於衛輝府水次。毋致阻滯。兌運可也。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等面奉上諭。下河地方久罹水患。朕心時切軫念。前命挑濬白駒岡門等口。原欲使水盡通流。田皆涸出。今見興化、泰州等州縣積水尙多。田仍淹沒。民

生甚屬苦累。著行文總漕、總河親往會勘。將下河積水。何故壅塞不能迅流。應作何盡令歸海。涸出民田之處。一一詳閱議奏。十一月初三日。總漕桑格等會題。該臣等看得下河爲洩水入海之區。自淮安以至邵伯鎮。計運河東岸共有涵洞三十處。閘十座。滾水壩八座。此皆運河及高郵、邵伯等湖之水。由諸涵洞閘壩等口。歸入射陽、廣洋等湖。就下流以至白駒、岡門等口入海。總由下河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口猶少。是以水勢汪洋。易於停蓄。在雨暘時若之年。水循故道。田猶無恙。唯去歲及今兩年。夏秋霖雨異常。諸河泛漲。以致水勢洶湧。通流不及。瀰漫四散。而下河之高郵、寶應、泰州、興化、鹽城、廟灣等處。地皆窪下。均受其災。興化地方更低。積水尤甚。蒙我皇上念切民生。特頒俞旨。令臣等詳閱下河情形。將積水壅塞不能迅流之處。作何盡令入海。涸出民田。眞我皇上已飢已溺之懷。而百姓無不共仰如天之德者也。臣謹欽遵。沿河踏勘。詳閱洩水諸口。除廟灣、岡門、白駒三口。水頗暢流。無庸置議。及興化通丁溪、草堰、白駒之車路、白塗、海溝、引河三道。并射陽湖下海之蝦溝、鬚溝、朦朧院道港。又高郵湖通邵伯湖之曹家灣、湯家絆七節橋。目今水未全消。不分隄岸。無由勘明。必須水落確勘。再將應行疏浚情形。另疏請旨外。今將臣等閱明亟宜疏浚各口。及應建閘之處。爲我皇上陳之。一、高郵湖之水勢宜分也。查邵伯鎮南有金灣三閘。閘南有金灣滾水壩一座。三閘之水。自人字河入芒稻河下江。其金灣壩外。原無引河。今議於壩外挑引河五里。通人字河。將高郵湖之水。引入邵伯湖。由金灣閘壩。同歸人字河。入芒稻河下江。

其人字河計長十八里。見今淺窄。應加挑浚。又芒稻河原有舊閘二座。西閘六門。東閘三門。今俱損壞。應加修建。如是不但邵伯湖水不至下河。高郵湖水亦可分洩。而下河受益矣。一、車兒埠入海之口宜開也。查秦州河塚場有車兒埠口。其上流乃高郵漫漲之水。及興化梓新河之水。均至河塚場之老壩。匯流於車兒埠口。以至不能宣洩。今議將車兒埠口至姚子竈四十里。河身淤淺。應加挑浚。姚子竈至苦水洋三十餘里間有河形。應加開導入海。其車兒埠口老壩兩處。各應建閘一座。以備啓閉。而秦州之民田受益矣。一、丁溪入海之口宜通也。查丁溪閘口至撈魚港六十餘里。河勢深通。無容疏浚。自撈魚港至苦水洋七十餘里。河身淤澱。若循舊河挑浚。其河勢甚平。不能迅流。費帑無益。今相度情形。議於撈魚港之北。就近直挑十四里。卽入王家港下海。而丁溪入海之水疏通矣。一、小海場入海之口宜開也。查小海場有一河形。原係洩水入海故道。年久淤塞。今議於小海河口。建雙金門石閘一座。自牖口起。至鄧家窰計長四十里。應照舊河再加挑深。自鄧家窰起。至姚子口。計長二十里。雖舊有河形。然地勢紆迴。宣洩不暢。今相度情形。自舊河北岸鄧家窰起。向姚子口。就近直挑十里。以入舊河。再自姚子口以下。將舊河挑浚十餘里。會入鬪龍港下海。而興化又增一洩水之道矣。一、草堰場洩水之閘宜增也。查草堰入海之道雖暢。但因只有閘口一座。兼之窄小。上流水大。不能一時宣洩。常至漫溢。今議於舊閘之上。添建一閘。下挑月河七十丈。則上流無壅阻之患矣。一、運河之水勢宜分也。查淮安城南。運河東岸。有興文小閘。

一座。此閘係分洩運河泛漲之水。流入澗河。由射陽湖下海。見今澗河淤淺。兼之閘門窄狹。水不暢流。今議將閘門改闊。并將澗河八十餘里再加深浚。以洩運河之水。則運河之水不至高郵。而興化等處更有裨益矣。以上各條。皆臣等詳閱被災州縣積水壅滯。不能迅流情形。妄抒愚見。以爲分洩各水入海。涸出民田之策。是否有當。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奉旨。工部議奏。部議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確議具奏。

淮揚道治
河橋案。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七年六月十四日。戶部爲欽奉上諭事。會議得協運河南省漕糧。任城等八衛運丁張文安等叩關狀內。河南漕糧。原在直隸大名府小灘鎮交兌。每漕糧百石。給盤剝銀一兩五錢。於康熙二十二年。河南漕糧改折停運。後於三十二年復運。漕項錢糧。俱照舊例支給。其盤剝銀兩。亦照舊例。應給發濟運。經今五年。並未支給。遇淺俱係各丁血賠。苦累已極。今水次改遷河南衛輝府。不惟路遠千里。更有崎嶇山河。盤淺過溜。較之江南。倍加苦累。而江南漕糧。每石給耗米四斗三斗不等。及至抵壩。俱是二五起交。身等升兌升交。伏乞皇上軫念窮軍積苦。討給盤剝銀兩。照江南定例。分別遠近加耗等語。又呈稱河南漕糧。原在直隸大名府小灘鎮兌運。後原任巡撫李。題準改在衛輝府。路途遙遠。山河崎嶇。輓運甚屬苦累。請將水次仍改歸小灘鎮等語。查豫省盤剝銀兩。於康熙十六年間。因軍需浩繁。裁減充餉。二十二年豫漕改折停運。後於二十九年。經原任倉場侍郎凱等題請復運。九卿會議。漕船各項錢糧。俱照舊例遵行等因。具題行文在案。今旗丁張文安等。既稱盤剝銀兩。歷經五年。並未支給。遇淺俱係各丁血賠。苦累已極等語。應將前項銀兩。準其復舊。將通濟庫銀兩支給。俟運糧之時。將該省應支原款動

給。再查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內。原任巡撫李。以衛河一帶。爲行漕故道。直抵通州。現今商船往來不絕。漕艘亦無阻滯。請將水次改復衛輝府。但老鶴陂地方。有大石二塊。相去五里。橫臥河邊。中間率多碎石。平常水勢。本自無妨。偶遇淺時。仍應在小灘購辦。等因。具題。臣部覆準。應如該撫所題。改於衛輝府水次。毋致阻滯。兌運等因。行文在案。今旗丁張文安等。既稱漕米自衛輝府運送。路途遙遠。山河崎嶇。輓運甚屬苦累。應仍改小灘兌運。如此照舊改運。路途近便。應將所請照江南例。加給耗米之處。毋容議。可也。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是年七月二十六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先據總漕桑格。會同總河董安國疏稱。邵伯鎮南金灣壩下。挑引河。直通芒稻河閘。曹家灣湯家絆七節橋挑浚。車兒埠口至朱家竈挑河。小海場至王家港挑河。興文閘至流均溝挑河。草堰建草壩。挑月河。車兒埠口。小海口二處。各建草壩。并修建芒河閘。興文閘。共估銀一十九萬二千兩。等因。又據總漕桑格疏稱。白塗河橫挑三十餘里。并入車路河。其車路河自唐子鎮起。至新莊止。淤塞十餘里。海清河自鮑家莊起。至白駒口。淤塞七十餘里。海陵溪自禹王廟起。至仲家寨。淤塞四十餘里。蝦鬚二溝。夏梁河。共淤六十餘里。朦朧西首之射陽湖。淤塞四十餘里。挑浚通共約計銀二十五萬餘兩。所費甚繁。不敢輕議動帑。臣欲做直隸挑河之例。開一事例。令其挑浚。等因。前來。查下河岡門。丁溪。草堰。白駒等處。康熙二十六年。經原任侍郎孫在豐挑浚。二十八年。又經原任總河王新命挑

浚積水並未入海。徒費錢糧。或係海口高阜。而內河低窪。以致積水不能出海。亦未可定。應行總漕。總河會同江南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如照此挑浚。下河積水。果能入海。田地果能涸出。有益民生。江海有無倒灌之處。逐一確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十月十一日。總漕等會勘得下河各州縣地方。歷被水災。歲無寧土者。皆由上源受水之處甚多。而洩水入海之處甚少。兼之各邑通水故道。俱多淤澱。以致泛濫橫溢。成此積水之患也。今欲救此巨災。舍開浚故道。多分水勢之法。別無善策。是以前疏內。議修芒稻河者。欲分高郵。邵伯兩湖之水入江。使不至下河也。議挑曹家灣湯家絆七節橋者。係開通高郵。邵伯兩湖淤塞之水路。使通芒稻河以下江也。議挑車兒埠之溇子河者。欲使泰州所受之水。由苦水洋入海也。議挑澗河者。欲分運河之水。流入澗河。由射陽湖下海。使不至高郵也。議挑海陵溪者。欲使高郵所受之水。通岡門下海也。議挑車路。白塗。海溝三河。欲使興化所受之水。由丁溪。草堰。白駒入海也。議挑蝦鬚二溝。夏梁河。并朦隴西首淤塞之射陽湖者。欲使高寶與秦鹽山等處之水。俱由廟灣下海。此海口爲下河最窪最寬之地。洩各處上流之水。尤爲宣暢也。今臣等逐一細加覆勘。與前無異。毋容更議。唯是九卿會議所云。江海有無倒灌之處。臣等細察各處海口。以及江口。皆係歷來洩水之舊跡。而臣等所議挑建諸工。皆內地淤阻之河道。照舊開通。使水得達於口。瀉之江海。並非新開江海之口。自無倒灌之虞。至於會議所云。或係海口高阜。內河低窪。以致積水不能出海。如照此挑浚。下河積水。果能入海。田地果能涸出。有

益民生等語。臣等閱歷形勢。海口較之內河。終屬低窪。見在洩水。而目今水勢。尙在汪洋。民間被淹田地。多未涸出者。皆由諸河水道澱塞不通之故。若使前議挑浚之工一舉。水得循其故道。自必下流歸海。田地自當涸出。實爲大有益於民生。十一月初七日。該部議覆。奉旨。挑下河事。關係民生。朕軫念民生。先經交與凱音布、孫在豐、于成龍、王新命等挑過。伊等已俱挑完。大有益於民生等因。具題。檔案俱在部可查。人俱在可問。今看來。俱徒糜費錢糧。並無水涸田出有益於民之處。今桑格等又稱。應行挑浚具題。九卿不問。明先經挑過之人。不查檔案。卽議準行。如果此番挑浚。果能水涸田出有益於民生。朕不惜錢糧。卽發庫銀興工。捐納事例。斷不可行。見在山西捐納銀米事例。尙未明白。桑格等如果將下河照伊等所題挑濬。卽能水涸田出有益於民。將伊本身家產。出具保結。卽準挑浚。此事。監察御史吳甫生亦經條奏。將吳甫生條奏事宜。一并發還九卿。問明先經挑過之人。閱查檔案。確議具奏。二十六日。九卿議覆。奉旨。朕於南巡詳閱黃、運兩河形勢。凡疏濬修築事宜。俱面爲指示。河道總督于成龍等。令其遵行。已有旨了。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二日。上諭戶部。朕君臨天下。期於黎民樂業。各獲其所。凡興利除害之事。靡不舉行。蠲免賑濟之恩。靡不下逮。比年以來。因淮揚所屬地方。疊罹水患。業已歲蠲頻賦。調卹頻施。又動支數百萬帑金。責令在河諸臣。於應挑應築之處。酌量修理。務使氾濫之水。匯歸入海。被淹之廬舍田畝。盡皆涸出。用底幹寧。乃錢糧竟爾虛費。卒不能使積潦有歸。田廬未涸。民生未遂。朕聞之。惻然軫

懷。值茲四方無事之時。欲將一切修舉事宜。詳閱指示。用是躬親臨幸。沿途審視黃河水勢。咨訪地方父老。比至歸仁隄。高家堰。量度地形高下。應挑應築之處。已經一一明示河臣。惟是被淹地方。米價翔湧。生計維艱。朕目擊民依。深用廛念。著將漕糧截留十萬石。於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山陽、江都受災七州縣。各留一萬石。悉較時價減發糶。餘米三萬石。著於邳州留八千石。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四縣。各留五千五百石。亦照時價減糶。此各州縣發糶之米。著就近交與漕運總督。邳州著遣司官一員前往監視。再截留米十萬石。於揚州、淮安各收貯五萬石。這應留漕糧。不論何處米石。著就近截留。爾部卽遵諭行。特諭。

初三日。聖駕看閱黃河隄岸。傳上諭。王公隄甚屬險要。務須加幫高寬。修築堅固。初六日。奉上諭。隄河道總督于成龍。朕初五日自淮安起行。沿途細閱河隄。除河底已高。東邊甚窪。毋庸置議外。朕所駐蹕界首鎮前湖邊。用水平測算。河水比湖水高五尺八寸。揆此湖水似不能越此隄。而入運河。前往高郵。未知若何。但當湖之石隄。雖被水汕壞。朕公同細閱。被人搬去損壞之處。亦復不少。此固屬要工。修築亦不甚難。爾差賢員作速查驗。應卽僱工修築。嗣後查閱工程。有應修築之處。照此頒旨。特諭。十一日。歲貢馬泰轉傳上諭。朕自淮安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岸。修築堅固。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亦應修築堅固。有月隄之處。照舊存留。有應修隄岸。仍照舊隄修築堅固。至於邵伯地方。因無當湖隄岸。而河湖合而爲一矣。不必修築。

隄岸聽其流行。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留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處，責令挑深。如此條治，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既不歸下河，下河不必挑修。爾馬泰速行前去，將朕旨轉傳于成龍，令其具本啓奏。四月初二日，總河于成龍等奉上諭：山東采辦河工，應用石塊，爾卽行文總河于成龍，作速預運沿河兩岸。俟回空糧船至日，帶赴河工應用。二十二日，河道總督于成龍等奉上諭：著將運河東岸隄工，凡有石工殘缺者，仍補修石工。其土工隄內有水之處，下埽幫築，減水壩俱堵塞堅固，用心防護。越壩更屬緊要，亦著加幫防護。淮安府涇、澗兩河，必須挑浚深通，毋任淤墊。又奉上諭：如有漫頂隄內積水之處，卽釘排椿幫築，減水各壩俱著堵塞堅固。隄防要緊，凡有懶惰河官，不留心防範者，輕則卽行懲處，重則處後斥逐，切不可姑容從事，致誤河工。又奉上諭：人字河若有窄狹處，可以相機挑挖。凡有需水舊口，修砌涵洞，令民灌田。隄岸單薄處，亦酌量加幫。二十四日，總河于成龍等奉上諭：這運河東岸再加高寬，再不必開減水壩。其涵洞與金灣滾壩，舊有河身，民間用水灌田，仍照例開放。減水壩著河官堵塞堅固，用心防守要緊。至新加隄岸，亦著爾帶來官員內選擇，或五十丈，或六十丈，責令加意防守。西隄土石各工，亦上緊償修。高家堰亦速速修完。下河田地，不過一二年可以見出。又奉上諭：東岸有一段隄工，修得甚好，朕已給箭一枝，執箭說與爾知。此等官若不獎勵，何以服衆。二十八日，奉上諭：于成龍、爾回去卽看歸仁隄、高家堰、清口，甚屬緊要。徐廷璽著往

揚州去。往回查勘永安各石土并東西岸各工。與堵塞減水壩。要緊。將京中帶來各官。每員或五十丈。六十丈。逐名交給。用心防守。毋得疎虞。五月初一。初二等日。陡起西風。將高郵城北陸漫閘西隄一帶土工打通。以致東隄新工。浪汕殘缺。至護城通湖各口東隄。亦被浪汕坍塌。又城南車邏鎮起。至江都露筋止。以及三溝閘至邵伯鎮止。原無西隄。其東隄新土。浪汕入裏二三四五尺不等。蕪城墩迤南一帶東隄未完之處。俱皆漫水。以上並河防志。

是月十二日。河撫李題爲豫省漕糧等事一疏。奉旨。該部議奏。部臣等查得河南巡撫李疏稱。河南省漕糧。原在衛河交兌。後改小灘。經臣視漕。由衛登舟查勘。河流寬深。從不淺澀。以臣目擊親訪。最確最真。惟是河南漕糧。每歲起運二十三萬餘石。承辦各官。擁集於隔屬小灘一隅。數多期迫。因而囤戶商牙。百般勒措。抬價騰貴。且豫省產米本多。今槩赴外省辦運。而本地之米。反致壅塞。衛河夙爲行漕故道。距小灘雖有五百餘里。而漕艘赴衛裝運。係空船而上。受載開幫。係順水而下。輓運易於爲力。且三十五六兩年。漕糧在衛兌運。並無阻滯貽誤。若就近小灘兌運。官民均有未便。今旗丁盤剝銀兩。俱已支給。有何苦累。仍復衛輝兌運。豫省官民。更永沐皇仁浩蕩矣。部議應如該撫所題。仍復衛輝府水次。毋致阻滯兌運。奉旨依議。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是月二十九日。總河于成龍等。看得湖河水勢。唯揚屬長發隄工危險情形。協理河臣徐廷璽。專駐督催。

原派人員并臣于成龍續委各員辦料募夫協力防護緣由業經臣等題報在案今據淮揚道薛晉詳稱高江境內湖河水長六尺餘寸值今五月以來每日長水寸餘不等尙未平定西岸土隄多被風浪打通東隄新築未完之處俱皆過水臣等隨行令該道親勘督防外唯是揚屬運河減壩原與高堰唐埂徐壩相爲表裏蓋淮居上源而揚居下流所以兩處開壩定例同時啓閉前因揚屬各閘壩奉旨盡閉而唐埂等處各壩未便全堵所以揚屬之水有長無落臣等再三籌畫若高堰小黃莊迤南一帶石工工程盡行償修一律完竣即將唐埂等壩亦俱閉塞竭力防守或可免無他虞揚屬水勢自可消落但目今高堰各工因錢糧不繼尙多未完若令各壩全閉不但徐壩汛內受危卽高堰高梁澗小黃莊等處亦爲可虞倘有疎失所關眞匪渺小是以準令暫開二壩實閉四壩在案至揚屬東隄雖至危急尙有金灣等壩爲之宣洩卽邵伯迤南東隄漫水俱歸入江與下河無礙又查東隄危險漫水處所亟應簽釘排椿行據委員估計前來臣徐廷璽見在親督各員照估修築務期速竣以資保固伏秋外所有揚屬水勢情形并見今修防緣由臣等具疏題報部議覆奉旨依議速行今年運河滾水壩旣經堵塞水勢洪大勢所必然該督著遵前旨不時謹慎防備務使隄岸堅固六月十八日桑格轉傳上諭運河黃河關係甚要今值夏季水漲之時應挑選賢能官員各處分守于成龍係有年之人來往巡查恐其不能現隨于成龍効力官員甚多將此內賢能大臣官員令于成龍酌量揀選幾員具題將高堰隄工運河隄工湖隄引河黃河危險

之處俱照徐廷璽一樣將各處分給在工所住。遇雨水之時不時巡查看守。著差出工部賢能善跑章京一員。明日卽行速去。交與于成龍。並將水勢情形看明回來。本日尙書薩穆哈侍郎羅察差去員外郎費揚古具奏奉旨好著前去。閏七月十一日總河于成龍等疏稱羅溝河卽名羅口。發源東省雲蒙諸山。各澗匯流而成。沂河由沂郟而入郟境。水從羅口分流。出徐塘口而入運河。其正河至隅頭集。經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瀰漫兩岸。淹沒田廬。沂河兩岸應築隄一萬八千一百八十丈。羅口寬八十丈。應建閘座。以資啓閉。則邳州兩岸之民可免沂河漲漫之患。而此水之由羅口分汛者。仍入運河以濟運。誠爲兩利無害等因。部議具題。奉旨依議。河防志

是年八月內總河于成龍等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具題將清江大閘加高四層。又將大閘北岸下雁翅倒卸十丈。並越河閘東雁翅酥碎磚工十二丈。一併改砌石工。又將板閘關口埽工一百二十丈。改建石工。又將盤糧廳前埽工五十五丈。淮城西門外護城椿埽隄工三百六十丈。改建石工。又估挑澗河。自興文閘起。至劉均溝止。長一萬四千零三十二丈八尺。并涇河自閘下起。至射陽湖邊止。長八千二百五十丈。頭石工。頭磚工。長三十丈。中石工。長一百五十七丈。頭石工。尾磚工。長一百三十一丈二尺。石工。磚工。長一百五十八丈。磚工。仍修砌磚工。石工。加高二層。裏河廳冊

是年九月初八日總河于成龍題奏竊照南運河乃糧船經由要津。又居下河七邑上游。更兼高堰六壩

減出之水。盡由草字河。歷寶應。高郵諸河。而入於此。水勢浩大。河窄難容。是以前河臣靳輔。在於高郵南。北建設大小減水壩五座。題明開放定例。頻年以來。依期開放。雖隄岸保固無虞。而下河諸邑均受其惠。今春恭遇聖駕南巡。軫念下河災黎。諭令臣等大修隄岸。堅閉減壩。下河麥禾。幸得收穫。一遇伏汛水發。盈隄溢岸。以致高郵九里。邵伯更樓。閩家涵洞。皆被漫缺。臣等於特疏題明等事案內。酌開壩兩座。上下隄岸方得保全。總緣高郵河身與山陽寶應河身相等。驟受高寶諸湖滔天之水。開壩則有害於民田。閉壩則有傷於隄岸。欲其隄岸民田兩相保固。難矣。臣等往來查勘。再四思維。唯將洩水減壩。俱改爲滾水石壩。水長聽其自漫。而保隄工水小。聽其涵蓄。以濟運道。較之開壩水盡東流。閉壩徒費錢糧者。相去不啻什伯也。臣等身膺督河重任。敢不殫心竭慮。仰副睿懷。倘蒙俞允改建。則運道民生。均有裨益。九卿詹事科道議覆。奉旨依議。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題奏。邵伯更樓。高郵九里等處漫決。例應經管防守。并承修各官賠修。但需料浩繁。若令賠修。恐各官綿力。一時不能設措。難以驟告成功。又致有悞重運。所關非小。臣今再三籌畫。莫若先借動帑銀。刻期堵築。勒限告竣。俟工完之日。容臣核實。照數追補還項。不過先後轉移之間。而工可速竣。帑仍有著也。臣再有請者。除高郵九里缺口一工。先行責令該管各官賠修堵築外。其邵伯更樓決口一工。隄下原係舊有涵洞。隄內原有河形。在平日隄工完整。每歲水發之時。西岸一片汪洋。東岸淹沒。甚屬危險。是以今歲水漲。以致漫缺。卽堵築完固。恐難保守。今臣等親詣

斟酌估計工料。若興工堵塞。需銀甚多。不若就此決口之下。將舊引河疏挑寬深。在於河東築做土隄。束水南下入江。可洩運河驟漲之水。以固東西兩岸隄根。較之諸決。爲費甚省。不特無礙運行。且將來水發。可免漫漲之虞。而邵伯一鎮居民。永爲樂土矣。總河于成龍等覆題。除酌改運口。已經欽差侍郎常綬。會勘議覆請旨。在案。所有邵伯更樓河道。乃行運要津。今夏被水衝決。見今水深四丈。難以堵塞。且費帑甚多。經臣于成龍具奏。將決口之下。舊引河疏挑寬深。河東築隄。束水入江。部議應如所奏。令其挑築等因。奉旨準行。在案。行據護理淮揚道裏河同知常維楨詳稱。督同該廳等親勘。決口迤東。被水衝久。河底太深。難以越過。即使水內築隄。工程亦難驟起。況新運在卽。若不急議堵塞。恐洩水太過。有礙運道。今議將決口西岸。繞挑月河。築隄并打攔河壩。使水由月河改行。而見在之決口。日後自必掛口。另議堵築。不特省費。亦可以濟目下運道之急。共估用料物。土方。夫匠等銀四萬三千兩零。俱係實工實料。委無浮冒。經臣徐廷璽親勘核明無異。當經發帑委員照估僱挑。俟工完報銷。既據該道詳估前來。除原冊送部查核外。理合具疏題估部議。奉旨依議。

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總漕桑格題爲題明事。三月十五日奉旨。這邵伯更樓決口。自去歲奏報後。屢據奏稱僱工修築。乃迄今尙未報完。以致漕艘十有餘隻。漂沒擊碎。其阻滯江干及瓜揚一帶地方不能前進者甚多。遲悞漕運。關係重大。在工官員。所司何事。怠緩延玩。殊爲可惡。著嚴加議處。具奏。仍著該督設法倍料兼工堵築。刻期報完。勿致再誤。邵伯更樓。係船隻往來要地。已經衝決。十箇月有餘。船隻阻滯不能前進之處。桑格並不題報。至于成龍故後始行具題。不合。著一并察議具奏。該部知道。三月初九日。侍郎常綬口奏。皇上指示黃河挑引河。打挑水壩。于高堰管工大內。交給某人修築之處。恭請欽點。奉旨著差出董訥。范承勳承修。令他們二人於捐修人內。將捐銀多者。揀選十人。帶領修造。爾等將邵伯決口。月河。芒稻河。人字河。亦俱著奏。或堵塞黃水入湖之清口。或閉塞清江閘之處。會同徐廷璽議。此係河官專責。如已定。卽交徐廷璽修造。爾等俱馳驛前去。十四日。河道總督臣張鵬翮。恭聆天語。朕親書河工事宜二條。差筆帖式馬泰。交與于成龍。你到衙門查看。就知河工流弊。早已知有今日。豈至今日而始言也。臣鵬翮到清江浦。詢筆帖式馬泰。檢出御書上諭一條。由清字譯出。係康熙

三十八年七月初三日。上諭。諭河道總督于成龍。畫河圖去的董殿邦等。于七月初三日到來。問你身上好麼。伊說你臉色甚瘦。如今你身上好了麼。飲食如何。再細觀河圖內要緊應修兩處。今特諭在南方面。諭你將人字河、芒稻河緊急挑挖等諭。聞得至今未曾動工。若真未動工。大有所失。似此遲悞。不但運河東隄難保。關係民生最重。如今若不緊緊挑寬五六十丈。使不得爲此。又傳諭爾等。又一件事。看得河圖內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毛城舖以下等口。俱未堵塞。將便民閘等口堵塞。毛城舖等口所出之水。將歸何處。必定散漫各處。民大受害。此處關係緊要。宜速籌一策。這二事外。各處工程修至何等光景。將水勢情形緊急奏聞。爲此特諭。又一件。據馬泰回稱。御書上諭已繳。有錄出原稿。係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七日。欽奉上諭。初六日到清水潭。九里等處測量水平。看得河水與湖水相高二尺三寸九分。這一帶隔河石隄。關係緊要。宜當速造。朕在此處步行看工。未見一個做工之員。著查明參處。至高郵等處。河水向湖而流。河水似高一尺。乘黃水未深通之前。這些處隄工。雖一丈不可忽略。不可不急速僱做。爲此特諭。十七日。河道總督臣張鵬翮。面奉聖訓。引湖水使之由人字河、芒稻河入江。朕所見最真。爾必須要行。

以上並河防志。

是年三月內。上諭特遣侍郎常綬等至清口。指示方略。將裴家場引河再加挑挖寬深。清口築攔黃壩。漕船過完堵閉。回空之時開壩。過完仍行堵閉。總河張鵬翮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委原任布政司王毓賢

等。加挑裴家場引河。長一千七百六十丈。並築攔黃埽壩。于本年秋汛工完。堵禦黃水不出。便於放引河水入裏河。至八月回空糧船南下開壩。裏河廳册。

是年四月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奏。我皇上明見萬里。洞晰河勢。指示周詳。仁愛之心。無所不用其極。臣將所閱形勢。縷晰陳之一。人字河宜挑濬深闊也。自金灣閘至孔家渡。爲河之脈絡。見今狹窄。宜開廣闊。自此至芒稻山。河分兩派。又名芒稻河。此處水口兩岸亦狹。又有土嶺二處。前河臣尙未挖完。目今湖水方盛。宜洩宜急。應多募人夫。尅期盡行挖去。使其暢流。水口下有芒稻閘。年久塌壞。磯心頗高。宜挖深另修。因時啓閉。以防江潮。一鳳皇橋引河之宜再挑也。此河經前河臣新挑。因未挑深。從橋口至胡家樓。河水絕流。竟成平地。宜加挑深通。引水從三家莊入運鹽河。匯入芒稻河。一雙橋灣頭二河之宜挑深也。此二河見今水流。同入芒稻河。但河底亦有淺處。應俟冬時挑濬深通。其灣頭閘座雁翅塌陷。宜及時修砌。此三處之水。俱相繼會入芒稻河。流十八里入江。臣觀江口寬闊。河底深通。兩岸居民。二麥成熟。不慮水患。此江都金灣以下。至仙女廟之形勢也。唯高郵自擋軍樓起。至東西灣止。因高堰。洪湖之水。滔滔東下。西隄淹沒。漫入運河。東隄一望汪洋。水由城南大壩而出。洶湧泛溢。當伏秋水漲。恐東隄單薄。難以捍禦。致有不虞。宜將見閉三壩。相機酌開。以保城池隄岸。俟秋盡水落。修築隄岸堅固之後。再行閉塞。因係緊要工程。挑濬宜急。臣一面委官動帑興工。一面估計。另疏具題。理合題明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題奉

旨。依議速行。鳳皇橋起。至裏河王家莊止。工長一千四百五十四丈六尺。又灣頭入裏河王家莊引河口。攔河南壩一道。長一十四丈三尺。共估挑河築壩土方工料銀二萬四百六十二兩。又芒稻河西土嶺長八十丈三尺。東土嶺長八十九丈。又東土山下口挑紋簷一段。長十丈。又金灣兩下自李家渡遊南起。由孔家渡至新橋止。工長二千二百九十三丈。共估土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以上共估土方銀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五兩。內節省銀一千五百二十六兩。

五月初六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奉。上諭。員外郎拖克拖和中書張古禮。著馳驛前往河道總督張鵬翮處。將修過河工情形閱看。伊等無有專責。將工程令河道總督張鵬翮明白繕寫摺子。交與伊等帶來啓奏。總河張鵬翮摺奏。黃淮各條。分入本水。一、運河之宜挑深也。自清河縣運口至高郵州界首一帶裏河。頻年

黃水入運。淤墊從未挑浚。前河臣每以加高爲事。以致河身日高。一遇水漲。往往潰決堪虞。訪之輿論。宜加挑浚深通。卽取河底之泥。以加隄身。庶爲有益。臣前已面奏。奉旨俞允。欽遵在案。俟今冬糧船過盡。卽煞壩挑浚。一切進貢差使。暫由陸行。一、高寶江都一帶西岸土石隄宜修也。今洪澤湖水東下。水勢方大。西隄盡淹。河湖一片。俟冬時水落。估計興修。一、高郵城南之石壩宜修也。今高郵湖水洶湧。經由城南壩上而出。以勢漸遠。不能盡入人字河而洩。宜于秋盡水落。照前河臣所估。將五壩改爲四滾水壩。辦料興修。於壩下相度形勢。開引河。使水有去路。一、新改中河隄岸宜修也。兩岸隄工。單薄不堪。水漲可虞。臣查新築隄長一萬七百五十八丈。候選州同馬勳等三百五十員。領帑承修。內頂衝刷灣處。估釘排椿二千八百三十四丈。桃源縣知縣王珩等十八員。領帑承修。迄今並未完工。除敕令各官。上緊照估修築。勒限完固。如再違抗。另疏查參追劾。仍治以誤工之罪。臣看新挑中河窄狹。不如舊中河寬深。足以容

水。俟糧船過完。於深秋水涸之時。臣再率河官復加查勘。若舊中河可以修築。仍由舊中河行運。如果不能築隄。再將新中河審度形勢。另疏奏聞。又摺奏。黃淮各入本水。一、運口修築攔黃壩。准有部文。動帑興

工。今先築兩岸土壩。俟糧船過完。再堵運口。使黃水歸海。引清水入運河。一、邵伯更樓決口。已經修壩堵塞完工。糧船通行無阻。居民亦鮮水患。其舊缺口。雖不堵築。亦屬無碍。且河工需用錢糧浩繁之際。似可暫緩。一、高郵護城隄工。關係緊要。經臣題明興修在案。今正在修築。尅期告竣。以資捍禦。一、嵇家閘缺口。今正在堵築未完。但湖水方盛。邵伯南壩已堵。若將此口堵塞。無處洩水。東岸隄工可虞。應暫留此口洩水。以保隄工。經臣題明在案。俟秋盡建閘。以資宣洩。一、人字河。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關係要緊。經臣題明挑濬在案。今正在上緊挑挖。務期寬深速完。以資宣洩。其芒稻閘。俟秋盡水落。方可修建。一、鳳皇橋引河。引湖水由芒稻河入江。前因挑挖不深。河心又係高岡。以致水不能流。經臣題明挑挖深通在案。今正在上緊挑挖。使深。務期速竣。引水暢流。一、劉老澗遙隄。造石減水壩。內建礮心八座。係會勘案內候選知縣佟世燕等領帑承修之工。壩牆礮心俱完。尙有底石。正在鋪砌未完。飭其作速砌完。壩下挑引河一道。宣洩中河異漲之水。自鮑家莊至般家口入漣河下海。馮佑領帑挑浚。總未挑完。飭其作速挑濬竣工。如不竣工。另疏題參。一、九里決口。坐落高郵州九里地方。已經堵塞完工。一、清河北岸子隄缺口。坐落清河縣中河北岸。已經堵塞完工。謹將見修工程。繕寫摺子具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初

十日。總河張鵬翮題。臣奉命視河。三月十九日。到通州看石壩。因其單薄沙築。水長可虞。交與分司臣王作舟加謹保固。四月初二日。自濟寧上任後。乘舟南下。山東一帶運河隄岸閘座。俱皆完固。河道並無淺阻。其北直挑淺。夫銀兩。與倉場相近者。交與總督。與巡撫相近者。交與該撫。各就便清查。初五日。由新改中河。閱兩岸隄工。單薄不堪。詢之河官。僉云。隄工例係隄外臨河坦坡。隄內平地陡坡。蓋以坦坡可禦風浪之故。今新改中河。將北岸子隄改為南岸子隄。且兩岸狹窄。不能容水。其清河子隄。地居下流。兩岸皆水。況係虛鬆沙土。難抵風浪內外衝激。甚屬危險。飭行原修各官。將單薄虛鬆及殘缺塌卸者。加幫高厚。夯礮堅實。一律完竣。如有違抗。另疏查參。初六。初七等日。由清江浦至淮安。寶應。高郵。江都等處。查看土隄及排樁工程。俱有塌卸殘缺。卑矮單薄不堪之處。其西隄自江都縣東西灣起。至高郵擋軍樓止。被湖水淹沒。一望汪洋。其永安界首等處石隄。修砌十不及一二。見在嚴飭經手各官。上緊修築堅固。速行竣工。如有抗違。另疏查參。稽家閘決口。尙未堵塞。查原係減壩。邵伯南壩既堵。應留此口宣洩。以保隄工。各條分入本水。至于挑人字。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開張福口引河。以濟運道。均屬緊急工程。臣已經一面動帑興具疏奏明在案。其餘工程。有應挑應疏之處。容臣逐一確估。次第入告。所有微臣勘過河工情形。理合具疏題報。奉旨該部知道。七月二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臣到任後。檢查舊案。行據員外王登魁等詳稱。沂河水勢。原有七分入盧口。由官河出徐塘口等處。流入中河。南下濟運。有三分由沂河流入壩頭集。

歸宿邑駱馬湖。從西寧橋引河。經桃源、沭陽、安東入海。此向來兩分之水勢也。近來如遇水發。宿邑民田。尙且受災。若將盧口一帶建閘攔截。恐水多由宿境歸於駱馬湖。未免湖水泛溢。關係宿遷、桃源、安東、沭陽之田舍。不無顧此失彼之慮。相應備敘原委。具覆到臣。臣隨於七月初八日。自清江浦起行。初十日至貓兒窩。率同宿虹同知鄧之琮、邳州知州佟國珪等。至盧口。查看沂水至此分爲二派。一由正河東。流入駱馬湖。一直趨盧口。東南流出徐塘口入運河。盧口面寬八十餘丈。水勢急溜。河底積沙。詢據邳州居民戴題名等供稱。自順治十六年衝開此口。水大之年。被其淹沒。須築隄閉塞。方免水患。問據盧口東岸宿遷縣居民戴天祥等供稱。若堵塞盧口。則盧沂河東岸全被淹沒等語。此二處之民。各執偏見。以利於此者。又不利於彼也。該臣看得邳州民劉三靈等。將盧口受患情形叩闕一案。先經前河臣于成龍等疏稱。沂河兩岸築隄。盧口建閘。可免漲漫之患。部議令河臣親身前往確看具題等因。奉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臣委官踏看。據稱若將盧口一帶建閘築壩。恐水多歸駱馬湖。未免湖水泛溢。關係宿桃安沭之田舍。是有顧此失彼之慮等語。臣復率廳州等官。親往盧口查看。沂河水勢。直趨盧口。面寬溜急。且係沙底。不便建閘。應於盧口河兩傍隄岸殘缺之處。修補一律。束水流入徐塘口。既可濟運。又使民生得所矣。理合恭疏具題。部議覆。奉旨依議。同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科臣張睿條陳。將清河縣以下所有陶莊閘。開放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等語。部議將清河以下所有陶莊閘。開放挑濬出水。或將董安國所挑引。

河以下酌量挑挖建閘之處。親身詳看具題等因。臣率淮揚道王謙等及衆河官詳看得。若將中河改由陶莊閘而行。至董安國所挑引河尾入黃河。但清河縣地處窪下。面臨黃河。背坐清水。二水并漲。恐有漂沒之虞。必遷移縣治。又多繁費。且引河尾地亦窪下。恐黃水倒灌。雖建閘可禦。若糧船進口。行下水數里。水溜風猛。難以進口。且陶莊閘外黃河北岸。皆係坡灘。糧船至此。難以停泊。不若仍舊入運河。沿隄遡流而上。至陳家莊渡河。直進仲莊閘草壩。從無阻滯。應無庸更張者也。理合具題部議覆。奉旨依議。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阿、馬奇折本啓奏。奉旨見。今遣人往張鵬翮處。著將河水情形。各處工程修理若何。著明白開寫摺子。交與遣去筆帖式賈回啓奏。總河張鵬翮摺奏。查黃運中河伏汛水勢情形。臣於六月二十一日題報在案。七月初六初七兩晝夜大雨。秋汛水勢大長。臣於初八日乘舟前往邳州地方。看閱盧口。見山東諸湖水發。瀰漫而來。陡長丈餘。幸由貓兒窩運河流入駱馬湖。從竹絡壩出黃河。故運河隄工俱保平穩。中河水勢驟漲。將劉老澗上年原有洩水裹頭草壩漫開。水勢洩入壩下。兩岸虛鬆。子隄雖有水溝浪窩坍卸之處。亦皆幸獲平穩。高郵水勢雖大。由南關、柏家墩二處滾壩洩水。荷蒙我皇上指授方略。挑挖人字河、芒稻河深通。洩水暢流入江。高寶、江都一帶運河隄工。皆保平穩。黃淮二河分入本條。運口遵旨於七月初三日煞壩。初五日斷流。攔截黃水。不致內灌。張福口引河一道。挑挖工完。於七月初八日開放。裴家場引河一道。河身挖完。亦於七月初八日開放。二水暢流。入於運河。見今水深四五尺不等。俱今

題報在案。運河自清口至界首一帶，自放引河清水以來，止能衝去浮沙，其河底淤泥積墊年久，衝刷不動。臣擬於今冬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回空糧船過完，煞壩挑挖深通。六壩閉後，黃淮二水并流入運河，有所容納。伏祈敕下倉場侍郎及沿河撫鎮等官，嚴催回空糧船，務於十一月十五日以前，盡數過淮。庶不誤挑浚。其浙江等省，尾幫糧船，恐回空遲滯，河凍水阻，請敕下該撫將減存糧船動苦蓋銀兩修艚，照例冬兌冬開，庶漕務不致貽誤。高郵護城隄壩工一千六百五十丈，前經題明委令高郵州知州謝廷瑞等領帑修理，已經完工，足資捍禦。城池民生，兩有攸賴。邵伯更樓繞挑月河築壩工程，已於四月二十七日完工。前經題報在案。人字河、芒稻河，委張弼等已挑開寬深，引湖水暢流入江。鳳皇橋引河，因中段土岡堅硬，挑挖頗艱。見催委員王進楫等上緊挑深，刻期完工。陶莊引河，部臣范承勳等所擬七月內完工。因秋雨太大，河身受有積水。見在車戽挑完。駱馬湖、李經邦所修石閘，上寬下窄，不能下板。題明發帑委通判葉增英、宿遷縣知縣胡三俊，辦料改造。多在勒限竣工。劉老澗引河，係馮佑領帑承挑之工，屢催不行。挑挖見在查明侵帑數目，另疏參追。其引河估計發帑挑浚，改挑中河子隄未完分數，及水溝浪窩之處，勒令承修官馬勳等修築填補。其頂衝埽灣之處，責令承修官王珩等簽釘排椿。見在勒限嚴催修理。速竣。如再不完工，另疏查參。其高郵城南滾水壩、高寶江都一帶土石隄工、駱馬湖口竹絡壩，處處工程需帑興修。戶部所撥五十萬兩，委不敷用。見在分案估計，請撥錢糧辦料興修。此係各處修理之工程也。臣

謹具揭付筆帖式關住齋捧奏聞。九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先經臣具奏舊中河可以修隄。仍由舊中河行運。如不能築隄。將新中河審度形勢。另疏奏聞。九卿議覆。俟具題之日再議。等因。移咨到臣。臣率淮揚道王謙等。查勘得新中河必須全身挑挖。兩岸子隄。全行加幫。但所需錢糧頗繁。而河頭灣曲。糧船行走不順。且三義壩以上三十一里。河身狹淺。遇湖水大漲。恐不能容納。舊中河自河頭起。三十二里至三義壩。河甚寬深。但三義壩以下至仲莊閘二十五里。河身甚淺。南岸河水散漫。難築子隄。且距黃河岸甚近。今衆議在三義壩將舊中河築攔河隄一道。改入新中河。則舊中河之上段。與新中河之下段。合爲一河。糧船可以通行無滯。至中河應挑應築之處。關係運道緊要工程。一面發帑委官。作速興修。一面確估造冊。另疏具題外。理合先行題明。奉旨。前于成龍奏稱。將中河改移。朕屢經諭其恐有未便。今張鵬翮所奏中河事宜甚當。著照所奏行。該部知道。清河縣改挑中河。熱壩修隄。簽釘排樁等工。實用銀二萬四千餘兩。節省銀四千二百餘兩。桃源縣中河熱壩挑河。幫築北岸隄工。簽釘排樁。及宿遷駱馬湖閉壩等工。實用工料土方銀一萬四千餘兩。節省銀二千四百餘兩。共實用銀三萬八千餘兩。節省銀六千七百餘兩。十月十一日。總河張鵬翮題。案

准部咨。會議得河道總督張鵬翮疏稱。駱馬湖水由舊中河進石閘。入黃河。助黃刷沙。如遇黃水大漲。恐其倒灌。則閉閘以禦之。此閘係原任知州李經邦承修。因金門下窄上寬。不能下板到底。應飭令李經邦改修金門合式。挑挖引河深通。然後議堵中河。引水入黃等語。應如所奏。一面興工。一面將需用銀兩估確具題。奉旨。依議速行。部咨到臣。行據該道廳詳稱。李經邦係正藍旗人。並未來工。查此閘係緊要。難容

遲緩。照例動帑委官。如式拆修。所有應用錢糧。行據淮徐道詳估銀七千九百餘兩。造冊前來。除原冊送部查覈外。此係李經邦應賠之項。仰祈敕部行令該旂都統。於李經邦名下。照追還項。理合具題部議。准覆奉旨依議。二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看得高郵城南減水五壩。原任河臣于成龍題改滾壩四座。臣親往查勘。見高郵湖水洶湧。經由城南壩上而出。以勢漸遠。不能匯入人字河而洩。宜于秋盡水落。照前河臣所估。將五壩改爲四滾水壩。於壩下開引河。使水有去路。不致旁洩。經臣于應修二疏內奏明。九卿議覆。應如所奏等因。奉旨依議。速行。今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估。南關大壩迤南遷建大滾壩一座。仍長六十六丈。估銀二萬三千餘兩。車邏壩迤南遷建大滾壩一座。長六十四丈。估銀二萬二千餘兩。實堵南關並柏家墩二大壩。共估埽料土方銀一萬五千餘兩。並無浮冒。臣親勘覆覈無異。具疏題估。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

堵南關柏家墩二舊壩。原估銀一萬五千餘兩。高堰六壩久堵。揚屬水勢銷落。改估止需料物土方銀三千三百餘兩。較前估節省銀一萬二千餘兩。四十一年閏六月二十八日題銷。

又二

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清河運口至高郵州界首一帶裏河。頻年黃水內灌。運河淤墊。久未挑浚。以致河身日高。宜加挑浚深通。俟今冬糧船過盡。卽煞壩挑浚。一切進貢差使。暫由陸行。已經奏明。九卿議覆。應如所奏等因。奉旨依議。速行。又於欽奉上諭事案內具奏。擬於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回空糧船過完煞壩。將運河挑挖深通。在案。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自張福口起。歷清河、山陽、寶應三縣。至高郵界首止。應挑工段。共長三萬一千一百七十九丈二尺。共計土二百零三萬六千六十四方。連運遠土。

並築攔河隄壩。共估土方工料銀二十二萬六千六百四十八兩零。造冊詳估前來。臣覆核無異。委官照所管工段承挑監工。除原冊送部查覈外。相應具疏題估。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十一月初九日。刑科掌印給事中陳詵題。竊惟黃淮爲患。匪伊朝夕。皇上神明獨運。睿照所及。洞達無遺。已將兩河情形。熟悉區畫。特簡張鵬翮總理河道。面受方略。殫心奉行。又遣大臣督修高堰。天心眷答。河伯效靈。今年伏汛。水勢消落。較往年十之三四。竚見安瀾。就下立慶平成矣。乃皇上睿慮周詳。猶恐淮黃交漲。或致危險。此誠至聖至明。事所或有。誠不可不早爲計及者也。臣思黃河之工。規模已經大定。不過實心修築。自可告成。唯是罅隙之處。尙宜早補。罅隙旣修。則一定之規。垂之萬世。永遠無弊。蓋黃河之患。最懼旁洩。不可兩行。卽兩岸清水。亦不可分洩。清水不洩。則助黃刷沙。水落之時。日夜滔滔。長流入河。若異漲之際。河流亦有倒灌之時。然六七天後。異漲卽平。淤沙未堅。清水仍出。沙隨水流。隨流隨去。此南北兩岸。所以必築隄以障湖。障湖以敵黃也。自南之歸仁隄潰。而胡家溝之口塞矣。高堰潰而清口塞矣。北之禹王臺洩水。而駱馬湖之董口塞矣。其塞者。非黃水之能塞清。而清水之自不能出也。黃水塞清。不過一時之泛漲。清不能出。則旁分流弱。黃水隨清而入。一往不返。淤沙愈積愈老。河身反高於湖矣。今皇上命張鵬翮修歸仁隄。開胡家溝。以出灘湖之水。命大臣幫高堰。以出洪澤湖之水。此真一定不易之經。乃猶有罅隙當塞者。則莫如復天妃閘。以防淮水入運。閉中河。以導東水入河。蓋高堰旣築。淮水必高。若黃漲不能復出。則必

擇空地而行。舊天妃閘。離淮黃交會之處二百餘丈。原用閘板閉斷。自天妃閘至清江浦。共有五閘。重運到時。遞互啓閉。重運一過。卽行鎖斷。官民船隻。俱用車盤。是以淮之全力。俱注於黃。其引入運河者。不過暫時資其濟運耳。自廢天妃閘。移七里閘。改革壩。無復閘板啓閉。則淮黃相距之中。復有運河以爲尾閘。桃伏兩汛。黃障其北。堰障其東。無所分洩。勢必盡趨運河。運河淺澀。迫近淮城。萬一潰決。清江浦居民可危。誠有如聖慮所及者。故臣以爲必復天妃閘以塞其罅。然後淮水可出而清口可通也。至中河之意。亦復相同。借其通漕。可以避黃河之險。任其分洩。亦復生倒灌之虞。近年黃水灌入中河。至于嚙隄淺涸。皆復由此。今張鵬翮遵奉俞旨。亦已煞中河頭壩。引湖水從石閘出黃矣。臣愚以爲宜倣天妃閘舊制之意。於新舊兩河中。酌量遠近。多建閘座。重運來時。節級啓閉。重運過後。官民船隻。或車盤。或走黃河。勿令常行開通。使清水但資送運。一應減水壩。盡行堵塞。令其俱入黃河。不唯宿遷以下。河流廣深。抑且仲莊閘出口之水。不致逼溜使南。而清口亦易開通。此不過一二補苴。而大工可以告成。永遠可以遵守矣。奉旨。這事情應否可行。著總河張鵬翮速議具奏。該部知道。十二月十八日。總河張鵬翮題。該臣看得科臣陳誥疏稱。自天妃閘至淮安。共有五閘。必復天妃閘以塞其罅。然後淮水可出等語。臣按南河誌。平江伯陳瑄建通濟新莊。福興。清江。板閘等五閘。遞相啓閉。以防黃河之淤。又慮水發湍急。難於啓閉。築壩以遏水衝。每歲至六月初旬。糧艘過盡。伏水將發。卽於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

盤壩出入。至九月初旬開壩。今天妃福輿板閘久廢。新莊閘亦以無用棄之。唯存龍汪閘一座。金門參差不能下板。但古今異宜。不能盡復五閘。臣相度地勢。博訪輿論。公議酌復天妃閘一座。以防黃水內灌。將見存之龍汪閘。寶應閘。拆修金門下板。設遇水涸。遞相啓閉。蓄水濟運。但目前運河淤墊。正在挑挖。俟清水衝刷淤沙使盡。河底之尺寸既定。方可安建閘基。將修閘事宜。另疏題請。又科臣陳詵疏稱。新舊兩中河多建閘座。重運來時。節級啓閉。重運過後。勿令常開等語。查中河頭每年糧船過後。卽行斂壩。引湖水由石閘出黃。新運到時。又行啓壩。需費錢糧。不若於中河頭及中河尾各建石閘一座。以時啓閉。節宣水勢。於新中河孫家集以上。修石閘一座。如遇水大。洩入鹽河。以殺水勢。其修閘需用錢糧。另疏估計具題。以上運中兩河。科臣題請建閘之處。乃河工告成善後之計。事屬可行。臣謹具疏題覆。部議覆准。具題奉旨依議速行。

中河頭建造石閘一座。井上下築壩。及挑月河。建草壩。共該工料銀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零。中河尾一座。共該工料銀九千一百一十九兩零。三共銀六萬七千六百四十二兩零。天妃閘舊基閘塘年久深窪。屏水難乾。故椿碎石。有礙下椿鋪底。議於運口頭草壩迤北建造大石閘一座。拆新莊閘石料添用。以節省錢糧。又東西各築綽隄一道。卽以挑引河之土築隄。再於閘座上下穿開舊隄處所。各建草壩一座。以固隄束水。共估工料銀二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寶應南弘濟大閘。建造年久。閘底開牆。向被水衝壞。今議從新估建石閘一座。金門鑿槽下板。以資啓閉。井開挑

越河。建築壩壩。通共需料物工價銀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八兩零。

十二月初二日。總河張鵬翮題奏。臣檢查舊案。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奉。上諭。下河見有積水。不得不引出歸海。將串場湖。射陽湖。蝦鬚。沙溝一帶挑通。引積水流出歸海。欽此。仰見我皇上軫念民生。指畫周詳。下河數百萬蒼生。莫不感頌我皇上如天之仁矣。因前河臣于成龍

未暇兼顧。今臣遵聖訓，疏通海口。黃水有歸路矣。堵塞六壩，開闢清口。引淮水會黃，二瀆合流入海矣。上河漸次就緒，乃親往查勘下河。見水勢漸消，高原已經種麥。唯興化縣形如釜底，積水一時不能全消。較泰州、鹽城水患尤甚。臣相度形勢，博採輿論。高寶、山陽、鹽城一帶之水，由射陽湖之蝦鬚二溝入廟灣，以達于海。今蝦鬚二溝因童營漫溢，淤爲平地。雖有夏梁河出水，但河身淺狹，不足宣洩。是以泛濫於興化、鹽城一帶。今宜將蝦鬚二溝淤塞之處，約計四十餘里，挑挖口寬十丈，深九尺一丈不等。引水入滕隴河，以達於海。約需銀五萬餘兩。高郵滾水壩下之水，由興化縣安豐鎮至白駒場，以達於海。今自鮑家莊至白駒八十餘里，地高水壅，宜挑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由白駒場入海。約需銀六萬餘兩。其高郵一溝以下，見有河形一片汪洋，興化白駒閘以下，暢流入海，俱不須挑挖。又自興化車路河至丁溪，由撈魚港以達於海。今撈魚港淤塞八十餘里，應挑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入海。約需銀六萬餘兩。寶應縣之水，由子嬰溝老河口入射陽湖，以達於海。今老河口一帶淤淺三里餘，應挑口寬十丈，深六七尺不等。引水入湖。約需銀二千五百餘兩。泰州之水，自淤溪至車兒埠潛子河，以入於海。今潛子河三十二里，被土商築壩釘樁，淤塞不通。宜開口寬八丈，深六七尺不等。約需銀二萬餘兩。引水由苦水洋入海。如此則水有去路，而積水可以漸消。至于串場河，自泰州以至鹽城，長三百餘里，多有淤淺。若挑至廟灣入海，商民兩便。但舊例係鹽商挑浚，范公隄長三百里，昔人築以捍海，今已殘缺，修治需費不貲。應俟下河

積水消後。民有起色。漸圖修舉可也。其挑浚蝦鬚溝等河。應用銀兩。擬於加捐銀兩動用。如蒙允行。容臣
遴員估計。另疏具題。奉旨。這本內事情。著照該督所題行。該部知道。蝦鬚溝。射陽湖尾閘。共計工長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丈。各寬深丈尺不等。共估土方銀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五兩零。其河底板沙之下。或有油淤五六尺不等。人難站立。難以施工。則挑至油淤而止。就以扣除土方銀略為疏篋。令其通行。再攔水壩三條。估銀二百五十五兩零。老鶴尖。油葫蘆港。瓦子莊。應篋疏沙淤。共估銀四百九十四兩零。合之蝦鬚二溝土方。通共估銀四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兩零。寶應縣之水。由子嬰溝老河口入射陽湖。以達於海。除子嬰閣下至胭脂溝止。一帶河道深通。無庸估挑外。唯自胭脂溝起。由老河口至姚家港止。河長六百丈。河身淺窄。應一律加挑。面寬八丈。底寬四丈。深六尺為度。需用土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一方。每方銀九分。該銀一千三百七十三兩零。以上並河防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年正月十七日。總河張鵬翮題。高寶江都一帶隄岸。關係運道。最爲緊要。去夏水盛。西隄盡淹。河湖一片。經臣奏明。俟冬時水落。估計興修。九卿議覆。准修。奉旨依議。速行在案。今唐堽等六壩堵閉。高寶江都西岸隄根。漸次涸出。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除寶應縣北城灣南唐隄五淺龍王廟。江都西隄排樁等工。尙屬可緩不計外。查高郵陸漫閘西岸。原屬土隄。每遇伏秋水長。危險堪虞。應建石工。與永安界首二處石工上下相接。以資捍禦。計工長一千六百二十五丈五尺。估用工料夫匠銀十六萬四千九百五十九兩。江都西隄殘缺石工二百四十四段。共長一千二百二十七丈五尺。亟應補修。以資捍禦。估用工料銀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五兩。高郵州東隄朱家田頭單薄危險。亟應下埽壓土。工長四十八丈。估用工料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清水潭草大王廟東隄裏口險工。舊埽年久。朽爛堪虞。應下埽加工。以禦風浪。計工長一百五十丈。估用工料銀二千八百四兩。又金灣三閘裏頭磯心倒缺不堪。亟應修理。估用工料銀一千二百六十五兩。以上各工。不在從前估修之內。又永安東隄裏口龍門北灣險工。計工長一百丈。估用工料銀一千六百六十八兩。又永安東隄龍門南北灣裏口埽卸險工。計工長

一百二十六丈。估銀一千八百九兩。此二工查係前河臣于成龍等委主事孫叔貽筆帖式泰保等幫築完工。復被風浪撞擊坍塌。難資捍禦。例應賠修。若俟催提到工。始行補築。勢必遲誤。亟應先發帑銀修築。完日參追還項。以上估修七工。共需工料銀二十萬六千七十二兩零。除原冊送部查覈外。謹具疏題。估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二十二日。總河張鵬翮題。臣按南河志。清口至淮安。建有五閘。遞相啓閉。以防黃水之淤。又慮水發湍急。難於啓閉。築壩以遏水衝。每歲糧船過盡。卽於閘外建壩。以遏橫流。一應官民船隻。俱暫行盤壩。由此而觀。則是伏秋水發。黃河倒灌。自古而已然矣。故建閘築壩。以防淤墊之患。今運河初經挑挖。俟清水衝刷。使深。河底尺寸既定。方可建閘。臣於覆科。臣陳誥復閘疏內。曾經題明在案。茲清水雖已出黃。轉盼桃伏。秋汛繼至。節宣之道。預防之法。不可不急籌也。今於張福口。裴家場中間。開引河一道。會張福。裴家場等引河之水。並力敵黃。但黃水會合衆流。來自萬里。頻年河身墊高。勢大而力強。淮水止發源桐柏。迄今方出清口。一半敵黃。又一半濟運。終虞力分而勢弱。故蓄高堰之水。以助其勢。幸而黃水不大。亦足以敵之。若遇黃水大發。在糧船過完之後。仍遵旨堵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且可以刷深黃河。在糧船正行之際。遇黃水大發。將裴家場引河口門暫閉。引清水由三汶河至文華寺入運河。以濟運行。倘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水。入射陽湖下海。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入射陽湖下海。高郵一帶。仍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壩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皇橋等河洩水入江。若遇黃淮並漲。

清水由翟家壩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家營減水壩洩入鹽河。至平旺河下海。若糧船過完。黃水不大發。將運河頭壩煞壩。令清水全入黃河。以資衝刷。一切官民船隻。照往例盤壩。俟回空糧船到日。方可啓壩。止留三汶河清水。仍由文華寺入運河。卽古人設天妃閘於糧船過後閉閘築壩之意也。奉旨。這所奏已得河工祕要。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九卿等議准覆題。奉旨依議速行。六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題。高郵城南南關車邏二壩。經臣題估改建滾壩二座。壩下引河因水占。難以深量。俟水退後。逐段估計。另疏具題部議。奉旨依議速行在案。又高郵滾壩洩下之水。由興化縣安豐鎮至白駒以達於海。今自鮑家莊至白駒八十餘里。地高水壅。亟宜挑濬。引水由白駒場入海。需用銀兩。擬於加捐銀內動用。具題奉旨。這本內事情。著照該督所題行。今行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估。高郵南關大壩以下。自攔馬河起。至朱三家橋止。應挑引河一道。長三百九十一丈。估土方銀三千九十六兩。車邏壩以下。自攔馬河起。至商家莊止。應挑引河一道。長三百三十丈。估土方銀二千六百一十二兩。興化之海溝河。自鮑家莊至白駒閘止。共長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七丈。加挑寬深。估土方工料銀三萬六千餘兩。通共估銀四萬二千餘兩。並無浮冒。臣覆核無異。除照數動支。加捐銀兩。委官作速挑挖。並估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題。部議准覆。奉旨依議。十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題。淮揚運河。係各省糧艘經由要道。最關緊要。向因黃水倒灌。河底墊高。一遇水長。盈隄溢岸。前河臣于成龍於康熙三十八年春。發帑委員簽釘排椿。內填龍尾小

埽以衛隄工。三歷伏秋。又值運河大挑之後。清水暢流。兩岸泥土漸次衝刷。排椿日見倒壞。亟應乘時修理。以禦來年桃伏秋三汛。今據淮揚道王謙詳估。淮屬山陽境內。攬補排椿。改鑲丁埽。需用銀一萬八千餘兩。揚屬高寶江三州縣境內。攬椿換柴。改築坦坡。鑲柴壓土。需用工料銀一萬八千餘兩。通共估銀三萬七千餘兩。並無浮冒。造冊詳估前來。臣覆核無異。不另請撥錢糧。一面動支大挑運河節省銀兩。武家墩石工椿木節省銀兩。作速購料。乘時償修。以資捍禦。并原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疏題估。奉旨該部議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速行。十一月十四日。大學士伊桑阿等。學士辛保等。以工部議覆總河張鵬翮請將高郵州陸漫閘西岸改築土隄。折本啓奏。奉旨。陸漫閘西岸改築土隄。內外鑲柴。見今錢糧雖省。但蘆柴易致朽爛。不能堅久。二三年後。又致重修。張鵬翮在任時。雖無可虞。若張鵬翮或離任。或淮黃水漲。有危險之處。鑲柴工程朽爛。豈不更難。著將這情由備寫。差員前往張鵬翮處。令其確議具奏。總河張鵬翮摺奏。接內閣中書永奇捧旨到臣。內開云云。臣跪誦之下。仰見我皇上至聖至明。區畫深遠。無微弗照。臣愚先因湖水消落。將陸漫閘西岸石工。改築土隄。內外鑲柴。原從節省錢糧起見。臣今跪讀俞旨。蘆柴易致朽爛。不能堅久。二三年後。又致重修。聖主睿鑒甚明。應仍修石工。以垂永久。以資捍禦。臣謹遵旨。確議奏聞。奉旨。遣人問張鵬翮。今奏稱陸漫閘西岸應仍修石工。以垂永久。以資捍禦等語。著修石工。奏摺并發。十二月二十日。總河張鵬翮題奏。山陽縣黃河南岸運料河。原任河臣董安國。署理總河印務。

徐廷璽具題動帑挑築未完。其河頭起於檀度寺閘。久已築壩堵閉。詢問其故。據土人云。運河高於運料河數尺。恐其開放。建瓴之勢。直洩無餘。是以歷來堵閉。臣測量水平。果與土人之言無異。夫既堵閉。則此河爲無源之水。不能通濟下流。亦難運料。是此河已無益於運河矣。且汰黃隄。原在黃河南岸。重門保障。運料河身居汰黃。樓隄二隄之中。從前挑挖此河。將草灣并小菱陵二處汰黃隄穿斷。雖築有草壩。難資捍禦。是此河又有礙於隄工矣。況歷來運料。因此河未成。係由黃河射陽湖轉運。以濟工需。是此河既不能分洩運河水勢。反將有用之汰黃隄空斷。誠屬無益。應停其挑挖。將穿壞汰黃隄二處。填築堅實。以作黃河重門之保障。於淮安地方大有裨益。其各員應追銀兩。追解河庫。以備別工之用。部議准題。奉旨依議。

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總河張鵬翮題。運口爲糧艘轉輸要道。初春運行之際。在桃汛未發之前。水尙未長。漕運需水甚亟。去歲於石礪築草壩。開渠引三汊河之水。以濟運。糧艘得以通行。至桃汛水發。卽行堵閉。今臣率道廳等官。再加相度。與其每歲開閉。需用錢糧。不若建造石閘。相時啓閉。不獨於漕運有益。且省每歲修築之資。行據淮揚道王謙詳估。工料銀二萬三千餘兩。並無浮冒。造具估冊前來。臣覆核無異。不另請撥錢糧。動支停挑王家營引河銀兩。給發辦料興修。除原冊送部查核外。理合具題。奉旨該部議奏。部議准覆。奉旨依議。三月十四日。總河張鵬翮題。酌復天妃閘。以防黃水內灌。

將見存龍汪等閘。拆修金門下板。設遇水涸。遞相啓閉。蓄水濟運。經臣題明。將修閘事宜。另疏題請。部覆。俟具題之日。再議。等因。在案。今據淮揚道參議王謙詳稱。除龍汪閘。見在另文議詳外。唯是天妃閘。舊基閘塘。年久深窪。戽水難乾。故椿碎石。有礙下椿鋪底。議於運口頭草壩迤北。建造大石閘一座。拆新莊閘石料添用。以節省錢糧。又東西各築隄一道。卽以挑引河之土築隄。再於閘座上下穿開舊隄處。所各建草壩一座。以固隄束水。共估工料銀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二兩。並無浮冒。冊估前來。臣覆核無異。相應題估。奉旨該部議奏。部覆。奉旨依議。速行。十一月十六日。總河張鵬翮題。運河爲糧艘經由要津。山清寶應河道。自惠濟祠後起。至界首止。已於康熙三十九年內。經臣題估發帑挑挖工完。現今冲刷寬深。其界首迤下一帶河道。向年湖河相連。水勢甚大。故未挑浚。今六壩久閉。高寶湖水消落。運河水勢平緩。上流所刷之沙。聚積下流平緩之處。河底未免淤墊。恐重運未能利涉。並應挑挖。一律深通。以利遄往。茲據淮揚道王謙詳稱。高郵泥甸橋起。至永安南裏頭止。應挑河長四千九百九十五丈。估挑面寬八丈。底寬四丈。深一丈。並兩頭煞築攔河壩。共估土方工料銀二萬四千餘兩。委無浮冒。冊詳前來。臣覆核無異。但挑挖運河。關係緊要。隨動支高郵大工節省銀兩。於回空糧船過完。作速閉壩挑浚。一切進貢及差使官兵船隻。仍照前過壩者聽其過壩。起旱者卽行起旱。不得擅自開放。俟來年新運糧船到時。起壩開行。除委監工督催。并原冊送部查核外。相應具疏題估。奉旨。界首以下運河。若極其淤淺。有礙運道。卽照所題

挑浚。如漕船尙屬可行。則挑浚著停止。將此項銀兩。留於緊要工程動用。該部知道。

河防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摺奏。界首以下河道。康熙三十九年。因湖水相連。水大未能挑挖。今六壩堅閉。高郵湖水消落。運河流緩。沙停。江西湖廣糧船身重。入水更深。不無淺澀。盤剝。仍應遵旨挑挖深通。以利糧船通行。嚴催承挑人員。晝夜疾僱。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完工。二十八日開壩放水。理合具摺奏明。二月初二日。聖駕南巡。總河張鵬翮奉上諭。駱馬湖竹絡壩口門宜留。初四日。總河張鵬翮奉上諭。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溜使南。恐運口有礙。應於陶家莊以下楊家莊處。著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於運口有益。雖楊家莊地勢低窪。即使倒灌。不過一二里。清水仍然頂出。著卽相度形勢。估計具奏。仲莊石閘暫停。初五日。總河張鵬翮奉上諭。禹王臺洙水。由沭陽入海。其沭河淤墊之處。應勘明疏浚。初七日。總河張鵬翮在邵伯更樓奉上諭。此地舊日被災形狀。與今山東飢民無異。豈朕今日觀此地安居景象。而忘山東之飢民乎。朕念運糧賑濟。關係緊要。乘今日順風。爾作速回清江料理轉運。截留漕糧。差官前往散賑。距揚州十五里沙壩橋河道情形。朕自細閱。回鑾時。面說與爾知之。三月初二日。總河張鵬翮奉上諭。王公隄關係運道民生。最爲緊要。隄岸單薄。椿工漸朽。應再加幫。以資捍禦。不可因淤灘可恃而忽之也。

河防志。

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學士馬奇等奉上諭。朕這次巡幸西省。閱視汾。渭。俱屬大河。直與黃河相通。河南

等處米石似可由黃河運送。但聞三門砥柱水勢甚溜。船不能上。朕欲親往閱視。因陝州知州奏無路徑。斷難行走。遂未果行。命三貝勒同近御侍衛往看。據回奏云。伊等差人乘騎涉河。一道閱有神人鬼三門。俱係鑿石開通。水從三門流出。水勢甚寬。水流甚溜。古人於岸上鑿有拉船孔眼。但未經以船試驗。不知可否行走。前總河靳輔亦曾奏黃河通於汴河。但淤墊年久。若行疏導。即可運米等語。朕至河南。閱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最爲緊要之地。應於此處儲積米穀。每年米穀豈能必皆豐收。倘山陝等省。間或收成歉薄。即可將此積貯米穀。修造船隻。由黃挽運。若到三門砥柱。船不能上。亦可於三門砥柱造船。剝運。以至山陝。誠使河路疏通。則商賈人民。大有裨益。所宜於無事之時。預爲籌畫者也。豫省每年解京漕糧二十萬石有奇。若將豫省二年漕糧截留備用。則陝西等省雖值歉收之年。將此米穀運至彼處賑濟。殊屬有益。俟明歲遣大臣往看。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奉旨。著川陝總督、陝西巡撫、山西巡撫、河南巡撫速行會勘。確議具奏。河南管河道治河橋案。

是年四月初八日。總河張鵬翮奉旨。諭。昨歲西巡時。總河張鵬翮迎至行在。朕因山東河道衝決坍塌之處甚多。曾命張鵬翮及時修理。於新運漕船未到之前報竣。至今曾否修完。尙未奏聞。著行文張鵬翮。乘此無事之時。親身速赴臨清。察明具題。回時自中路兗州一帶。察看東省人民目前情形。及散賑有無實

濟。並二麥秀實如何。著一一具奏。是月總河張鵬翮奏明。臣前往臨清一帶查看。其間隄岸有去年大水漫缺之處。已經修補完竣。利於緯挽。漕艘通行。仍飭地方印河等官。將本管工程。加謹修防。以禦伏秋二汛。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山東兗寧道冊

是年四月初九日。川陝總督博□□。陝西巡撫鄂□□。山西巡撫噶禮。河南巡撫徐潮。會勘三門河路情形。疏稱。臣等伏惟我皇上功高三古。德冠百王。軫恤軍民。如同保赤。經營庶政。宵旰不遑。去歲蒙皇上俯念西疆要地。并順軍民。想望至誠。不憚冰霜。特賜巡幸。由山西陝西以至河南。簡閱軍旅。諮訪民艱。大沛恩膏。蠲租錫賞。費逾百萬。臣等親隨扈從。凡大小事宜。無不仰蒙聖主指示。三省臣民沾荷天恩。均非淺鮮。我皇上於巡視之餘。洞悉天下地方形勢。以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山陝汾渭二河。皆與黃河相接。於此積貯米穀。以備不時。我皇上愛民念切。凡稍有益於民生者。睿慮經營。纖悉必至。恐三門砥柱。船不能上。特命臣等會勘。確議具奏。臣等欽遵諭旨。齊至陝州。會同前赴三門。親身查勘。三門在陝州東北四十里。兩岸石山。鑿分三澗。中流謂之神門。水勢正溜。南岸則爲鬼門。石崖曲折。水更洶湧。北岸則爲人門。水略舒緩。至三門之下。約百餘步。則有砥柱。再其下二里許。則有臥虎灘。臣等用陝州船隻。從神門放下。空舟順流。頗覺利便。又從臥虎灘下挽舟上行。因船方水溜。又無舵無篷。自辰至申。僅止拽行半里。臣徐潮先期以河南有篷舵之派子船。令新安縣知縣張琦。於二月二十四日。從新安縣狂口地方坐船。

由灑池一帶溯流而上。計程二百六十餘里。此間水溜甚急。如臥虎灘之險阻難行者。共二十三處。兩岸絕無繚道者甚多。若遇順風。則一日可行三四里。逆風則坐守竟日。無風而有繚路處。亦可行二十餘里。每船約用夫二三十名。所以該縣於三月初九日始至三門臥虎灘。臣等即將新安空船於臥虎灘下挽繚使篷。乘風而上。業已從人門徑過。又以船載糧三十石。用夫三十餘名。從上挽行。自巳至未。亦從人門過去。兩岸晉豫人民。觀者如堵。其中父老皆云。自有生以來。三門河路未見行船。今船由三門逆流直上。此真爲聖時盛事。不勝贊揚。臣等察看情形。此路船隻自屬可行。但溜急灘多。水漲則無繚路。行船未免艱難。且每船載糧不過三四十石。今上挽空船二百六十里。行程十有七日。若係重載。則必至遲延多費人工。濡滯時日。似此水運不如陸路剝運之便。豫省漕糧。截留於河南府備貯。是誠經國聖謨。於三省人民均有裨益。應遵旨舉行。將河南漕糧。卽於該府加謹收貯。若山陝需糧。則竟由河南府陸路運至陝州西門外太陽渡上船。計程塵三百餘里。馱送不過四五程。車行止須七八日。脚費更比河路減省。至於汴河離三門砥柱六百餘里。其黃河通於汴河。淤墊年久之處。臣徐潮查明另題外。再汾渭兩河。雖現在行船。不無淤墊。或某處可用大船。某處水淺應用小船。或船隻難行。應從陸路起剝。相度河流。製備船隻。臣鄂 臣囑禮查明另疏題報。謹將臣等查勘情形。三門一帶河路。繪圖進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圖併發。會議查得山西存倉米穀。共九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

陝西存倉米穀九十萬一百餘石。甘肅存倉米穀共四十一萬六千六百餘石。前項米穀現貯兩省者尙多。若將豫省漕糧截留三年。共六十萬餘石。積貯年久。恐致沓爛虧空。應暫截留四十四年起運四十三分。仍將收貯數目。咨報戶部查核。又陝西巡撫鄂疏稱。渭河西至鳳翔。東至潼關。由渭入黃。由黃入汾。可抵山西之平陽。卽或三門水溜。客商不敢冒險。而汾渭兩河。可通舟楫。幾二千里。然商賈多捨水路而就陸路者。皆由陝西船隻方頭平底。無舵無篷。而水手又不善於操舟。若逆挽拽。日行止二三十里。所以舟行者甚少。臣同督臣博酌量捐資。於江南等省僱覓造船良工。熟練水手。量水性造船。使本地人演試。如果可行。民船亦照式修造。倘遇歉收。卽可將商民船隻挽運等語。又山西巡撫噶禮所稱。汾河自河津縣起。絳州止。裝載一百石之船。可以行走。自絳州起。至平陽府城。以及洪洞縣止。裝載五六十石之船。亦屬可行。惟是介休之義棠橋。則積石壘壘。灘多水急。兩岸多山。向無絳路。自介休以至省城。則在在淤淺。若非祇遵諭旨。製造小船。難以行走。須用小船。似應做照船麻陽船式樣製造。移咨楚省。酌調船匠水手數名來晉成造。如果可行。捐造一百隻。交與本地水手看守。豐年聽其攬載。倘遇歉收。卽於汾河接運漕糧等語。又據巡撫噶禮疏稱。隨卽預造有桅有槳之小船三隻。內一隻可裝糧四十石。一隻可裝糧

三十石。一隻可裝糧二十石。在於汾河內。詳加演試。自省城以至介休之義棠橋。又自義棠橋以至趙城縣。小船俱可行走。其自洪洞以至平陽府城。自平陽府城以至接運黃河之河津縣止。可行走等語。均應如該撫等所題。准其照原題捐造船百隻。以備挽運。其汾渭兩河有積石無繚路並淤墊之處。令該撫等不動正項錢糧。設法修治。又河南巡撫徐潮疏稱。汴河故道。一由中牟縣東經祥符等州縣。至永城縣出境。歷江南省之宿州而達於淮。久矣湮塞。皆成陸地。一由中牟縣東南經朱仙鎮至沈丘縣出境。歷江南省之太和縣而達於淮。係元臣賈魯修濬。今名賈魯河。現在流通。應於淤淺處。量加挑浚等語。又稱賈魯河河身之外。尚有支河。貼近黃河。止隔一隄。地名花園。康熙十年。曾掘開護隄。放運柳船。以入黃河。事畢堵塞。今花園場入黃河。人民徙居於南。名爲新莊。若從新莊挑浚。建閘設壩。以時啓閉。便可開入黃河。由黃入洛。而通舟楫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不動正項錢糧。設法將賈魯河淺處挑浚。并從新莊挑浚。建閘設壩。以時啓閉。便可開入黃河。以通舟楫。仍令該撫及地方汛官。不時防護。其工程丈尺。造冊報部查核可也。奉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水路。計程四百五十里。中有淺灘約數十餘處。繚路雖窄。儘容牽纜。止灑池一帶。繚路年久。間有塌卸。閱視灑池以下。河流頗緩。下水船可載三百餘石。上水牛之。灑池以上。河身漸高。灘水愈迅。雖可挽數十石之舟。至砥柱而上。河中大石分時。列爲三門。神門本無繚路。若小舟乘東南風。猶或可上。鬼門水勢。最爲洶湧。從未見有行舟。唯人門之水稍緩。石崖鑿有繚路。繚路之上。排列鑿有方眼。約離二尺。其上三尺又鑿有石鼻。約離丈餘。詢之土人。俱稱不曉。臣愚揣石鼻可穿鐵索。緣夫援手以著力。方眼之設。石路滑潤。裝木限以助足力。亦未可知。臣將本地小方船。令從人門放空而下。亦覺平穩。復令從下流輓上人門。因湍急退下砥柱。自午至申。仍由人門而上。蓋船方頂溜。併無桅舵。人又不善操舟。故也。揆此則歷代輓運之蹟猶存。誠如聖諭。再太陽渡至西安府河水平穩。船可通行。俱有輓運路徑。並繪圖奏上。

議運糧之法。河南府至陝州之三門一帶河道。現在無可寬之船。謹議以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陸路。計程三百五里。今運穀二十萬。用車裝運。計程五日可到。每車裝穀八石。每日給腳價三錢五分。沿途州縣遞運。以惜牛力。共需車腳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自太陽渡至西安黨家馬頭。水運爲便。每石給水腳銀錢三分。共需銀二萬六千兩。自黨家馬頭至西安府陸路。每石給車腳銀二分。共銀四千兩。共裝穀口袋。照依河撫原議。定價三萬兩置備。以上通共需銀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腳價統於豫省支銷。抑臣更有請者。運穀二十萬石。止得十萬之米。其一半盡屬糠粃。徒費腳價無益。合令以二穀易一米起運。則腳價更省一倍矣。此總漕施世綸行述中所載。備錄之以資參考。川陝總督佛倫上籌秦疏。言湖廣襄陽府。有自襄江進小江口通於陝西商州龍駒寨水路一道。自襄陽府至小江口二百四十里。襄江大船載運。每船可入九十石。至百石。自小江口換小船至河南商州龍駒寨水路。每船可四五十石。又於商州縣換小船至陝西商州南縣徐家店二百餘里。河狹灘多。每船可載七八石。自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里。此段水路多難險。每船可載五六石。至龍駒寨已上。不通舟楫。龍駒寨至西安府。相距四百餘里。中間有秦嶺藍關七盤等嶺。則係嶺路有百里許。臣唯小江口至陸路輓運。殊爲便易。龍駒寨至省城不遠。所積糧米。自可隨時調度。以備不虞。奉旨下九卿議。覆准。奉旨。命內閣學士德珠往會同查勘。此居易錄中所載。并附錄之。以見西北未嘗無轉運之道也。

是年十月十三日。濟寧道張伯行爲請築汶河隄岸。以衛民田。以救民生事。竊照康熙四十一二兩年。寧陽、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連遭水患者。皆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也。查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歷來各州縣之所被水者。皆由於此。至四十一二兩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也。又有桑家等口。俱經沖決。淹沒之慘。較往倍甚。今年雨水稀少。幸未沖決。然而不可恃也。本道於九月間。親往查看。見隄工甚是單薄。且係頂沖。而離隄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隄。又見石梁口上下隄岸殘缺甚多。若於石梁口內添築越隄。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又於沿河一帶隄岸加幫高厚。不惟寧陽不受水災。而汶上、濟寧、滋陽、魚臺、滕縣、嶧縣及江南之

沛縣、徐州、邳州俱蒙寧陽之福矣。蓋石梁等口一開，先淹寧陽，次及濟寧、滋陽、汶上，漸至魚臺、滕縣、嶧縣，而並及於江南之沛縣、徐州、邳州，是此十數州縣之被淹，皆由於寧陽石梁等口之沖決也。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隄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功甚少而造福無窮，從前皆因循誤事，逮至沖決，卽欲補救而已無及矣。直至十數州縣被淹之後，而始行堵築，則何益矣。若及今不早爲修築，將來山水發時，勢必仍屬難免。祈憲行司轉行該府，令其嚴飭該縣將石梁口加修越隄，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沿河隄岸加幫高厚，並嚴飭汶上縣令其照依寧陽加幫汶上隄岸庶水不爲害，而寧陽、汶上、濟寧、滋陽等十數州縣之民均免水患淹沒之害矣。又爲詳明南旺大小挑之定制，以利漕運，以蘇民生事。案查宋尙書祠記云：用白英計作壩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水令盡出於南旺，乃分爲二水，以其三南入於漕河，以接徐呂，以其七北會於臨清，以合漳衛。此定制也。其三分往南者，蓋以南有府河、泗河、洸河，竝馬場、獨山、南陽、昭陽、微山各湖，又有彭家口大泛口二河，其餘諸泉不可勝數，此所以三分往南而不患其水少也。不知始自何年，今竟改爲七分爲南矣。惟其七分往南，所以每逢雨澇之年，濟寧魚沛一帶民田在在淹沒，今議仍改爲三分往南，民田得免淹沒之患矣。其七分往北者，蓋以北止有安山一湖以爲之接濟，所以七分往北而不患其水多也。不知始自何年，今竟改爲三分往北矣。惟其三分往北，水勢甚微，而安山一湖又經招租起科，無水接濟，所以每逢亢旱之年，東昌一帶在在淺阻，今議仍改七分往北，庶糧船無淺阻。

之患矣。呈院院批據詳南旺水勢。今改爲七分往南三分往北等語。始於何年。改自何人。水之分數有何憑據。未經聲明。又云。今議仍改七分往北等語。查安山湖久涸。民佃起科。無水濟運。故旱年東昌一帶。有膠舟之患。今作何開引河導水。作何修閘壩蓄水濟運。未據籌畫指陳。遽云改七分往北。何其言之易也。仰道率府廳州縣印務等官。虛心勘議。明確果可見之施行。勿爲紙上空談。卽定議通詳。如無定見。慎勿紛更。蒼菽云。按宋尙書用白英老人計。築戴村壩。遏汶流。使無南入洗而北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十之四。北流達臨清十之六。所謂水脊也。見明史稿宋禮傳。明會典亦云然。則是四分往南。六分往北矣。唯靳輔重修宋康惠祠記有云。南旺分水三分濟南漕。七分北會臨德合漳衛之語。張公所云本此。又爲詳明閘座之制。以便遵守事。竊查柳林爲南旺上閘。十里爲南旺下閘。山東一千餘里之運道。其關鍵總在於南旺。則南旺之所係爲最要也。查南旺以南。接濟之水甚多。南旺以北。竝無涓滴之水助運。則柳林閘與十里關。正未可等視也。今議將柳林閘爲界水閘。則使汶河之水盡濟北運。而南運則用府泗等河。馬場湖之水以濟之。其要在柳林閘之啓閉宜嚴也。尋常有水之時。十里閘與柳林閘照舊啓閉。無容分別。一遇北河水小之時。將柳林閘板嚴下。十里閘板盡啓。使水盡往北行。若汶河水作。兩閘仍舊下板。使水俱入南旺湖。蓄以濟運。迨至水勢盛大之時。則啓十里閘板。而柳林閘板仍行嚴閉。使水由彭石口、孫強口、劉賢口入南旺湖。若水漫過柳林閘板。仍將寺前鋪閘板嚴下。使水由張廂口盛進口、焦鸞口入南旺湖。是以柳林閘爲界水頭閘。寺前鋪閘爲界水二閘。總使汶河之水專濟北運。不令南行也。而又用蜀山湖之水。出分水口以濟北運。用馬

踏湖之水。出新河頭弘仁橋以濟北運。又用南旺湖之水。出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以濟北運。則北河之水。自不至於太小。而東昌一帶糧船。自無淺阻之患矣。如或謂南旺之水盡濟北運。柳林閘下不慮水小乎。不知若遇柳林閘水小。再將十里閘板嚴下。將柳林閘板酌量啓閉。而南河亦不患無水矣。總之必須南旺閘官。汶上主簿。小心謹慎。啓閉得宜。方克有濟。詳院批春夏汶水微弱。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北閘以濟之。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以濟之。以智役水。臨時酌之。此潘公之成法也。今年五月。臨清水小。倣此法行之。而東昌迤北運艘。得以魚貫而下。以運艘盡過南旺。故柳林閘可久閉也。今詳稱水大嚴閉柳林閘。使水由彭石等口入南旺湖。若水漫柳林閘。仍嚴閉寺前閘。使水由張廂等口入南旺湖等語。但運艘盛行之際。閘閉不便日久。且水既漫閘。則南旺湖水亦大。若南北二閘同閉。不惟湖不能納。且恐有衝突之患。不可不慮之周也。又云蜀山湖水出分水口。馬踏湖水出宏仁橋。南旺之水出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俱濟北運等語。各口閘壩。現在果無殘缺。可以開放。開時果於運道民地兩有利乎。尙須勘議妥當。勘明確議詳奪。居濟一得。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聖駕南巡駐蹕。三月十一日。奉上諭。運河東隄。保守最爲緊要。隄岸應行加幫。高郵迤南。河水高於湖水。東西兩隄卑薄。應加幫修砌。量建石工。揚河廳冊。

是年閏四月十一日。聖駕臨幸惠濟祠石工。召總河張鵬翮。淮揚道張弼等。大學士馬奇等。跪於河干。奉上諭。朕三十八年閱河。爾等所疏之處。俱屬黃水。今清水暢流逼黃。竟抵北岸。僅成一線。朕心甚爲快然。觀此形勢。朕之河工大成矣。高堰山盱二廳冊。此條互見淮河。

是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戴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分濟南北運道。關係緊要。著總河巡撫各差官前往看視。總河張鵬翮。會同山東巡撫。飭行分巡濟寧道僉事張伯行。分巡東兗道副使蕭會。看得戴村壩工。遏汶水出南旺分水口。分流濟運。所關甚重。祇緣年歲久遠。水中殘缺壩工。裹頭俱宜修葺。若令徹底拆修。工程浩大。需費浩繁。東省又無動帑之例。且現今汶河淤高。河底與壩面相平。拆修必多更改。未敢輕議。今議就現在之壩。照依舊制。量加修理。缺者補之。矮者高之。零亂者整齊之。裹頭石塊。亦照舊壘砌高堅。務令束水濟漕。不致旁洩。除泉夫在工力役外。需灰十萬觔。匠役二千工。共需銀一百八十兩。本道等倡率

應州照數公捐應用。上不動帑。下不累民。實於壩工有濟。詳院會題準行。又爲辨明事。行河工効力二載有餘。尋補山東濟寧道。有臺臣樊一疏。爲請陳東省湖閘情形等事。行不能無辨焉。據疏稱。查運河修工。始於戴村壩。引汶水一支。由東平而南。遞汶邑西以抵南旺。卽分水龍王廟是也。查永樂九年。宋尙書用白英計。分水南旺。築壩戴村。橫遏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每水潦則掘坎河口以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水微則盡塞。使餘波悉歸於漕。此戴村壩所由來也。旣築壩戴村。遏汶水入海者。注之南旺。水無旁洩。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每重運過時。用刮沙板。作一沙壩於坎河口。涓滴盡趨南旺。若水長則連沙衝出坎河後。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口。故土壩歲築歲決。每歲勞費不貲。且全流漫衍而入鹽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曆初。侍郎萬恭。疊石爲灘。十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卑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二十一年。水大發。尙書舒應龍。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故於兩旁各築石堰。以防衝刷。當石壩未築之先。主事余毅中議建。欲爲經久之計。莫若連建數閘。以時蓄洩。如堰城閘之制。蓋堰城可閘。則坎河亦可閘也。其後主事張文奇。又議仍築土壩。計每歲之費。大約不踰百金。且水直衝坎河。則上源之勢旣殺。而下源之勢稍微。王堂諸口。不致盡決。汶邑民田。得免淹沒。以利害計。雖歲有數十金之費。利倍於害矣。夫以余毅中言之。則當建石閘。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以張文奇言之。則宜仍歲

築土壩。此補偏救弊之說也。建石閘則工大而費繁。築土壩則力省而較易。然近日東平汶上之所以被水者。以石灘石壩僅百丈耳。夫以汶水全河之勢。而恃此百丈之壩以洩之。且過三尺而始洩之。石壩既窄。土壩又高。所以蓄水既高。則汶上被淹。及其衝決坎河。則驟水所經。而東平亦被淹。所謂川壅而潰。所傷必多也。爲今之計。建石閘則酌奪啓閉。固屬萬全。卽歲築土壩。亦無不可。而獨是築土壩宜準石壩之制。而稍高尺許。使水小之時。則全蓄以濟運。水大之時。則任其衝決。一俟水落或霜降後。卽爲修築。庶汶上東平兩不受害矣。或曰。爲汶上計。則得矣。東平以百丈之壩。而猶不免於淹沒。今日土壩準石壩之制。水大則任其衝決。東平之受害不更甚乎。予曰。不然。東平之所以受害者。以土壩既高。蓄水日甚。一經衝決。則驟水所經。而民田乃被其害也。若曰土壩卑則東平被淹。然當日未分水南旺之時。全汶之水盡由鹽河下海。亦未聞東平之受害若何也。今南旺旣分一半。而東平又慮其淹。無是理也。此戴村壩坎河口之大較也。據疏稱。又恐汶水一支不足濟運。爰導諸泉。使之同歸運河。然孟冬挑淺。汶無所注。仲春重運。河無所資。終未盡善。再查運河之東有二湖。北曰馬踏。南曰蜀山。皆在汶邑境內。所以停蓄諸水。漕艘備至。則次第開放。以濟運道之不足。土人名曰水櫃。運河之西有湖曰南旺。亦在汶邑境內。挑淺則由斗門撒水以入於湖。或河水湧溢。則開斗門洩水。亦歸於湖。此其大槩也。但旣曰孟冬挑淺。汶無所注。而又曰有馬踏蜀山二湖。所以停蓄諸水。非汶之所注乎。旣曰仲春重運。河無所資。而又曰漕艘備至。則次第開

放以濟運道之不足。非卽河之所資乎。據疏稱。從來雨澤水勢。常不足於冬春。而盛於秋夏。故於秋夏之交。汶水迅發。勢如黃淮。兼之泉流合聚。諸泉洶湧。攜汶勢而並注於湖。湖不能容。因而洋溢。民田罹災矣。查南旺之北。原有何家滾水石壩。又有王堂口。水大則從此洩入石頭口等處。入運河。南旺之北。又有新河頭。洩馬踏湖水以入運河。是既有以濟北運。而南亦不至於泛濫也。蓋南旺以南。如馬場湖、府河、泗河、硯瓦溝、磨鏟溝、蜀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彭口、大泛口。其餘諸泉。不可勝數。濟運之水。不患其少也。南旺以北。舊止有安山一湖。而今盡成民田。張秋以南。沙河、棗林河亦係濟運。而今盡淤塞。是南旺以北。無涓滴之水以濟運也。有餘之水。宜洩於北。而不宜洩於南者也。爲今之計。何家石壩。當爲修整。王堂口。宜建石閘一座。伏秋遇汶水盛大。則開放以洩之。春夏之交。遇運河水小。則開放以濟北運。蓋重運一過南旺。則柳林閘嚴行封閉。使南旺蜀山馬踏三湖之水。由龍王廟往北。而汶河之水。則由王堂口往北入運。則南旺以北之運河。自無膠舟之患矣。據疏稱。昔人計出萬全。於蜀山湖之南。置滾水壩。於南旺湖之西南。建忙生閘。遇水勢泛漲。越滾水壩。以達濟寧之西湖。由西湖以入於河。自河以入於南旺湖。湖滿水溢。則開忙生閘。入牛頭河。歷南陽等處。下抵海口。其時流順瀾安。運通而民田無恙。夫曰越滾水壩。以達濟寧之西湖。由西湖以入於河。其說是矣。又曰由河以入於南旺湖。夫西湖之十里閘安居閘。皆入運河者也。其去南旺尚有五六十里。不知何以能逆流而上。以入於南旺湖也。此行之所不解也。據疏稱。後世

不師古人。懷私自利。高築滾水壩。蜀山之水無出路矣。堵塞忙生閘。南旺之水無所洩矣。查滾水壩雖高築。而利運閘已建。蜀山湖之水未嘗無出路也。忙生閘雖經堵塞。而十字河已經開通。南旺湖之水未嘗無所洩也。但堵何家石壩。王堂諸口。使水涓滴不向北流。而又建利運閘以放蜀山湖水。開十字河以放南旺湖水。使水盡往南行。此則運河廳任同知之懷私自利者也。蓋南旺以南爲運河廳境。而南旺以北則漸至捕河廳境矣。止顧一境。不慮全河。運河同知任璣。誠有不能辭其責者矣。據疏稱。湖水猛溢。蜀山之北。如平原顏氏次丘及汶城東北一帶村落。南旺之西北。如宋家窪大屯小屯一帶屯莊。盡行淹沒。雖數日之內。水順河下。不致久停。然近湖之地。如宋家等窪。民田數千百頃。至今二十餘年。汪洋浸瀚。無一可施犁鋤。查平原次丘俱在汶邑西南。而其所以被淹者。以何家石壩堵塞王堂諸口。不能洩水。水不北行。自必向南。此其所以被淹也。而顏氏一村。又與宋家窪等屯。俱在汶邑西南。其所以被淹者。以南旺湖隄。二十餘年不經修補故也。夫南旺湖隄舊係民修。今歲見百姓災荒。故令運河廳蘇稷督汶上縣主簿劉聲浩。率淺夫於今春已經修補完竣。而宋家窪一帶之紳衿士民。於今夏又經加高加寬。而南旺湖之水。已不得過宋家窪。宋家窪二十餘年不施犁鋤之地。已漸耕種殆盡矣。使早修湖隄。又何至淹沒二十餘年乎。查南旺湖原有關家大閘口。在十里閘下。又有五里舖滾水石壩。在關家大閘之下。皆洩南旺湖之水以濟北運者也。數十年關家大閘已廢壞無存矣。五里舖滾水壩又經堵塞矣。此二處不以洩水。而

乃開十字河使南旺以北每逢天旱之年處處膠舟而南旺以南無論旱潦處處淹沒二十餘年不得耕種如宋家窪濟寧南鄉魚臺沛縣滕縣各處又何止數千頃哉自今歲閉利運開堵十字河嚴下柳林開板盡啓十里閘板開新河頭使水盡向北行所以宋家窪濟寧南鄉魚臺滕縣沛縣各處俱經耕種而南旺以北重運亦得過行並無淺阻之患矣且又令疏關家大閘引河並令疏五里鋪滾水石壩引河將來仍開關家大閘滾水石壩使南旺湖水仍向北行出兼濟閘濟運而忙生閘無容議閘矣且宋家窪之水又自有路也查宋家窪以北原有引河一道由開河閘下兼濟閘入河既得以濟北河之運又以洩民田之水今俱經淤塞已飭令運河廳及汶上縣主簿且勸諭一帶鄉民照舊開通矣據疏稱曩經具詳指畫區處同濟寧嘉祥會勘無如行而復止謂事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夫自古迄今水性有不就下者乎忙生閘乃牛頭河之北口自前運河廳任璣堵閘令淺夫多收埽草遂將忙生閘水道不行漸至壅阻夫濟寧嘉祥之受水猶之汶邑也汶邑之水南下濟寧嘉祥先受其害矣在汶邑顧汶上之百姓而濟寧嘉祥獨不顧百姓乎至於忙生建置諸事無考想任璣之意以爲昔日由牛頭河行運開忙生閘所以濟運也今牛頭河既不行運故將忙生閘堵閉開十字河放湖水入河以濟今運此亦爲運道計而非必有他意也但不知南旺湖之水宜開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以濟北運而不當開十字河以濟南運使南旺以南一帶之民田受淹也何也南運原未嘗缺水也據疏稱疏浚牛頭一河疏浚之事亦不過令沿河有

田之民。高者平之。水草芟之。湖水一洩。隨河而南。則湖河不致倒溢。民田不致淹沒矣。查前會題疏內。原令地方官各縣修築各縣隄岸。各縣疏浚各縣河道。俱令各縣疏浚各縣牛頭河。並未嘗令其不行疏浚也。今宜據此再行嚴飭地方官。令沿河有田之民。速爲疏浚。無致再淹民田。據疏稱。山東撫臣彙題兩閘一開。濟寧之水。一洩無餘。抑何其言之不經也。閘所以司啓閉。備蓄洩也。蓄洩因時。啓閉由人。何至一洩無餘。查宋尙書挑河之始。原深三尺。數百年來。河底漸淤。加以隄土淋漓。運河之底。高於牛頭河底。一洩無餘。又何足怪乎。若曰閘所以司啓閉。備蓄洩也。是矣。但司啓閉者。亦必有官。備蓄洩者。亦必有人。信如是也。則閘官閘夫。又當添設。不多此一費乎。且南旺湖往北。既有關家大閘。又有五里鋪滾水壩。濟北運往南。又有十字河放水濟南運。今必欲開忙生閘。將閉十字河。而不濟南運乎。况一開一閉。不又多此一番更改乎。無論其不必更改也。即使開忙生閘。洩盡南旺湖之水。既有妨於漕運。果何益於百姓。且失百姓魚藕菱蒲之利矣。夫南旺爲四大水櫃之一。原係蓄水之所。今不用以蓄水。而使之出忙生閘。入牛頭河。則以有用之水。置之無用之地。且驟水所經。而牛頭兩岸如嘉祥濟寧魚臺之民田。受害將無窮也。卽曰牛頭河之水。原有南陽湖、昭陽湖、入微山湖。下抵海口。獨不思徐州迤西九十里無隄岸。伏秋水漲。漫入微山湖。且將逆流而上。逼微山湖。水使往北行。而牛頭河之水。又安能獨向南行乎。是開忙生閘。徒見其有害。而未知利之何從也。據疏稱。如督撫所題。使兩閘永塞。諸邑永困。非所以安民生而利運道也。再

爲秉公細查。思當日所以設閘之意。並訪後來閉閘之害。如其按形查情。則必復滾水壩。開忙生閘。浚牛頭河。以利運道者。利民生。查全河考云。忙生閘。係洩湖水入永通閘。牛頭河。由魚浦運河而下者。近年魚沛水盛。南洩不多。常苦匯積。濟寧東南之境。是在當日已淹濟寧矣。且開忙生閘。亦止可以洩南旺湖水。而不能洩宋家窪水。蓋湖隄間隔。宋家窪水固不能入南旺湖。又何由而出忙生閘乎。若夫馮家滾水壩。前開後閉。皆非無故。查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故開馮家壩。引水東流。又於馬場湖東五里。營建湖隄一道。以禦之。又於五里營西。建閘一座。十里鋪。建閘一座。安居。建閘一座。放水濟運。是馬場湖原受蜀山湖之水。而不受泗河之水矣。泗河之水。原由楊家壩。至蓮亭門前。入河濟運。楊家壩在濟寧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州西流。合洸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壩。正德間。因劉寵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護。始有壩基。自明季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至今未改。洸洸之水。爲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濟運後。又將馮家滾水壩。堵築。使蜀山湖之水。不至馬場湖。自此以後。馬場湖。止受泗河之水。而不受蜀山湖之水矣。數十年來。府河淤塞。泗河之水。亦不能至馬場湖。湖地盡皆涸出。奸民俱經盜種矣。故在今日。宜將馮家滾水壩。西另建蜀山湖隄一道。以禦蜀山湖之水。再將府河。大加疏通。使依舊寬深。兩岸築隄束水。引水至馬場湖。又將馬場湖。西至馮家壩之舊河。大加開通。引水至馮家壩。又將馮家壩。改閘一座。外挑引河一道。放水至大長溝。西頭入河濟運。再將獲麟古渡。建閘

一座。蓋獲麟古渡。卽今之大長溝擺渡口是也。在昔馬場湖受蜀山湖之水。水從西來。故宜由安居閘。十里鋪閘。五里營閘。放水濟運。今馬場湖不受蜀山湖之水。而受泗河之水矣。故馬場湖之水不宜由五里營閘。十里閘。安居閘放水濟運。而宜由馮家滾水壩。至大長溝西頭入河濟運矣。如此則泗河之水。始得以濟南運。而汶河之口水。又不宜在南旺而宜改於五里鋪矣。水口旣改。使汶河之水由湖入河。運河不至淤墊。可以不必挑空。卽使挑空。兩岸平坦。施功甚易。亦不至如南旺兩岸如山。工夫百倍也。如此則用泗河之水以濟南運。用汶河之水以濟北運。則濟寧以南旣可免淹沒之患。而東昌一帶亦不至有淺阻之虞矣。此誠萬全之策也。馮家壩所以障蜀山湖水。而滾水壩所以洩蜀山湖有餘之水者也。若任磯所建之利運閘。則並蜀山湖底之水而亦洩之矣。宜將利運閘永行堵塞。重修滾水壩。使水由大長溝西頭入運。以備蓄洩。此古制不可不酌復者也。據疏稱。南旺湖洩運河之湧盛。非蓄水以備用。湖心高於河身。湖水卽洩。何涉於河。又何至有妨於濟運之水等語。查宋尙書經理運河旣成。又恐泉水不足。設四大水櫃以濟之。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東平曰安山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卽以南旺湖言之。十里閘下有關家大閘。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再下有五里鋪滾水壩。亦所以放水濟北運者也。南有濟運閘。所以放水濟南運者也。今但開何家滾水壩。王堂口。使水往北行。而南且不淹矣。且開馬踏湖之新河頭弘仁橋。以洩馬踏湖之水。而蜀山湖之水亦可由馬踏湖而洩之也。總之爲民生計。而忙生閘不當開。

爲運道計而忙生閘愈不當開。若曰汶上被淹，獨不思雨潦之年，濟寧魚臺皆不免淹沒之患乎？然而南旺以南，每苦於民田之淹沒，南旺以北，每苦於膠舟之難行者，則又有故也。查宋尙書分水，原係往南三分，今則往南七分矣。而又開利運閘以放蜀山湖之水，又開十字河以放南旺湖之水，南旺以南，焉得而不淹乎？原係往北七分，而今則往北三分矣。而又將關家大閘五里鋪滾水壩堵築矣。南旺之水不能濟北運也。又將弘仁橋新河頭閉塞矣。馬踏湖之水不能濟北運也。南旺以北，又安得而不淺阻乎？今已開新河頭矣。弘仁橋已行疏通矣。關家大閘引河現在疏通矣。五里鋪滾水壩亦將開放矣。如此則南自不至淹沒，北自不苦於膠舟，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行到任未久，二十餘年淹沒不能悉知，但就今年言之，平原次丘顏氏大屯小屯，麥俱全收，秋亦全收，並無淹沒之患。若曰今年天旱，故得收成，豈從前二十餘年盡係雨潦之年乎？即今現在平原次丘顏氏大屯小屯，早麥俱經種完，晚麥現在播種，即在宋家窪底未種，餘已俱經耕種矣。又何至於永困乎？汶上不至永困，而諸邑又何至於永困乎？然而諸邑之所以被水者，又有故也。查尙書宋禮聽白英之計，改河南旺，後以微過蒙督責，方以儒巾治事，未幾奉命取材川蜀，其一二未竟之緒，至平江伯陳瑄始成之，是宋尙書之改河原未竟也。舊運河引汶水一支出堽城閘，由洸河入濟寧，始得濟運，而於堽城閘下建堽城壩一道，中留七空，如閘制然，亦係下板。遇冬春之際，汶河之水俱係清流，閉堽城壩，開堽城閘，引清水濟運。一遇夏秋之交，山水泛漲，沙隨水行，則閉堽城閘，開

堽城壩。使濁水向鹽河下海。洸河不至淤墊。而濟寧塘河未聞歲歲挑挖也。此古人之制度盡善盡美。無復遺憾者。使宋尙書得終其事。改河既完。自必做堽城壩之制。以建戴村壩。做堽城閘之制。以建戴村閘。南旺運河分水口上流。亦如洸河之制。止納清流而不納濁流。則南旺塘河沙不得淤。亦可免歲歲大小挑之費矣。無奈改河未成而去。而平江伯又不求其盡善。遂貽後世無窮之害。雖萬恭壘石爲灘。潘季馴築石爲壩。總不出馬之貞所逆料之貞。謂石壩能走水不能走沙。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斯言誠是也。爲今之計。惟有坎河口石壩之下。將戴村壩北頭做堽城壩之制。亦留七空。如閘制然。現今汶河俱是流沙。不能建閘。而又於東岸擇土性堅實之處。做堽城閘之制。建閘三座。卽於南北各開引河一道。使水由閘而行。然後將往南旺之汶河。築土壩以堵之。遇冬春水小之際。閉壩開閘。納清以濟運。如伏秋山水大發之時。則閉閘開壩。放濁流以入海。則南旺之塘河止納清流而不納濁水。自不至於淤墊矣。卽曰分水口以上。現今河淤勢必歸塘河。一時不能免於挑挖。然而用工亦少矣。是萬世之利也。或曰。今兩河分流。而東平仍歲受水患。若將戴村建閘。遇河水大發。將閘嚴閉。使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不更虞淹沒乎。獨不思古時未有堽城閘。未有洸河之先。汶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何以不淹也。未有分水南旺之前。汶水盡由鹽河下海。東平州又何以不淹乎。然而東平之所以被水者。亦有故也。河底沙淤日高。而鹽河兩涯。又無隄岸。此其所以被淹也。今惟添築鹽河兩岸隄工。而又加幫汶河兩岸隄工。則水有所束。諸邑俱可

以不淹矣。此又一勞永逸之法也。居濟一得。

是年總河張鵬翮奉諭。地方官膜視河工。致有貽誤。爾題參到日。將地方官處斬。以示懲戒。又奉上諭。直隸山東河道與總河相距甚遠。應照河南例。各交該省巡撫就近料理。山東兗寧道冊。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五年正月內奉旨於高堰三滾壩之下挑河築隄東水入高郵邵伯諸湖其高郵減水壩下亦挑河東水由串場河入白駒等河入海泗州一帶受水之地酌量築隄毋令泛濫則所全於淮安鳳陽揚州三郡民生多矣。揚河廳册

是年總河張鵬翮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題建文華寺洩水閘一座原因運河水勢大長兩岸隄土難以容受有關運道民生奉上諭特遣大人孫督令分修承造石閘一座金門寬一丈五尺六寸南岸閘牆共長十六丈北岸閘牆共長十四丈砌高二丈四尺閘下挑引河一道由楊家廟單楊口至白馬湖一遇桃伏秋汛運河水漲隨即開放宣洩水下白馬湖水涸堵閉並將澗河挑浚深通又挑空青溝河使澗河水勢歸海。裏河廳册

是年二月初一日濟寧道張伯行爲請引漳河之水入衛以利漕運事竊查衛河之水發源於河南輝縣之百門泉源遠而流長及至臨清其流漸細以故北河一帶每遇天道亢旱糧船不無淺阻查清河縣東北漳河去衛河僅十餘里康熙四十一年大水時曾由此入衛河後被武城縣堵塞若將此河疏通將

漳河之水由武城縣引入衛河。則北河一帶永無淺阻之患矣。若慮伏秋之時。二水交發。其勢太大。查恩縣四女祠北減水閘下。原有引河一道。再加疏通寬深。使水由古河下海。則運道民生均受其利矣。但清河縣係直隸地方。祈憲移咨直撫。查明開浚。使清河武城二縣會同興工。此運河萬世之利也。詳院批委下河通判同清河武城二縣令勘明確議。即飭廳督同清河武城二令確查。查得漳河發源。雖有清漳濁漳之分。然東支西派。總合流於河南彰德府之合彰村。由合彰而下注於東省之丘縣城濠。分爲二股。其一自城北分流。經廣宗鉅鹿諸邑。向西北至寧晉之大陸澤。會漳沱釜陽諸水。由天津入海。其勢浩大。卽不長水。亦可舟楫通行。今勿論也。其一自城東分流。經威縣南宮清河武城各村莊。向東北。亦由天津入海。名清陽江。又名黃路河。對清河之沙土村。有蔡河一道。接黃路河之水。可以入衛濟運。卽憲臺詳請引漳入衛之處也。惟是蔡河雖有河形。現今無水。地勢高於黃路河五六尺不等。自張寬村而東。俱係民間承糧之地。延袤二十餘里。至武城之北三官廟。方可引入運河。若將蔡河挖掘深通。引之濟運。無論壞民田無數。萬難開空。卽使開空成河。則黃路河現今水小之時。尙寬至二三丈。五六丈之處不等。一經水發。汹涌浩瀚。其勢莫當。恐一線之運河不能承受。反有衝決之患也。從此引漳入衛。似不可也。然更有說者。卽使無虞。亦止可濟武城以北之淺。而武城以南之淺處尙多。亦必不能使水逆流而上以濟之也。今憲臺欲分漳濟運。爲萬世利。而漳河原有入衛之處。查直隸之成安縣柏寺營有通漳河之新河一道。直至

山東館陶之沙河。卽古之所名馬頰河者。綿長一百二十餘里。寬自一丈七八尺至二丈四五尺不等。深自一丈七八尺至二尺四五寸不等。獨至沙河。因其淤成一片沙坡。故接新河之水。止有涓涓一滴入衛。惟無河身。不能束水。所以不暢。若轉詳河撫兩院。移咨直撫。飭令成安諸縣。將各管河道。力爲疏浚深通。并檄館陶縣將沙河挑空。使有河身束水。則漳河之水。混混而暢流入衛矣。漳水入衛旣暢。則衛水盛。衛水盛則外河之水面自高。閘河之水亦不致建瓴而下。而臨清迤北各州縣。古淺之處。不事疏浚而自無阻滯之慮矣。且漳水旣分入衛。則直屬成安廣平諸邑沿河村莊。裨益正復不淺。運道民生。均爲有益。呈詳到道。該本道查看得引漳入衛一案。蓋緣外河並無旁流接濟。每遇春夏之交。天道亢暘。重運經臨。多有膠滯不前。本道是以尋覓河流。引水接濟。無非爲漕運起見。查直隸清河縣東北漳河。去衛河十有餘里。出武城之北入運。適值南旺大挑。清河縣典史部夫於此。詢其河形。繪有草圖一紙。所以詳請開浚。奉憲批飭查勘。隨行下河廳。督同武清二令。勘議繪圖去後。茲據詳稱。引漳入衛之河。卽蔡河也。雖有河形。地勢高於黃路河五六尺不等。黃路河者卽漳河也。縱使開挑成河。止濟武城以北之淺。不能濟武城以南之淺。今議直隸之成安縣柏寺營有通漳河之新河一道。經丘縣廣平縣魏縣元城縣館陶縣地方入衛。共長一百二十里。其丘縣廣平魏縣元城諸邑地方。河形深寬。各自不等。獨至館陶縣地方。沙河接連之處。淤成一片沙坡。水不能下。將此段開通。水卽沛流入衛。而館陶臨清清河武城恩縣一帶河路。自無

淺阻之慮矣。而於清河武城引漳入衛者。其功更大。既據該廳議覆繪圖前來。擬合呈詳。候憲移咨直撫。飭令成安諸邑。各將新河再加疏浚深通。并飭館陶縣將沙河淤澱之處。大加挑挖。務接上源新河。一律深通。俾漳水沛達於衛。庶於運道大有裨益矣。又爲請引沁水入運。以利漕艘。以惠商賈。以救民生事。切照國家歲漕數百萬糧。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一河。又藉汶河之水。至南旺分流濟運。南旺迤南。尙有馬場數湖接濟。南旺以北。止有安山一湖。而今已報租佃種矣。所以每逢天旱之年。東昌一帶。處處淺阻。以至糧艘稽遲。非一日矣。歷來司河者。非不多方籌畫。而卒無如之何也。今查得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武陟縣東四十里木欒店往東南。會入黃河。若將此河改來入南旺濟運。則南北俱無淺阻之患矣。但沁河之水。微則利。大則害。須於引河頭建閘一座。水小時開放濟運。水大時下板閉閘。使不爲害。仍宜於十月以後開閘放水。至五月初一日。卽行閉閘。仍於閘外建築土壩。使水不至閘。則下源永無泛濫之虞。此河由武陟獲嘉原武陽武至封丘。劉廣挑通六里。至王參莊。卽入荊隆口舊河。由祥符長垣。蘭陽東明曹縣定陶曹州至雙河集往東。由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至鄆城縣東。由宋家窪入南旺湖。又由南旺湖北流出兼濟閘濟運。又於上源北岸封丘縣。劉廣分支河一道。由長垣東明曹州開州濮州范縣壽張至東阿。出沙河濟運。又於曹州雙河集。分支河一道。由鄆城汶上壽張陽穀東阿入棗林河。出小開濟運。又於上源南岸長垣白茅集。分支河一道。由曹縣單縣金鄉柳溝河入魚臺南陽湖。又於鄆城東。

分支河一道。由鉅野嘉祥小黃河入濟寧牛頭河。至魚臺。亦歸南陽湖。又由南陽湖至沛縣昭陽湖。微山湖。由徐州荊山口下邳州貓兒窩出彭家河口。過運河入駱馬湖。又由宿遷西寧橋。歷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頭圖口大伊山下海。但徐州荊山口已被黃水淤墊。即使挑空。隨挑隨淤。必無善法。須接沛縣太行隄建築攔黃堤一道。由張谷山蘭家山荊山口南至子房山。使徐州以上黃河之水。出黃河者。仍由子房山下歸入黃河。不惟荊山口之淤墊可以挑空。而邳州一帶之湖不致淹沒。俱可爲膏腴之田矣。此河一成。若慮張秋水大。又可於大感應廟東建閘一座。使水由曹家單薄入鹽河下海。若於此處挑深成河。而鹽船及商民船隻俱可以往來。且濮州范縣亦免淹沒民田之患矣。此河旣成。又可於戴村壩做堰城壩制。建石閘一座。若戴村壩下汶河築壩堵塞。使水由閘入運。冬春水小。又係清水。則放入濟運。伏秋水大。恐有沙淤。則堅閉石閘。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則南旺塘河免致淤墊。而亦可省歲歲挑空之費矣。自注云。引沁入運。條陳陳院。蒙委筆帖式察壽確查明白。又蒙委北河廳鄧之琮丈量估計銀十四萬兩。後以陞任江南臬司。未經具題。沁河在武陟之東四里許木欒店。爲入黃河之路。其水勢由西北而東南。至黃河交會處。尙有二十五里。宜於木欒店南。沁河之東。挑引河一道。使之由東南而西北。逆流而上。河頭建草壩一座。中留丈餘寬口門。往西北每里許建草壩一座。須用四座。重重關鎖。則水自不至於泛濫而爲害。又於四座草壩之中。建石閘一座。若遇山水泛漲。則將石閘下板謹閉。毋使東行。若水十分大漲。石閘恐不足恃。則將四座草壩。擇其易堵者。下埽築堵。使水全不能過。

則自不至爲下源之害矣。蓋以沁水之性微則利大則害不可不防也。沁河由木欒店入黃河。夫黃河之水至大。而加以沁河之水尤大。是以其害爲最甚。與其入黃河而爲黃河之害。何如入運河而爲運河之利。查陳橋至張秋原有舊河一道。名爲棗林河。卽金龍口舊河也。可以穿運河至濟南府維口下海。不煩大爲挑浚。而木欒店至張秋亦有沙河一道。但久經淤淺。若由木欒店挑浚至陳橋。分爲二河。一由沙河入運。一由棗林河入運。而於張秋運河東岸建閘。以備蓄洩。水大則啓板放水入海。水小則閉板蓄水。濟運而又於棗林河之雙河集建閘二座。南運水小則閉北閘。使之由小黃河牛頭河以濟南運。至沭陽下海。若北運水小則閉南閘。放水北行以濟北運。又於曹州之白茂建閘二座。可以分水由曹縣城武單縣金鄉魚臺入南陽湖。又於宋家窪開河一道。冬月使水由小黃河入南旺湖。蓄之以濟春運。是此河一開。既可以除黃河之害。又可以資運河之利。可以使河南開封漕米由陳橋上船。歸德之漕米由東明杜勝集上船。可以不至衛輝府。亦可不至小灘矣。並可以興西北之水利。使河南山東北直江南俱爲水田。其利真無窮也。此區區一得之見。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力爲舉行耳。

居濟一得。按沁水本濁。且橫暴非常。入漕恐反爲害。語詳萬曆十六年工部覆

奏。及常黃門勸理沁衛二河疏中。但張公中州土著。侃侃指陳。事似可行。曾經以此面奏。時先皇帝垂問家宰遂寧公。遂尼不行。

是年河南巡撫汪灝題爲估計賈魯河建閘設壩等事一疏。奉旨該部議奏。圖併發。部臣等會議得河南巡撫汪灝疏稱。賈魯河建閘設壩濬濬河一案。臣親詣查勘。自賈魯河起。由舊河身至黃河涯口止。南北共

計十里。其緊接賈魯河之地。名曰東趙。由舊河身行七里。有大堤一道。名曰大隄頭。自此而北。再三里至黃河涯口。其東南名爲新莊。應於迤新莊之黃河涯口。築草壩一座。至舊河既開。勢必將大堤挑斷。始可通水入黃。此處最爲緊要。應於隄根設石閘一座。既資防患。兼備疏蓄。至引賈魯河入舊河身。則東趙爲受水之口。少不堅壯。則山水衝至。既淹民田。且壞河身。應於東趙地方。建石閘一座。引受河水。束之入黃。二閘一壩。以時啓閉。可使賈魯河舟楫由黃入洛矣。以上建閘設壩。濬河并挖隄。共估銀二萬九千七百一十六兩零。應於前題准俸工。建倉餘剩銀內動用。查賈魯河建閘築壩濬河挖隄等工程。先經九卿覆准在案。今該撫既經估計具題。應如所題。令其作速興工。堅固建築。所需工料銀兩。於所捐俸工建造倉廩餘剩銀兩動用。工完核減。造冊題銷。聽工部核覆可也。奉旨依議。

河南管河道治河檔案 蓄穀云。賈魯治河。當時頗費經營。至今三百餘年後猶

蒙其利濟。誠百世之永賴也。作大河志者。誤信石人一隻眼之語。謂賈魯治河以速元之亡。不學無術。此亦妄人也歟。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六年。總河張鵬翮奉上諭。朕看微山湖水。據土人云。比四十四年大五尺。著諭河官放去三尺。止留二尺濟運。朕所諭亦係活法。如或水大六尺。總以留二尺濟運爲主。餘俱放去。若只爲濟運。不預爲宣洩。恐秋間雨多時。卽滄及民田。今預作宣洩之法。不致水勢甚大。則有利民間田地。山東兗寧

冊道。

是年總河張鵬翮奉上諭。指授將大墩分水處。西岸草壩。再加寬大挑。清水多出黃水一分。少入運河一

分不致運河東壩受險。鵬翮卽行題估。於四十七年修築加寬二丈。週圍長二十九丈。分挑水勢。敵黃濟運。裏河廳冊。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正月十八日。山東巡撫李樹德題爲奉旨事。查得河道漕運關係甚重。今歲東省西三府雨澤稀少。以致運河水勢微弱。回空糧艘壅滯難行。臣嚴飭沿河文武官弁。竭力催饋。方幸無誤。今准總河趙咨稱。東省運河乃糧艘經由之要津。本部院親詣查閱。見河道湖隄岸閘率多淤淺傾圮。設遇早暵之年。勢必阻誤運行。所關匪小。東省河道工程久奉俞旨。歸并東撫管理。爲此咨明。希卽設法料理等因。又據濟寧道宋基業詳稱。汶河年久沙積。水不滿尺。若遇早乾之年。一日僅可積一閘之水。不能通漕暢流。倘值暴水泛溢。則東平汶上等處田禾。疊見衝沒。每歲有大挑小挑。而額費無多。不能有濟。相應亟請興工。將汶河開濬。俾可蓄水深流。以濟漕運。再查彭口一帶。有昭陽微山西湖。噴沙積於三洞橋內。屢開屢塞。糧艘至此。耽延時日。相應亟請興工。改挑新河一道。躲避噴沙。以疏運道。又滕嶧二縣朱姬莊吳家橋隄岸三百里。外臨衛水大湖。西風鼓浪。土石打坍。重運衝入。千夫推挽。單曹二縣之太行隄。爲兗西保障。康熙四十九年。隄殘走洩。單縣幾遭沈溺。倘一疎虞。不特單曹二縣人民廬舍。卽附近之金鄉魚臺鄆城濟寧等處亦皆受害。相應亟請修築。以固隄岸。以上各處修濬工費浩繁。節省估計。必得五六十萬金。方能敷用。相應詳請設法興修等情來前。奏請借動積貯。或量開事例捐補。請旨批示。二月

初三日九卿議覆東撫李樹德請開彭口新河事。奉旨：朕屢次閱河南巡於山東運道知之甚悉。始山東之民請欲開河，後以不便，復行堵塞。其欲開欲塞，皆有緣故。今李樹德請開新河，九卿議遣大人往看，須將從前何年開過，何年堵塞，所以閉塞之故查明，則開河之有利與否便知。若此時不知詳察，卽行開濬，兩三年後仍欲堵塞，則虛費國帑，何益運道。爾等將此旨傳與九卿知道。初四日，大學士馬奇等議覆工部東撫李樹德折本啓奏奉旨：這事情九卿遣堂官甚是。朕屢次南巡，曾細閱河道，留心於此。是以於河道情形知之甚悉，此處不讓他人。雖欲不言而不得。如山東運河自西河之水流入此河，從前百姓以爲宜開通，具呈亦曾開過。後又具呈亦曾堵過。開者何意，堵者又何意，務使悉此等緣故，方可以定其應開與否。不然，則虛耗錢糧矣。山東運河俱係引入滕縣嶧縣等湖之水，以爲糧運之助。歷年來運河之水至於淺少者，皆因沿河傍湖一帶添開於山東地方水田，雖覺有益，而未必有益於他處。朕屢次往河道看來，汶河之水自修分水龍王廟分流之後，七分南流，三分北流。南流之水有一閘，將此閘堵塞，水俱北流。古人相地方之形勢，就其高下，隨其水性，而能爲此者，實屬善策。再洪澤湖有民之村莊墳墓田宅甚多，修高家堰隄以聚水，使其自上流下，以拒洪澤湖之水，更爲神妙。此處卽朕躬亦不能承當，卽如暢春園一帶之河水，俱入田內，是以流至京城者甚少。永定河之水亦俱引入田內，是以每年四五月間，水乾流絕，河身沙壅，偶有大水流入，被壅沙堵塞，以致泛溢。爲此巡查得奔牛河將清水引入永定河內，此水

長流不絕。不但不致沙壅。卽大水來時。亦不致泛溢。此處巡撫不知。卽九卿大臣亦俱不知。或張鵬翮大略曉得。若此旨。爾等傳與九卿。四月十七日。內閣九卿等奉上諭。朕於河務。留心最切。經歷最深。往年屢次閱河時。精力尙強。親乘小舟。不避水險。各處周覽。凡水泉源委。知之甚悉。山東運河。全賴衆泉流蓄。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旣截。湖水自然無所蓄滯。安能濟運。譬如治病者。或吐或瀉。必因其人尙有精神。若中無所有。又焉能吐瀉乎。地方官未明水之源流。一任民間放水灌田。以爲愛惜百姓。不知漕運實因此而誤也。若不許民間偷截水泉。則湖水易足。湖水旣足。自能濟運矣。今不講究本源。但見湖水日少。湖身日淺。徒事開浚。假使湖身日深。泉水不繼。雖費百萬帑金。終何利益。且將古人所置南北諸閘。將如之何。古人置閘。其遠近疎密。皆因地形高下。水勢緩急。以爲蓄洩。或一地二閘。或一二十里一閘。確有一定丈尺。不可更易。分水龍王廟閘座。最關緊要。當時宋禮用白英老人之策。築戴村壩。以遏汶水。導之出鵝湖口。入南旺湖。然後分流南北。以分水口爲水脊。蓋山東登萊諸山之脈。自關東來。結爲泰山。是北乾分支之一。在黃河之東。而黃河之西。山脈自終南太乙南。屆淮汝。爲中幹分支之一。黃河行乎兩支之中。故昔時由天津入海。以後漸徙而南。至淮安入海。而登州以上。馬谷山以下。從無黃河入海之跡者。山脈限之也。分水口之水脊。又爲泰山分支之分脊處。白英積數十年心思。確有所見。決爲此議。宋禮從之。因勢均導。南得七分。北得三分。增修水閘。以時啓閉。漕運隨

通此等膽識。後人斷斷不敢。實亦不能得水平如是之準也。今此二閘最宜斟酌啓閉。若洩於南。則當閉北閘。使分北之水亦歸于南。洩于北。則當閉南閘。使分南之水亦歸于北。湖泉並注。南北合流。雖有旱暵。靡不有濟矣。豈若從事開浚。勞費而無功乎。往年山東百姓欲開新河。朕恐其下流泛濫。禁而弗許。今巡撫請開彭口新河。此地一面爲微山湖。一面爲嶧縣諸山。更從何處開鑿耶。張鵬翮到山東。將朕此旨。詳諭巡撫。申飭地方官。令其相度泉源。蓄積湖水。俾漕運無誤。正易易耳。黃河關係最大。自元至明。歲有衝決。未有安瀾。二十餘年。如今日者。然圖治已治。保安已安。河工雖已告成。尤當時加巡視。不可疎忽。今春多風而少雨。恐秋間雨水必多。地方官宜加意隄防。張鵬翮去看山東運河。由臨清至韓莊閘。離邳州不遠。併去看邳州低窪之水。曾否洩出。太行隄。曹縣至單縣止。亦當往看。有好司官多帶兩員去。彼地有用著之處。卽留彼料理。京抄

蓋聞做余咨切。迄今猶頌堯仁。底定功高。自昔獨推禹智。欽惟我聖祖仁皇帝。寬聰作后。至誠如神。湛恩與江漢並深。睿哲本源泉時出。固已膏流率土。澤洽海隅矣。而河工一事。獨塵聖懷。區畫精詳。規模久遠。微特中外臣工。罔能仰贊高深。卽依古以來。英明神睿之主。亦罕有洞悉機宜。審度形勢。如此之盡善盡美者也。竊按東南漕運。最關國計民生。江河淮濟。一不順軌。輒與漕梗。故治江治河。治淮治濟。總皆所以治運。元明以來。兩河歲有衝決。逮我皇朝。洪湯數警。自黃水南徙入淮。攝沙倒灌。清流變爲濁流。輓輸幾

困。糜金耗帑。徒貽築舍之譏。後海先河。誰解祭川之義。恭逢鑾輅六幸南工。指授方略。闢海口。修高堰。改運口。使海水暢流。刷黃二十餘年。安瀾無恙。屢頒諭旨。叮嚀誥誡。深切著明。蓋作哲作謀。實由天縱之聖。故會極歸極。自爾地效其靈。此誠曠代所無。實屬生民未有。乃瀆運久經。奠定而宮廷倍切。綢繆復降圖治。已治保安已安之上諭。尤見我聖祖淵鑑焦勞。永懷善後。凡茲臣庶。苟能恪遵天語。仰體宸衷。無怠無荒。常心爲防。而身爲障。是彝是訓。惟帝有典。而王有謨。從此滄海波平。無慮桃花春漲。宣房築罷。奚煩瓠子秋吟。千百世永樂平成。億萬禩咸歌清晏。敷土濬川之績。誠哉先後同揆。呈疇錫洛之祥。允矣古今並峙。又豈特二十餘年之利賴已也。臣澤洪世受國恩。捐糜難報。自維揚罷守以後。効力河干。浮湛於海防。宿虹外河諸廳。量移監司。仍專理河務。幾三十載。雖於睿算精微。不敢自詡。窺測。惟是辛劬畚鍤。宵夜靡寧。遑恤胼胝之勞。時凜曠瘼之恥。幸賴遭逢聖世。坐享休明。聆大哉之王言。如綸如綍。迺巍乎之帝業。式玉式金。臣澤洪敢效廣颺。自忘微陋。謹拜手稽首。恭紀於尾。

行水金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運河水

國家朝祭之需。以及百官之匪頒。六軍之餽餉。皆仰給於東南。漕渠之攸繫甚重矣。前代海運。有風濤之險。由黃河轉運。則逆流而上。經呂梁洪至鎮口三百餘里。不勝艱阻。而運道之興廢。聚議禁如。我皇上睿謨周詳。區畫盡善。闢清口。濬中河。以利運道。江南浙江。西湖廣等省之漕運。於水次受兌後。依限開幫。經長江。進瓜儀。入揚州運河。銜尾過淮。俱出清口。進中河。由山東。溯河。歷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以達通州。俱從運河利涉。早登倉庾。國用充足。既無海運風濤之險。又避黃河溯流逆輓之患。古來運道之善。莫踰於此。誠萬世永賴之鴻模矣。以下俱河防志。

通州香河武清

蒼葦云。通州在京城東四十里。秦屬漁陽郡。漢置潞縣。以潞河得名。後置潞郡。唐五代遂皆爲潞縣。金爲通州。取漕運通濟之義。至今不改。香河縣在京城東南一百二十里。西至通州界十五里。

南至武清縣界二十五里。唐之武清縣也。遼置香河縣。黃山北麓。白水西來。縣南四十里爲龍灣。又南爲小龍灣。遼之運河也。武清縣在通州南五十里。東至寶坻縣界五十五里。漢爲雍奴縣。隸漁陽郡。唐爲武清縣。至今因之。縣南有三角淀。周市二百餘里。或云卽古雍奴。三州縣運河。其北自白河富河在通州城北石壩處。合流四十里許。至地也。水經云。雍奴者。葦澤之名。

張家灣

蒼葦云。灣在通州南。卽白河下流。舊有張氏族大居此故名。

而通惠。桑乾諸河入焉。南流至天津出海。所謂潞河也。亦稱白河。

自通州石壩起。至天津衛交界止。計程三百四十二里。設有楊村通判一員。管理河務。

通州河道。北自本州石壩起。南至香河縣交界止。計程一百一十五里。運河隄岸。自龍潭口起。至白浮圈下老隄頭止。計長八百二十七丈。康熙三十三年修築。

香河縣河道。北自通州交界板罾口起。南至武清縣交界紅廟村止。計程三十一里。運河隄岸。官修長四百一十六丈。民修長三百一十九丈。

武清縣河道。北自香河縣交界紅廟村起。南至天津衛交界望海寺止。計程一百九十六里。運河東岸

隄工二十號。第一號。東要兒渡口隄長一千九百一十丈。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內被水衝決。修築。三十

七年又修造水隄五百一丈二尺。三十九年六月內又衝坍。四十年二月內修築。第二號。八百戶口隄

長九百六十五丈。係舊隄。第三號。十百戶口隄長九百七十丈。係舊隄。第四號。東黑龍口隄長六百

四十八丈。係舊隄。第五號。四百戶口即小王家甫隄。長七百丈。康熙三十五年衝決。修築。第六號。三

里淺口隄長一千四百一十四丈。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內衝決。三百五十五丈。三十三年二月內修築。

第七號。北蔡村口隄長八百六十七丈。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內漫開。十二丈五尺。三十五年四月內修築。

第八號。桃源口隄長九百六十丈。係舊隄。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奉上諭。此隄離河遠。不必修築。

第九號。筐兒港隄長一千一百七十八丈七尺。康熙三十六年三十八年並被水衝決。三十九年二月

內奉旨。另開新河。築隄兩道。第十號。徐官屯口隄。長一千八百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衝決。三十九

丈五尺。三十六年修築。第十一號。東竇家口隄。長六百一十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四十年四月內修築。第十二號。承安口。即閻王廟口。隄長七百六十丈。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內衝決。四十五丈。三十三年二月內修築。第十三號。朱龍口隄。長二百六十五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六丈。本年九月內修築。第十四號。閻家灣口隄。長一千八百九十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衝決。本年九月內修築。第十五號。孫明口隄。長一千八百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本年九月內修築。第十六號。白馬灣口隄。長一千四百四十丈。係舊隄。第十七號。閻洪口隄。長九百丈。係舊隄。第十八號。張官屯口隄。長六百三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九十二丈。三十六年七月內修築。第十九號。小新流口隄。長九百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五十一丈五尺。三十六年十月內修築。第二十號。信艾口隄。長七百二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內漫開。七十五丈。修築。西岸隄。工二十四號。第一號。沙河李家口隄。長七百七十六丈。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內衝開。一百四十八丈。三十五年修築。第二號。閻家口隄。長三百一十丈。係舊隄。第三號。車營口隄。長五百四十四丈。係舊隄。第四號。劉吉口隄。長一百四十一丈。係舊隄。第五號。棉花市口隄。長七十三丈。係舊隄。第六號。鐵牛口隄。長十八丈。係舊隄。第七號。西耍兒渡口隄。長四百三十二丈。係舊隄。第八號。白廟口隄。長八百五十二丈。係舊隄。第九號。西黑龍口隄。長八百一十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八丈五尺。三十六年九月內修築。第十號。黃鬚口

卽傅官屯隄長一千一百五十丈。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內衝決八十三丈。三十三年二月內修築。第十一號。西王家甫口隄長一千六百一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八丈五尺。三十六年六月內修築。第十二號。灰塌口隄長一千一百二丈五尺。係舊隄。第十三號。聶卞官屯口隄長一千二百一十五丈。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內漫開二十八丈。三十六年七月內修築。第十四號。白駒廠口隄長一千八百丈。康熙三十九年五月內漫開。四十年特發帑委官修築。第十五號。鄭陳官口隄長九百三十丈。第十六號。梓宮洶口隄長一千二十一丈。第十七號。王才口隄長一千三十丈。第十八號。西竇家口隄長八百一十丈。第十九號。馬家口隄長一千九百八十丈。第二十號。劉灤口隄長一千六百二十丈。第二十一號。蔡家口隄長二百二十丈。第二十二號。桃花口隄長三千二百四十丈。第二十三號。毛家口隄長三百六十丈。第二十四號。李家口隄長七百二十丈。俱係舊隄。

白河源出密雲縣霧靈山。南流過順義縣。入通州境。至北關外石壩處。與富河會流。是謂潞河。按志。霧靈山在密雲縣東北一百里。今在邊城外。通州志云。河岸皆白沙。不生青草。故名白河。富河源出順天府西壘山口。由順義縣界。至通州北關外。與白河會。按富河昔稱榆河。志云。榆河源發昌平州月兒灣。下流爲沙河。經順義縣。與白河合。通惠河舊名大通河。發源詳見元史。明會典。經大通橋。至通州分流。一自舊城西水門流入城內。至東水門出。一自新城西門外。繞新舊城南折而東北。乃合流。至張家灣。城東門外入。

潞河自大通橋至通州設閘四曰慶豐閘平津上閘平津下閘普濟閘潘季馴曰楊村以北通惠之水勢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既難建閘以備節宣惟有濬築之工殊爲喫緊渾河源出大同府桑乾山下經太行山入宛平縣境出蘆溝橋下東南至看丹口分二支一流至通州高麗莊入潞河一南經固安縣至武清縣小直沽與衛河合流入海直沽在武清縣東南衛河北河丁字沽合流於此又東南四十里爲海口通典謂之三會海口元於此置海津鎮武清縣志云大河以北之水多從直沽入海此卽大禹治水九河入海之處地勢卑下遇霖潦直與海平昔人嘗欲因其填淤置稻田以足賦今府境諸水類以直沽爲壑以上皆河防志一百里大小二處蒼葭云直沽在靜縣東北在靜縣小直沽西南小卽天津城也丁字沽

天津運河南自山東臨清州衛水與汶水合流而北至天津會潞河入海故亦名衛河北自武清縣交界三岔河起南至東岸南皮縣交界西岸交河縣交界白楊橋止歷天津衛靜海霸州青縣滄州蒼葭云天津左衛天津右衛俱在直隸河間府東北三百里靜海縣小直沽南至靜海縣七十五里北至楊村駟六十里千淀歸墟百川赴壑輸將要地商賈通津明永樂二年築城城邊有三岔沽潞河衛清河濁合流東注於海又有漕沽港西接安沽港東合丁字沽由直沽入於海靜海縣在河間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武清縣界六十里縣東一百二十里有鹹水沽出海要地屯軍戍焉大小直沽丁字沽皆在縣地密邇三津作海防之門戶往來萬軸縮漕運之咽喉霸州在順天府南二百里東至靜海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襟河濟北揖天山有沙河南與塘河合至入海處名爲飛魚口寰宇志曰五渠水又曰長鳴水卽此城東七十里有高橋淀周市三十里榜棹園諸水所匯青縣在河間府東北一百五十里東至滄州八十里南至交河縣界七十里北至靜海縣界五十里有獨流河北至靜海縣四十五里其地有蒲葦之利有劈池宋元豐中李立之言河決自乾寧軍劈池入海故名滄州在河間府

東一百四十里。南至南皮縣界七十里。北至青縣界四十里。當水陸之要衝。爲勃碣之都會。州西南五十七里有毛河。開元中開。又呼爲屯氏河。流經鹽山縣城南。東入海。又有浮河。在舊滄州南十里。漢浮陽縣地。有衛漳隄。在州境廢清池縣西四十里。唐顯慶初築。又縣西北六十里有衛漳東隄。開元中築。又廢清池縣西北五里有永濟隄二。唐永徽二年築。所轄共計程三百四十五里八分。屬天津同知管轄。

天津衛所轄河道隄岸二十九處。錯落於靜海、青縣、滄州間。天津天衛東岸十處。潑漲淺、新莊淺、王官淺、馬家淺、東漫撒淺、西漫撒淺、罾魚口淺、王家淺、界宿淺、蔡家淺。

天津左衛東岸八處。張家口淺、大掃灣淺、高家馬頭淺、安都寨淺、索家馬頭淺、北橫隄淺、南橫隄淺、南捷地淺。

天津右衛東岸五處。北陽口淺、南陽口淺、白洋橋淺、蕭家樓淺、馮家口淺。

天津天衛西岸。係霸州靜海地方。

天津左衛西岸六處。石塘口淺、蓮花池淺、許家口淺、官莊口淺、北捷地淺、流佛寺淺。

天津右衛西岸。係交河縣地方。

靜海縣所轄河道。北自小園起。南至趙家窪止。計程一百四十四里。

霸州所轄河道隄岸六處。共計程二里八分。錯落於靜海縣境內。盧家口、程家口、程家口、蘇家口、馮家口、北蘇家口。

青縣所轄河道隄岸。主簿經管河東。八里塘淺計長十四里。李家淺計長五里。柳巷淺計長五里。安家淺計長十里。流洪淺計長十里。巡檢經管河東。王家淺計長六里。安堵寨淺計長六里。主簿經管河西（務）新莊淺計長三十里。流河淺計長二十里。留小淺計長二十五里。巡檢經管河西。李家淺計長二十七里。運坊淺計長四十里。磚河淺計長一十五里。

滹沱河發源山西繁峙縣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岔河口入運。盤古溝在青縣南

十五里。深三丈。雖大旱。水亦不竭。東流入於衛水濟運。以上俱河防志。

交河。南皮。東光。吳橋。景州。蒼葭云。交河縣在河間府南一百二十里。東至南皮縣界五十里。北至天津衛界四十里。縣衛水而帶滹沱。抱廣川而負瀛海。縣西五里有滹沱河。縣名滹陽以此。東北五十里有倒流河。

即蔡河。水西流四十里入三汊河。縣北二十五里有蛤螺河。縣東二十里有沙河。今涸。南皮縣在滄州南七十里。西至交河縣界一十八里。南至東光縣界一十五里。通志云。縣有古九河故道。渠岸尚存。徒駭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西至

頰在城南。覆蓋在東南。胡蘇在西北。鉤盤在西北。禹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此說殆不可信。九河豈在區區一縣之間。辨悉播為九河經下注。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齊家堰。即衛河東岸。河流至此。湍悍迅激。明萬曆

四十一年。知縣徐殿修築。東光縣在景州東北七十里。南至吳橋縣界三十里。北至南皮縣界四十里。跨衛引津。際滄麗景。有水濟渠。其深莫測。有斬水河。自安陵入浮河。唐開元中開。今涸。吳橋縣在景州東五十里。北至東光縣界

四十里。縣城南門外有吳川。古黃河隄也。鏡懸千頃。虹駕雙河。景州在河間府南一百里。東至吳橋縣界一十八里。南至山東德州界三十里。州東二十里有衛河。衛水之下流。經此入海。東北三十里有千頃窪。明宣德末。河決被害。知

州劉深。開渠入窪。民免水患。五州縣河道。北自天津衛交界白洋橋起。南至山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止。計程一百

八十四里。設有河間府管河通判。管理修防。

交河縣河道西岸。北自天津衛交界白楊橋起。南至東光縣交界楊家圈止。計長八十二里。

南皮縣河道東岸。北自天津衛交界蕭家樓起。南至東光縣交界十二里口止。計長八十六里。

東光縣河道西岸。北自交河縣交界楊家圈起。東岸北自南皮縣交界十二里口起。南至吳橋縣交界止。計程六十里。

吳橋縣河道。北自東光縣交界起。西岸南至景州交界清水灣止。東岸南至山東德州衛交界王一光墳

止。計程四十二里。東西兩岸共六淺。東岸連窩淺、小馬營淺、鐵河圈淺。西岸王家淺、郭家圍淺、朱

官屯淺。南四淺。錯落於山東德州衛六十餘里河道之間。降民屯淺。坐落山東德州衛第四屯南東

岸半邊。羅家口淺。坐落山東德州衛第六屯東岸半邊。高家圈淺。坐落山東德州衛老君堂北西岸

半邊。白草窪淺。坐落山東德州衛白草窪西岸半邊。

景州河道西岸。北自吳橋縣交界清水灣石碣起。南至山東德州衛交界石碑止。計程二十四里。以上皆河防志。

下河北自直隸河間府吳橋縣交界德州衛降民口舖起。南至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止。計程三百二

十七里三百零一步。屬東昌府下河通判管轄。臨河德州左衛、德州衛、德州、恩縣、故城縣、武城縣、夏津

縣、清河縣。蒼葭云。德州左衛、德州衛。俱在州西。德州在山東濟南府西北二百八十里。州治在運河東岸傍。舊黃河在

溢。從禹城流入縣界。東接濟陽黑水灣。北流至樂安縣白龍口入海。又西北流至德州界。經德平西北十三里曰土河。又經陵縣武定州南三里。又東北至海豐縣入海。今其流皆涸。每值霖雨。河水泛溢。居民患之。或曰即九河經流之故道。

云。衛河在州城西。蓋衛、漳、黃河諸水合流者也。漢名屯氏河。隋爲永濟渠。自河南衛輝府東流至臨清武城縣界。與會通河合流。北經河間府至直沽入海。東南漕運商賈。外夷朝貢。皆由於此。篤馬河在州城東四十里。河水常枯。如濟寧黑馬溝。水漲自東昌魏家灣溢出。循故道東北注於海。俗呼上河。恩縣在東昌府高唐州北七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五十里。西北有衛河自武城縣流入東北。經故城縣入德州。起白馬廟至四女寺七十里。有淺舖四。南有古屯氏河。今無津徑。西北有古漳水。南有馬頰河。自高唐入境。至二十里津頭店入平原界。西北有洩水渠。起大洋濼。至四女寺。明萬曆時。知縣孫居相開。民賴之。西北有高雞泊。漳水所匯。葦兼阻奧。廣袤數百里。今爲平陸。西有古隄口。在衛河東岸。西界武城。嘉靖間。武城民疏水東注。爲本境害。今修塞。故城縣在直隸河間府景州南九十里。南至山東恩縣界一十八里。縣治在運河西岸二里。前武城。後廣川。齊魯交於左。燕趙鄰於右。武城縣在山東高唐州九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一里。西有衛河。與臨清夏津接界。又有清河。自清河縣入。又入故城縣界。東南有沙河。縣境地卑土薄。潦則盡爲滄池。金末因舊渠浚治之。西有一字河。金時因河決武城隄。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元時河決而東南。此河遂絕。夏津縣在高唐州西北五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四十里。西北有衛河。自臨清流入。東北入武城河。東岸置淺舖八。東南有馬頰河。自清平流入。東北入恩縣界。西有沙河。舊潤。明嘉靖八年。均地徵糧。易時中曰。沙河雖潤可耕。終爲受水之處。潦則難以辦賦。就使衛河堤固。而臨清之八里灣。武城之東岸。一有毋缺。而沙河七十里皆爲鄰壑。非古者地有遺利之意也。西北有舊堤。在衛河東岸。隄北界武城橫河口。南界臨清二十里口。又有新堤。夾衛河兩岸。又有月堤。在衛河東西。內岸外岸。不足以防水患。故重加內堤。嘉靖間三修。本朝順治中復修固。清河縣在直隸廣平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東至山東夏津縣三十里。西至臨清州界一十五里。南至臨清州界二十五里。縣治在運河西岸三十里。縣北一里。有舊黃河。又名黃蘆河。有流水集。東起自新集洪河。經縣東關下入古黃河。舊志云。明弘治中。衛河泛溢爲災。邑民宗安等叩關。請允開鑿。深闊二丈。長四十里。遇水患。賴此洩之。歲久淤塞。萬曆九年。知縣向日紅重開。二十九年。知縣鄭際明復浚。縣南三十里有堰水堤。高丈餘。長五十里。亦宗安叩關請築。縣東南二十五里有衛河。卽漢屯氏河。隋之永濟渠也。東北連冢集。有一字河。西通古黃河。東通減水關入衛河。秋水勢甚盛。又東北謝壘集。有蔡河。入武城。

德州左衛河道夾在德州衛河道內計長一里零二十步。

德州衛河道北自直隸吳橋縣交界降民口舖起南至德州界下八里塘止計長八十九里二百八十四步五尺。

德州河道。北自德州衛界下八里塘起。南至恩縣界曹家口鋪止。計長一十五里零四步。

恩縣河道。北自德州界曹家口鋪起。南至故城縣界孟家灣止。計長一十二里三百零二步。東岸有進水閘一座。久廢。

故城縣河道。北自恩縣界孟家灣起。南至武城縣界冷家墳止。計長一十六里。

武城縣河道。北自故城縣界冷家墳起。南至夏津縣界橫河口止。計長一百四十六里。西岸有進水閘一座。久廢。

夏津縣河道。北自武城縣界橫河口起。南至清河縣界孫家口止。計長二十七里。

清河縣河道。北自夏津縣界孫家口起。南至臨清州界鹽店北半壁店止。計長二十里。

渡口爲臨清、清河、夏津之交。有驛。緜堤在故城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界來。相傳緜治

水時所築。陳公堤在德州東南五里。歷恩縣抵東昌。東北抵海。宋時河決濬縣。陳堯佐守滑州。築此以

障水患。百姓賴之。名曰陳公堤。以上並河防志。致極。禹疏淪決排。所以成功。 緜作隄。所以

四女寺進水閘。所以洩民田之水入運河者也。今已廢壞無存。閘內引河。亦皆淤墊。故民田之水不能洩出。百姓每受淹沒之患。查此閘原係恩縣知縣孫君相修建。今日山東河工。不動錢糧。此等工費。勢無所出。若爲民父母者。肯爲民除害。則用本縣之民力。救本縣之百姓。當亦人情之所欣然者矣。四女寺北。

舊有減水閘一座。原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上不致爲害於山東。下亦不致爲害於北直。此古制之最善也。數百年來。閘座廢壞不修。引河淤塞已平。運河之水無處宣洩。泛濫於南。則山東受其害。泛濫於北。則北直之吳橋、東光等處悉受其害。此不可不復者也。然閘座之復。猶易。而引河之復。甚難。蓋引河久已淤平。百姓悉皆佃種。今欲仍挑爲河。此人情所甚難者。故必照原舊河身挑挖。則人亦無辭。但工程浩大。費無所出。此工一成。併有益於北直。若北直之吳橋、東光及天津一帶州縣。肯相幫助。則亦何難之有。

居濟一得四

女寺在恩縣地方。其對岸則故城縣與德州衛接界處。

上河北自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界臨清州鹽店起。南至兗州府陽穀縣界官窰口舖止。計程共一百七十七里。設閘九座。屬東昌府上河通判管轄。臨河臨清州、清平縣、德州衛、德州左衛、博平縣、堂邑縣、聊城

縣。以上並河防志。蒼菽云。臨清在東昌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南有會通河。自清平縣入。元至元間。自安民山開渠。導汶絕濟。直抵臨清。建甯三十有一。州治當汶河之北。衛河之東。汶水自南旺分流。至此漸微。沿途置閘。啓閉極嚴。出州之南板閘。始與衛河合流。而北漕舟過此。謂之出口。無復閘矣。西有衛河。自館陶縣入。合會通河。又入夏津縣界。亦名清河。卽隋煬帝所開之永濟渠也。闊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穿夏濟縣入臨清。蓋漢屯氏故溝。隋修之。宋皇祐初。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用李立之言。以永濟延安鎮在大河兩堤間。相度遷於堤外。崇寧初。詔開臨清埧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開置斗門。決大名恩冀滄州水靜軍積水入御河枯源。西有中洲。汶衛二水合處。築以石。名鰲頭磯。延亘二十餘里。突峙中流。有四閘。曰會通。曰臨清。在汶北。曰新開。曰南板。在汶南。俗名觀音嘴。今會通臨清已廢。止存新開南板而已。又有廣濟顯晦等泉。皆則會通河流者。東有古堤。曰南自南來。爲會通河所斷。城東南枕其半。俗呼東堤。轉東北至柴二莊。入夏津縣境。其委瀕海。蓋古之堤防也。州境淺鋪十有九。四在汶河北。餘在衛河。又有渡十二。五在汶河。七在衛河。今或存或廢。清平縣在東昌府北七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二十里。運河水自堂邑博平二縣流入。下接臨清河。東岸北自潘官屯。南至博平之減水閘三十九里。西岸北自臨清之潘家橋。南至堂邑之兩谷洞三十三里。淺鋪九。西有古黃河。與堂邑博平接界。有馬頰河。自堂邑入。上流

爲漕河所截。今自魏家灣溢出。繞城西去縣六七里許。東北入恩縣。盤澗不時。南有古潔水。久堙。北有古屯氏河。久堙。西有直渠。漢大河所經。今堙。博平縣在東昌府北四十里。縣治在運河東岸四十里。與聊城堂邑接界。又西北入清平縣境。自西莎陡至梁家港北。魏家灣南。共淺鋪五。北有大河故澮。自清平入。又入高唐界。西北有馬頰河。自會通溢出。北過倫家橋。入清平界。南有潔水。入自聊城。出自高唐。西南有湄河。一名七里河。自府東南受漕河減水。開之水。北流至縣界。又北經鄆家橋入故河。堂邑縣在東昌府西四十里。縣治在運河西南三十里。運河水自聊城縣入。北至清平縣界。西岸北自清平魏家灣。南至聊城呂家灣三十五里。置淺鋪七。北有古黃河。與館陶清平接界。今堙。東南有古潔河。與莘縣聊城接界。今堙。西有馬頰河。自莘縣入。再入清平界。聊城縣即東昌府治。在運河西岸二里。運河水自陽穀縣入。北入堂邑縣。河東岸北至博平之梭堤兒三十里。西岸南自陽穀縣之官窰。北至堂邑之南梁家鄉三十里。淺鋪二十有三。南有古黃河。與東阿在平接界。今堙。北有古潔河。與堂邑博平接界。今爲會通所截。亦堙。有四開。又有裴家口米家口官窰口柳家口等減水開四。又有洩水開。在會通河岸。皆於水大洩水。非通舟之開也。

臨清州河道。北自直隸清河縣界鹽店起。南至清平縣界二十里舖止。計長四十里。內立二開。板開一。磚開一。西南衛水自館陶縣流入臨清板開下。與汶河合流。

開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開口。正開衛兩水交會處。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濇。開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板。放船無幾。水卽耗盡。漕船多阻。潘季馴謂宜於開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加開制然。將啓板開。先閉活開。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於打板。衛水大發。卽從拆卸。此亦權宜之要術也。山東全河備考。

山東四十餘開。放船皆易。惟板開放船獨難。蓋板開之下。卽係外河。更無開以蓄水也。而獨外河水小之時。放船爲尤難。蓋以板開一啓板。則塘內之水一洩無餘。糧船每致淺擱。須於磚開灌塘之時。板開放船之時。磚開多下板塊。無使水勢下洩。直至塘內淺阻不能出口。然後亮磚開板一塊或二塊以接濟之。然

又不可待其既淺而後亮板也。既淺而後亮板，則糧船一時恐難行動。須於將淺之時，即行亮板。如放二十隻後淺，則放至十五隻時，即行亮板。則水足接濟到底不淺矣。然必磚閘板閘多下板塊，上源蓄水盛滿，然後可行。不然，上源無水，恐板亦難亮矣。磚閘灌塘，必先於板閘多下板塊，使水不下洩，則無論船之多少，皆可灌放而無難。若下閘下板太少，灌塘之時，板閘水已下洩，則船必不能多放。而上源恐致淺攔，惟於磚閘灌塘時，板閘多下板塊，板閘放船時，磚閘多下板塊，則水不妄洩，而船皆可出口矣。或板閘不能放完，塘內淺阻，或磚閘亮板一塊以接濟之，或板閘下板，磚閘啓板再灌入，數十隻一時開放，惟在臨時相機酌奪，審時度勢，以一心權衡之而已。閘上之水，若可以過一百五十隻船者，止過一百隻，即送會牌。俟戴家灣再放一塘，有水接濟，然後再放。若放船太多，水之消耗已盡，則戴家灣閘船恐難放矣。此處之水，常使有餘，無使不足。蓋一經水小，則接濟甚難也。磚閘上水有十四五捺時，即送會牌，令戴家灣閘放船接濟。若至十三捺，則不可放船矣。須候至戴家灣放下船來，板閘方可放船。予聞磚板放船，每日止放三二十隻，或十數隻，心竊疑之。故親來放船，每日放船一百二三十隻，甚至一百八十五隻。予乃悟從前之放船極少者，以放水之時不放船，放船之日已無水也。何以言之？戴家灣放船之時，磚板閘水大之時也。磚板閘既不放船，而後會牌，又不多加板塊，使水直從板上空過，至戴家灣放完船，而水亦盡矣。會牌始至，磚閘啓板放船，已無水矣。況外河水小，板閘一啓板，水去而船留，故放船無多也。予力爲

改之。使放水之時卽放船。放船之日始放水。故一日過船至一百八十五隻。惟於閘上酌量水勢。水將大則亮板以放船。水將小則加板以蓄水。不過啓閉得宜。蓄洩有方而已。

居濟一得。板閘在汶衛交流處。磚閘在板閘之南。相隔十五里。又三十里。

則爲戴家灣閘矣。

